父女同郵

大♥真煩

2

吳志森♥吳怡♥吳穎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4639 2
DS
796
H757N423
2014
c.1
CHKL

作者簡介

父：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噤聲，仍在網台開咪，在《頭條新聞》繼續搞鬼，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女：

吳怡

大學生，喜愛大自然和體育運動，對探索人生充滿好奇，愛塗鴉，愛笑，容易滿足。

吳穎

中學生，愛完美，對生活有要求，抗拒千篇一律，喜愛繪畫，唯天份有待發掘。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46392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八九

父女同郵 ❷

長大・真煩

吳志森　吳怡　吳穎⊙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㉘⑨

父女同郵❷長大•真煩

作　　者：吳志森、吳怡、吳穎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陳安迪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4年7月初版
書　　號：SCB620
I S B N：978-962-992-358-7
定　　價：HK$78

©二〇一四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一

《父女同郵》這一年

張敏思

不經不覺《父女同郵》這個專欄已經有兩年了。當我幫丈夫校稿，再看一遍過去一年的郵件，我有機會重溫這一年我家發生的小事以及香港發生的大事。這本書彷如一本相簿，為我們記載着一幀一幀的生活片段，在此真要多謝《明報》編輯未有把他三父女「炒魷」，多謝次文化堂令這本書成為可能。

過去一年，兩個女兒均踏入新的階段。小女兒向來成績不錯，但升上中四後，和家姐以前相若，面對艱深的課程內容，感到有些吃力，不像初中時應付自如，出現小小的信心危機。有時覺得自己跟不上，很有挫折感，會唉聲嘆氣，覺得自己死定，必然「肥佬」。後來卻驚訝地發現自己考出來的成績原來相當不錯，信心指數即時回升。但下回再碰上困

難，自信心又不期然下滑，情緒也就隨之時上時落。我們看在眼裏，怕她受不起挫折，當然也有點牽掛。但我們對小女兒始終有信心，以她資質，只要肯問、肯耐心用功，慢慢就能摸到方法，重新站穩陣腳。

家姐升上大二，感覺到她邁進新的里程。敏感的妹妹也覺得家姐不同了，感覺她「怪怪」的。妹妹覺家姐比以前更乖，乖得有些怪、有些弱，更好欺負。我們則覺得家姐是真正的長大，不是弱了，而是強了、穩定了。強了是作為家中一員的責任感，願意承擔作為家姐的角色，比以前更有耐心、更有方法解答妹妹學習上的困難，成功贏得妹妹的信賴。強了是較前更體貼親心，對父母多些理解、少些厭煩的反應。這些成熟的表現大概與她愉快和充實的大學生活有關、得到良師益友的啟發有關。見到她在大一混亂過後，逐步找到大學生活的方向，敢於突破舒適區擴充自己，日子過得充實又有成長，我們實在感到欣喜。這位「麝家」的小姐，未來將會到英國作交換生，那將會是個新的考驗和發展機會，祝願她有新的學習和成長，也祝我們一家順利適應第一趟雛鳥離巢的日子。

「成長很煩！」我家二小姐如是總結。細想她這句話，果然一語中的，說到要害。不煩，又何來成長？人一路長大，會面對新的人、新的事、新的挑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處境，煩惱的內容亦不盡相同。但相較其他處於不利處境的年輕人，她姊妹倆已算是非常幸運：生來有小聰明，讀書路上算是順利，加上有幸入了好的小學、中學和大學，遇上盡心盡責老師的啟蒙和扶掖，令她們有機會發展和建立自己，這已是人生中莫大的幸福，可遇，但不可求。作為父母，我們為此非常感恩，在此謹向各位老師特別致謝。

「成長很煩！」我會記住女兒這句話。希望在她們成長路上，我們能體貼孩子的煩惱，適時送上她們需要的擁抱、理解、支持、指引和摸索的空間。

成長很煩，但跨過後又升了「呢」。願兩位女兒齊齊升「呢」。

序二

一百星期真的不簡單

吳志森

怡，

時間飛快，《父女同郵》已經寫了超過兩年。可能你不知道，編輯邀請我寫這個專欄的時候，原定計劃試寫十個星期，後來沒有叫停的意思，就繼續寫下去，豈料一寫就超過了一百篇。

一百個星期沒有間斷的寫，老爸認為非常不簡單。不簡單，不是因為寫得好，也不是因為很受歡迎，究竟有多少人看，我根本不知道。不簡單，是因為不是我一個人寫，而是要和你們一起寫。

怡，寫作，從來都是很個人很孤獨的事，寫甚麼？如何寫？自己決定就可以了，不需與別人商量和配合，寫專欄，個人自主，喜歡甚麼就寫甚麼。

《父女同郵》就不同了，雖然題目是我定的，事先也沒

有跟你們談，但老爸落筆前總是思前想後，一來是考慮題材會不會太僻，讀者有沒有興趣。最擔心的，其實是你們的反應。

你們不能觸及的禁區實在太多了，有很多題材不能寫。我們一家人聊天，有時談起你們經歷的一些事情，都不忘加一句：爸爸，不要寫啊！你們跟媽咪說的悄悄話，也會再三強調，千萬不要跟爸爸說，不然他會寫在《父女同郵》裏。

怡，老爸當然明白個人私隱的重要，有些事情絕對不應公開，作為一個成熟的人，懂得如何拿捏分寸。但你們的經歷確實有限，甚麼題材老爸有興趣，而你們又樂於回應的呢？老實說，可以選擇的，不會太多。

老爸做了多年記者，當然明白，最能觸動讀者，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真知灼見，因為講得太多早變成陳腔濫調，而是故事，從親身經歷引起的共鳴，最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禁忌太多，這也不能寫，那也不可以，剩下來可以寫的，就只有很「離身」的事情，就一些社會事件表達個人意見，人人都會講，不是獨特的經歷，效果就不會很理想了。

老爸寫這個專欄，愈來愈戰戰兢兢。有好幾次，寫好了給你們回應，你們都臭着臉，十萬個不高興，晦氣地說：「咁

嘅題目點答你啲，唔寫啦！」老爸真的擔心，過了死線你們還不交稿，那怎麼辦？兩手準備，唯有老實向編輯和讀者交代吧！

在這裏要說句感激的是，每次發完晦氣，都會乖乖的坐到電腦面前，在死線前完成，有驚無險，不用開天窗。

可能你會問，為甚麼不能事前商議，大家同意了的題目才寫呢？其實這也是可行的，只要你們肯主動點，準時提出有甚麼題目你們願意寫，就好辦了。

在這裏，老爸倒有一個更好的提議，不如你們先寫，我才作出回應，不用揣摩你們有甚麼禁區，而我也幾乎沒有規限，題材不拘，可以寫得更暢快。這個提議如何？

無論怎樣，《父女同郵》超過一百星期的經驗，是相當難忘的，這種父女交流的獨特方式，不是人人可以享有，我們都應該格外珍惜，對嗎？

老爸

，

一百星期！真的非常不簡單。我的時間管理不算很好，每次總是半夜三更交稿，就算讀者不多，寫得不算好，有時題目太難（或太爛），能夠堅持到現在，也算是個小壯舉吧！ :D

你定題目很難，我要回應也很難呢！我知道，我是大學生，討論應該更高層次，但每次都是「核心價值」、「新聞自由」、「大學的意義」，真係會寫到厭 XD。或者你可以寫些比較輕鬆的議題，純粹分享生活體驗，甚至試寫考評局的「必要的沉默」，或者定個抽象的題目，天馬行空一番，這比嚴肅的議題有趣多了 :)

我很幸運，可以用書信和老爸對話（我相信書信是比 Whatsapp 和 Facebook 好很多的溝通模式），有機會在報紙分享（還是不幸呢？哈哈），記錄大學四年的成長，還有朋友和老師看，可說是很美好了。:))

P.S. 我才不要先寫，太煩了

目　錄

序一——《父女同郵》這一年（張敏思）

序二——一百星期真的不簡單（吳志森）

怎樣跨過「死亡之卷」？……3

研究昆蟲有何用？……7

如何找到自己的角色？……11

反對吐露港填海非自私……15

如何做有條理的人……19

我找到了？……23

媽媽不在家……27

錢不能買到甚麼？……31

今天我們談公義……35

一家人去旅行……39

為了孩子的明天……43

做輔導員，很難……47

今年的暑假很特別……51

為少數族裔童補習中文……55

老實面對自己……59

我們還可思考歷史……63

我已嗅到開學的氣味 67
Dad，你都唔留意我嘅！ 71
如果通識不是必修必考…… 75
浪漫看書不為有用 79
手機又壞了，怎麼辦？ 83
大學生罰企管用嗎？ 87
我又不是天才 91
不要浪費你的天份 95
「死亡離我這麼近」 99
山城讀書人 103
怕你們愈走愈艱難 107
是時候闖闖外國了 111
盡情享受戲劇吧 115
甘心移民嗎？我動搖了！ 119
老爸不懂考通識 123
大學別淪為職業訓練所 127
試一兩回辯論沒那麼怕了 131
百萬零一夜 135
好好規劃時間 139
離巢恐懼症 143
不論甚麼膚色應有一樣尊嚴 147

面對不公作何選擇 151
「贏在起跑線上」的生意 155
誰謂抉擇最容易？ 159
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163
做交換生就不做慳妹 167
第一場辯論 171
新聞自由關我乜事？ 175
「太后」談演技 179
免於恐懼的自由 183
看美劇談戲劇 187
中大有個電影節 191
很老套很惡心，但挺奏效 195
反對，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199
沒有必要的沉默 203
誇張都要有個譜啊 207
放開一切亂咁試 211
不去交流團會後悔 215
廢寢忘餐追美劇 219
要學懂為何被人拒絕 223
大學，把你拆散再重建 227

父女同郵❷長大・真煩

怎樣跨過「死亡之卷」？

穎，

中學文憑試已經開考，你還在讀中三，不怎麼在意，但也應該留意到新聞報道，被稱為「死亡之卷」的中文科，考的是甚麼題目。

說來好笑，考評局用了兩位知名作家張曉風和黃國彬的文章做題目出卷，傳媒找到他們現身說法。寫作手法的多項選擇題，連作者自己也沒有把握答對，張曉風說：「文學是一種情感……每一個人都有解釋的理由。」說得真好。考評局會否想想，再不要用這種機械的方法來考核學生的語文水平。

我不知道考評局會否接受原作者的寶貴意見，到你考文

憑試的時候，希望這種生吞硬套、不合常理的中文能力測試方法已經消失。但老爸肯定的是，到時仍要考作文，仍會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題目，可以讓你好好發揮。

今屆文憑試其中一條作文題目是：「『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試就個人對這句話的體會，以『成長』為題，寫作一篇文章。」初看此題，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不知在說甚麼？很難啊！」

穎，只要你再看一次題目，其實一點都不難。考題貌似抽象，難以理解，但考題的要求，就是寫自己，回顧一下成長的經歷。喜悅和挫折，歡欣與淚水，成就和失落，仔細總結一下，都可以寫出獨特而豐富的內容。

就以你為例吧。你的性格反叛主動、好勝不服輸、有主見、拒絕人云亦云，腦筋轉得快，經常把老爸駁得體無完膚，舉手投降。你當然不會，也不甘心像瓶子一樣被動的等待被填滿。你精力無限，有很多興趣，對新事物有無窮好奇心，青春是燃燒的本錢，可以迸發出光芒四射的火焰。

又或者你認為自己還年輕，經歷不多，沒有甚麼好寫，不如運用一下想像力，畫一幅未來的圖畫。例如將來要做一

個怎樣的人？要過怎樣的生活？你會怎樣做來達成自己的理想、達到自己的目標？中間又會遇到甚麼困難和奇遇？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又有多難呢？

其實寫作就是這麼的一回事，只要夠放：放手、放膽，天馬行空，發揮想像，文思如泉湧，好文章就會出來。可惜的是，香港的考試，有太多局限想像空間的條條框框。甚麼時候，他們才真正拆牆鬆綁，讓學生能盡情發揮？

穎，你的中文不算太好，但不要擔心，還有幾年時間，只要能多聽、多講、多讀，尤其多寫，假以時日，就會有很大的進步，輕易跨過「死亡之卷」。不如現在就開始多寫，老爸就此收筆，騰出多些篇幅，你以「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為題，寫一篇小文當作練習吧。

老爸

Dad，

怎麼會變了要練習公開考試題目呢？「讀好書，考得好，入大學後出來社會便可以找份好工。」這句話在成長時期不只聽人講一次了。香港的填鴨式教育讓我們覺得學習就是為了考試，令我們覺得學習很無聊，也局限了我們不同長處的發展。

試想像我們在一條兩側都是牆的路上，路上擺滿桌子，我們讀完一張桌子上的東西，就走上前面的桌子坐下來再念。但是不能慢下來，不然就會讓後面的人追上，這有多大壓力和沉悶啊。

我們不是只想被知識填滿，我們也想在自己有興趣的地方一展所長，而不是一味考好成績。小學開始接受的便是填鴨式教育，我們都習慣了這套模式而且感到麻木。但是我們仍然想在其他方面發光發亮，取得在成長時期十分重要的成就感。

Wing

研究昆蟲有何用？

怡，

看見你很認真讀《昆蟲 Q&A》的書，還不斷做筆記。老爸隨手翻翻，覺得十分有趣：有「昆蟲會睡覺嗎？」、「昆蟲中的模範父親有哪些？」、「蛾類如何迴避蝙蝠的超音波？」等。

你參加了濕地導賞員計劃，要求非常嚴格：先面試，後訓練，再筆試。過三關，不是鐵定做得了，還要經公開招聘，才有機會真正當上導賞員。做濕地導賞員，除了懂得植物、認得雀鳥，還要介紹昆蟲。你讀昆蟲書，是為筆試做準備。

準備了幾天，等待日子在濕地做筆試，豈料你前一天感冒發燒，高熱剛退。我跟你說，如果再發燒，在這禽流感肆虐的非常時期，就不要去了，看看可否安排補考吧。你面有

難色，幾乎想哭出來。老爸明白，突然放棄，豈不前功盡費？幸好燒退了，一切順利進行。

怡，老爸媽媽很欣賞你，無論做甚麼，都投入認真，不是「hea」住應付過去就算，先讚讚我們自己，真有乃父乃母風範，值得安慰。

你研究蟲和鳥，我突然想起龍應台寫給兒子的一篇文章，「給河馬刷牙」，收在《親愛的安德烈》內，妹妹突然對這本書產生興趣，給她拿走了，找不着。

龍應台和兒子討論甚麼叫平庸，怎樣才算有成就，在動物園替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是平庸？當個華爾街銀行經理比較有成就？龍應台的傾向很明顯：「你的工作是你覺得有意義的，你的工作不綁架你使你成為工作的俘虜，容許你去充分體驗生活，你就比較可能是快樂的。至於金錢和名聲，哪裏是快樂的核心元素呢？」

這個討論很有意思，大作家跟剛成年的兒子探討工作的意義是甚麼？應該用甚麼標準衡量？當然沒有終極答案，做甚麼不做甚麼，是人生的一場選擇。

怡，這個問題跟你討論過很多次了，你也認真表達過將來工作的傾向。時間過得真快，大學一年級即將過去，但時

候尚早，別急，還有三年時間給你慢慢探討。

老爸有興趣的是，當你研究鱗翅目昆蟲的定義，昆蟲的翅膀有甚麼用途，又或這本 Q&A 的書提到「蚊子吸進不同血型的血，會不會死掉？」的時候，你心裏在想甚麼？是單純的，像中學時期的考試機器一樣貼題目：筆試會不會出呢？還是很好奇，會繼續追尋學問？

怡，在一個功利如香港的社會裏，任何花時間做的事，都被視作成本，要計算回報，即使在大學做學問，都講究成本效益。一些被視為沒有實用價值的純學術科目，不受重視，漸漸式微，更可能開不成科。

大學是一間公司？是職業訓練所？還是做學問的地方？做學問的動力是對自然、對社會的好奇？還是金錢的回報？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老爸

Dad，

手上拿着昆蟲書，攤在牀上看至眼皮合上，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看這書，由頭到尾都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看見別人讀得津津有味，便忍不住到圖書館借了。考試機器昔日做過了，貼中題與否，不再是成功感的來源。這時看書，純粹是為知道「為甚麼蚊子吸進不同血型的血不會死掉」、「蛾和蝶的分別」，滿足一下好奇心，將來若做了導賞員，也可以向參加者介紹。

這跟考試分別很大。準備考試時要一臉認真，坐在桌前，滿枱文具，又要猜測出甚麼題目，像要打鬥一樣。看自己感興趣的書，做自己喜歡的事物，可以攤在沙發上，邊吃水果，邊享受吸收知識的時刻。

對我來說，幫河馬刷牙和做銀行家是不一樣的，因為我不喜歡銀行家，較喜歡跟動物相處。

Yee

如何找到自己的角色？

親，

老爸十四、十五歲讀中三、中四的那些年，已是接近四十年前的事，記憶非常模糊。

我讀男校，每天放學後，都和同學踢西瓜波——紅白相間的塑膠足球。操場旁邊是學校的教堂，鑲滿特色別致的彩色玻璃，相當貴重，曾經有腳法了得的同學，用威力強大的皮球打爛了好幾塊教堂玻璃，自此以後，就嚴禁在操場踢皮球，要踢，只能踢膠波。

老爸的初中年代，無憂無慮，同學家庭背景差距不大，無分彼此，打成一片。當然有成績出色科科一百分的同學；有超高藝術天份唱歌結他樣樣精；也有語言天才，懂得多種

外語；有口才了得的辯論常勝將軍；也有領導才能出眾的天生領袖……各擅勝場，每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老爸當年瘦弱矮小，不夠力氣，跑起來也不夠快，足球當然踢得不好，音樂、語言天份欠奉，辯才相當普通，也沒有甚麼領導才能，成績只屬中下。在老師和同學眼中，除了比較多言反叛和不聽話引起注意外，一點都不出眾，說白點，中學時期，老爸是一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普通年輕人。

穎，如果你問我，當時感覺怎麼樣呢？有沒有因此而不開心？有沒有覺得苦惱？老爸很努力回想，都無法記起甚麼。男孩子可能就是這樣，傻頭傻腦，很快就過去，跟同學踢膠波，出一身臭汗，甚麼煩惱都忘得一乾二淨。

女孩子當然有所不同，比較敏感，比較在意別人眼中的自己。為甚麼我結他彈得不好？又缺乏音樂天份？球又打得不怎麼樣，總是不被重視？群體活動又表現得不夠出色。家姐又好像做甚麼都做得不錯的，難免有壓力吧。

穎，無論在學校、社會，甚至家庭，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角色。老爸和媽咪，在大學也熱中學生會、學生報的工作。但我們都只當副手，擔任輔助的角色，從沒做過領頭人。

我們做副手，可能跟能力有關，覺得這個角色比較勝任，更大的可能，是性格，認為執行比決策，更適合自己，感到更自在，自然而然地做了這樣的選擇。

好比球隊，有人做前鋒，有人當後衛，因為球技或其他原因，可能一時入不了正選，當然不是味兒，但這是否表示，自己在球隊裏一點重要性都沒有？這也未必，例如訓練時可以擔當某些角色，可發揮提高士氣作用。可以做甚麼，視乎當時的需要，也要看你有多投入和多努力。

還在探索期的年輕人，希望盡快確定在成長期中的角色和位置。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一時找不到，不要緊，慢慢來，別心急，時間還多着呢，沒有甚麼大不了。今天在這裏找不到自己的角色，耐心一點，說不定明天換個位置，角色就會出現。

老爸

Dad，

我最近就是正正在煩惱這個問題啊，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是這樣想的：我並不是要求所有方面都表現出色，但是，但是有一方面，就只是一方面比別人卓越，難道這要求很高嗎？（天啊，這麼私人的胡思亂想我真的要說出來嗎？）為何我學的東西有很多，可是都做得不太好？

從正面來看，我看到的往往是結果。看到別人射球狠而準，就覺得為甚麼大家的年齡差不遠，怎麼我就沒天份？我也有認真練習，怎麼我就不及他？可是忽略了別人一直以來的努力，我認為自己已經夠努力了，可是不知其實其他人比自己花了更多的時間練習。有沒有天份不可以是借口，多少耳熟能詳的名句告訴我們，其實努力可以補救一切天份上的不足。成長很煩呢！

Wing

反對吐露港填海非自私

怡，

那天，你在看中大周保松教授在《明報》的專訪，津津有味，你還在讀周教授的《走進生命的學問》。暑假你會修他的通識課，先認識教授的著作，再上他的課，這個學生真不錯啊！

周教授教的是政治哲學，很受學生歡迎，幾百人迫爆講室，欲免向隅，要早點霸位。中大極受歡迎的老師真不少，老爸想起了我們年代的李天命教授，教的是思考方法語言邏輯，修讀的學生固然早早爆滿，旁聽也相當踴躍，遲來的要坐梯級地板，非常壯觀。

中大令我們感恩的，是通識。表面看來一點都不「實

用」，與本科也毫無關係，卻影響着我的一生。畢業超過三十年，本科已忘記得八八九九，但通識體會到的仍印象深刻，更受用無窮。

周保松教授在訪問中，不談政治哲學，談的是環境。你也許都知道，政府拚命覓地建屋，計劃在維港以外填海，其中包括了中文大學對開的吐露港，填回來的土地，環境優美，一定蓋滿天價豪宅，中大的景觀，將被徹底破壞。

中大是老爸和媽咪的母校，小時候就帶你們回去遊玩，在草地上奔跑，踢足球，拾松果、木棉，躺在地上欣賞藍天白雲，緬懷在校園美好時光。我常笑說，中大是我們家的後花園。

老爸敢說，中大校園最美。中大的美，不但是風景，不但是佈局，還在於她擁有的獨特人文氣息。大學之為大學，基本條件要夠大，視野要夠廣闊，才是個做學問的好地方。

近十年，中大的景觀出現急劇變化，校內的建築物愈蓋愈多，而且不少是中環商廈式的玻璃幕牆，有些更是惡俗的五顏六色。在外觀上，已不再是昔日簡單淳樸的中文大學了。

更嚴重的是，「鞍山蒼蒼，吐露洋洋」的中大，可能很

快就會在眼前消失。吐露港愈填愈窄，馬鞍山的山脊線，也給附近一幢幢豪宅擋着。波光粼粼、鬱鬱葱葱的中大景觀，即將成為歷史。

怡，或許有人會說，中大人真自私。香港要發展，土地不夠，樓價飆升，你們不理人家死活，只顧自己的甚麼人文景觀，不是太過份了嗎？這是一種虛假論述，完全都站不住腳。發展不一定要先破壞已經存在美好的事物，仔細規劃可以令兩者並存。填海得來的土地必然貴重，背後隱藏着地產霸權的利益，昭然若揭吧！

中大內部的發展，也存在不少問題，為擴路而斬樹，拆建烽火台都引起過激烈反響。最新的爭議是新亞書院建新宿舍，攔腰斬斷水塔景觀，打破原有的設計佈局，師生正醞釀反對運動。

怡，你關注環境，又是中大人，在保衞中大人文景觀這麼重要的事情上，打算做些甚麼？

老爸

Dad，

反對在吐露港填海並不是一個自私的想法。我們爭取的不止是中大的人文景觀，而是關注人和自然之間的情感和連繫。為甚麼要高速發展？為甚麼一定要在吐露港填海？為了經濟數字上的增長而不理會人對自然建立的感情，決定是否合理？這才是自私啊！

填海、宿舍擋住水塔、建造一幢幢五顏六色的玻璃大廈，中大慢慢就不是原來的中大了。多少人會為此感到遺憾呢？

中大很美，每次經過未圓湖，都會看見五六人抬着專業相機，捕捉普通翠鳥的動態；每逢春天，都會看見開得燦爛的杜鵑花。有多少人會停下來欣賞呢？近來很多人說反填海，口裏說着反，實際上卻沒有真正欣賞周圍的環境。

你上一次「懶醒」地說，很少人知道木棉之後，開花的是台灣相思——對啊，從它旁邊走過，可我們都不了解它的名字。

Yee :)

如何做有條理的人

穎，

返學日清晨，老爸半睡半醒，經常會聽到這麼的一把聲音：「Auntie, where is my……」要找的，可能是外套，可能是錢包八達通甚麼的，如果是學校通告，別人幫不上忙，只能悶聲不停地找。再聽到的，就是一隻急如熱鍋上螞蟻，在我們很小房子的廳裏奔來走去，不時發出擾人的聲響，令老爸無法安眠。時間到了，可能趕不及那班公車，找到找不到，嘭的一聲關上大門，向巴士站奔去。

穎，這種情況已不止一次了，有時發生得相當頻密。早上臨出門前要找東西，趕不上班車而遲到了。遲到的次數會記錄在成績表中，固然不甚好看，但更重要的，這不是好習慣，應該好好想想如何改善，你說對嗎？

老爸想起了這幾個名詞，就是：「計劃」、「安排」和「條理」。

你們讀小學的時候，媽咪都教你們製訂溫書計劃。先畫一個時間表，一天分為三節，把每科要溫多少天，每天要溫多少課的計劃寫上去，最後來個總溫習，有條不紊地按着時序進行。心中有底，知道進度如何，就不會慌亂。

這種溫書計劃，中學、文憑試和大學考試，即使沒有媽咪在旁督促，你們也會自動自覺編訂溫書時間表，效果亦相當不錯，對吧？

有了這個成功經驗，你應該了解事前計劃的重要。穎，老爸不明白的是，你為何不懂舉一反三，把這個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你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執拾書包，把不用的拿走，把必要的帶上。你為何不趁執書包的同時，把每天必帶的錢包、鎖匙……都放入書包裏。不同科目特別需要的文具、要交的視藝功課、要簽的通告、校服的配搭等等，早一個晚上把所有需要的都準備妥當，就不需要甚麼都匆匆忙忙了。即使第二朝有任何突發事件，例如鬧鐘壞了、睡過了頭，也可把握

時間，極速出門。

穎，可能你會認為，即使早上起來，找東西找翻了天，遲了出門，也趕得及呀！老爸當然知道，你腿長又有爆發力，跑步速度很快。但如果要練習，找個正式的田徑場吧，沒頭沒腦衝過馬路追巴士，是相當危險的。

穎，你不要怪老爸囉嗦，也不要感到煩厭而馬上關上耳朵。升高中，功課多，考試難，也開始準備要考大試，千頭萬緒，如果能按計劃，跟安排，有條理，不忙亂，就可從容面對。事情會愈來愈多，亂中幾乎一定有錯，你也有這樣的經驗吧，如果生活上也能養成這個好習慣，將會終身受用。

要保證聽到鬧鐘響，最好的辦法就是早睡。睡眠充足，也可減低長暗瘡的機會，貪靚的你，一定懂。

老爸

Dad，

缺乏條理是為甚麼呢？因為很晚的時候，就在臨睡前才開始收拾書包，課本功課是放好了，可是外套這些東西，哎，睡前很睏，所以就常忘了也要找出來了。然後到了翌日早上，在要出家門時才發現外套忘了放哪裏。

我真的不想再要跑去巴士站了，如果可以像放學回家時慢條斯理地走，多好啊。可是每次要出家門的時候我也會突然發現自己忘了帶紙巾，又或者是體育課的短褲，唉。

你嘲笑我丟三拉四，可是我跟你說，同學之間不止有我這樣東西擺得亂糟糟的。我不是在辯稱自己沒錯，壞習慣當然要改正。但就是因為我有一個任何時候都要假裝開明的老爸，所以我的糗事往往就會被揭露出來。我多麼的無奈啊。

Wing

Wing，

看完你的回應，我想補一筆。你還沒說清楚，壞習慣可以如何改正呢？光說是沒有用的，今天就開始行動吧！

老爸

我找到了？

怡，

還記得很多年前，街頭報紙電子媒體，一夜之間鋪天蓋地出現「我找到了！」的標語和口號，以一隻蝴蝶為標誌。懸念玩了幾天，正當人們頭上的問號愈來愈多，謎底終於揭盅，原來是一個基督教的宣傳運動。

那時候，老爸不懂甚麼是市場學，但以當時的標準，這種宣傳手法的確很新穎，三兩天便成為全城熱話。事隔多年，相信不少人還記得「我找到了！」這句口號，說明他們多成功。

不是想跟你談宗教信仰。當一個人喜極大叫：「我找到了！」可以想像，是一樁多麼開心快樂的事情。「我找到了！」意味着失而復得，也可能是久別重逢。又或是科學工

作者長時間探索追求，皇天不負有心人，答案就在眼前掠過。也可以是一條難解的數學題，學生日思夜想，忽然靈光一閃，豁然開朗，難題迎刃而解。更大的可能，是一個人迷失了方向，尋尋覓覓，歷盡艱辛，最後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你知道老爸方向感極差，無論走路或駕車都經常迷途。那時我們沒有 GPS 衞星定位，走錯了，急得滿頭大汗，愈慌亂愈錯，離目的地愈遠。別無他法，只能讓自己鎮定下來，停一停，想一想，問問路過的行人或駛過的車輛，請教他們正確的方向。有時候只問一次還是不夠，被查詢的人，可能指示不清楚，又或根本不熟悉，甚至把方向都搞錯了，令老爸走了很多「冤枉路」。但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正確的方向，到達目的地，禁不住內心的喜悅，叫一聲「我找到了！」。

怡，老爸經常說，人生就是探索的旅程，小學生懵懵懂懂，甚麼都覺得好玩。即使到了高中，也是模模糊糊，所謂人生的目標，可能就是考好公開試躋身大學。做了大學生又如何，目標也未見得很快可以定得清清楚楚，可能是選擇太多，對甚麼都有興趣，也會是剛剛相反，對眼前的都提不起勁，覺得選擇錯了，不知如何走下去。就像迷了路，何去何

從？應往哪個方向走，顯得徬徨失措。

真正的探索，一開始，無論目標、方向、定位，不會全都清楚。走大路還是小路，上坡還是向下走，分岔路向左還是向右，向東抑或向西，都沒有肯定的答案。如何走，有時是靠直覺、憑經驗、甚至是依賴靈感。容許自己犯錯，錯了就重頭再來吧。如果真的一點把握都沒有，可以虛心請教曾經走過相同道路的過來人，他們的經驗，肯定有寶貴的參考價值。探索，就要開放心靈，要拋開成見，要勇於嘗試，要跳出框框。開始時一片模糊，不知如何走下去，隨着時間和經驗累積，前面的路會愈來愈清晰，終有一天，會確定自己選擇的方向，嘗到「我找到了！」的喜悅。

大學第一年轉眼結束，是時候總結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前面不止一條分岔路，年輕人感到慌亂和迷惘最正常不過。不要害怕，定一定神，停一停，想一想，老爸和媽咪都在你身邊，願意做你的人生嚮導。

老爸

Dad，

給我一張牀。

我要睡覺。

一個人在家只顧玩電腦。

點解唔得？

時而玩撞糖，

間中看書，

和朋友玩啤牌，

指定要玩鋤大 Dee。

示威遊行不再參加，

就快變成宅女，

會嗎？

找不到刷牙用的杯子，

到時先算。

我當然不會這麼頹廢，正積極參與不同活動。:)

今次搞搞新意思，只要把每行的第一個字連起來，就知道我在說甚麼了。

Yee

媽媽不在家

穎，

上星期，媽咪公幹，超過一星期不在香港，老爸有點失落。

當年做記者，要到外地採訪，間中也孤身上路，但總不希望離家，常有午夜醒來，不知身在何方的惶恐。媽咪雖然只離港不到十天，但還是令人記掛，不習慣少了一個人在身邊，老爸真的老了，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住家男人」。

穎，你的表現卻不同了，好像沒有甚麼捨不得，更多的是輕鬆自在。老爸當然明白箇中原因。相對於媽咪，只剩下老爸一個人來管你，當然容易應付得多。

這倒很好理解。就以夜睡為例。你是個典型的年輕人，拿着手機上網看面書或甚麼韓潮視頻，無無聊聊也可搞個把

小時，明天還要早起上學，接近晚上十一點，媽咪一定會軟硬兼施，趕你上牀睡覺，而你總有辦法一拖再拖，但總不能再堅持超過半小時，因為媽咪的指令會一級一級的升溫，無法抗拒，非得回房睡覺不可。

如果明天媽咪要早起工作，要早點休息，這個任務交給老爸，你可樂了。「穎，夜了，要睡了，明天要早起，不夠精神。」「得啦，得啦，睇埋先，你好煩……」然後就沒有下文，老爸沒有很煩的再堅持趕你去睡，如是者又過了大半小時，你還是不動如山。跟你鬥法，總是鬥不過你。老爸無法完成任務，媽咪知道了，當然就是滿臉不高興。

你對老爸還有一個絕招，就是「嗲」。情況是這樣的：把聲調提高八度，然後拉長，叫一聲「爹——哋」，這就點中老爸的死穴，動彈不得，只能舉手投降。這一招，家姐無論如何是學不來的。

簡單總結：老爸貌似很惡，但口硬心軟，媽咪卻溫柔而嚴厲，更是鍥而不捨，對你們的要求，說到做到，絕少中途放棄。

而且，老爸也很好騙，這是你們招供的。小時候，你們真的很乖，要看電視，會打電話問准老爸媽咪，通常你們不

會找媽咪，因為她會打爛沙盆，問這問那：做完功課未？如果說做完，她會繼續旁敲側擊，總會問出漏洞來。老爸也會問：做完功課未？你們如果答做完，我就相信了，不會再問下去，然後你們就樂滋滋的觀賞心愛的電視節目。

穎，我和媽咪對你們的管教方法看起來不盡相同，但我們的理念是一樣的，希望你們能夠自律，能夠自己管理自己，做起事來有章法，有條理，有時間觀念。

老實說，要勞氣對你們管這管那，確實要花大量精力，也很辛苦，你們能「自動波」按部就班，而且效果良好，不懂的才來問問我們，這是最理想的狀態。況且，你們總有長大離開，變成獨立個體的一天，我們還可管得多少？

話說回來，你們都是很乖的孩子，真的要管的不多，懂得分輕重，重要的都會自己處理，要我們勞氣的事情不會很多，作為父母，應該是很幸福的了。

老爸

Daddy，

這個星期少了把「死纏爛打」的聲音催迫我睡覺還真的有點不習慣。不過，唉，媽媽今天剛回來了，煩死了，天啊！

就像你所描述的，基本來說，你的確是挺容易對付的。不過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那就截然不同了。無論我說甚麼也好，無論我說話的本意純粹只是為了解釋，也會被你自動歸類為態度不好，緊接隨後的就是連珠炮發的數落。

但媽媽呢，雖然平時是很囉嗦，但是卻甚少因為自己心情差而把脾氣轉移在我身上。

嘻，我覺得這個總結比較準確。

其實你想一想，在缺少了鍥而不捨的管束的整整一個星期裏，我還是乖乖的開始了學期末考試的溫習，而且亦只是比之前晚了十五至三十分鐘睡，不是不錯了嗎？

Wing

錢不能買到甚麼？

怡，

你可能還記得，我們一起看過在 YouTube 的一個視頻，是哈佛大學一位很受歡迎的學者桑德爾教授（Michael Sandel）的課。古老的教室，座無虛席，甚麼是公義？如何分辨對與錯？桑德爾教授用了很多深刻的例子，問得尖銳，答得精彩，教和學都很投入，更重要的是，沒有標準答案。

桑德爾教授出版了這本討論何謂正義的書，相當暢銷。沒多久，教授又有一部新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由市場來推動，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教授也是例子先行，更是發人深省。

例如有些美國的中小學，用錢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準時

返學有錢派！取得某個標準以上的成績有錢派！讀多少本課外書有錢派！效果如何？收效一時，但不長久。重要的是，教授問：這樣做，道德嗎？

有些藥廠試新藥，跑到不受美國法例管制的國家，用錢找活人試，風險很大，也可能有後遺症，甚麼人願意冒險？可能是三餐不繼的窮人。但藥廠辯解，只要把後果說清楚，一個願打一個願捱，這就是市場，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教授問，這樣做，對嗎？

還有不少例子是值得深思的。例如一些國家差不多是明目張膽買賣器官，出售的當然是基層的窮人，買的當然是出得起錢的富人，這也算是市場嗎？

還有到公立醫院看醫生，轟動的案件到法庭旁聽席聽審，都要排隊派籌輪候，有些人更會轉售圖利。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看似沒甚麼大不了的問題，教授都問，這種由市場推動的行為，會否令真有需要但不出錢的人卻步，得不到應有的服務？

怡，老爸認為，大學的思辨，本該如此，是創造空間讓學生深刻思考的地方，很多事情都沒有肯定的答案，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有些很清楚，有些卻很難下結論，經過縝密

思考後，最後只能由自己作出決定。

就比如最近引起坊間熱議的大學高材生做巴士司機，不少人都問，他做得對還是錯？

追夢圓夢，本值得恭賀，但外面一些毫不相干的人卻不停的說：浪費呀！辛苦呀！好傻呀！搵少好多錢！對與錯，該做不該做，原來不少香港人唯一標準，就是錢。

錢不能買到甚麼東西？老爸可以肯定地說，其中一樣，就是快樂，不是一時之快，而是完成夢想後滿足而恆久的快樂。做巴士司機快樂嗎？也許不少人會嗤之以鼻，即使不少正在開巴士的司機，都認為大學畢業做巴士司機不切實際，但子非魚，又安知魚之樂？

錢買不到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例如愛、親情、生命和真正的健康……怡，你認為，錢買不到的東西，還有哪些？

老爸

Dad，

錢買不到的東西有很多，但這天只想談快樂。我雖然節儉，但不代表我很愛錢，因為使我最快樂的不是錢，而是深刻的回憶、達成目標的快感。

昨天去了一個迎新營，一班人跟導師談大學的目標、遇到的困難，兩個多小時後，前面的路突然變得清晰，很快樂。

今天去田野考察，訪問西灣原居民。不用再依靠傳媒，從一個全新的角度看保育和鄉村發展的衝突，很興奮。

我不是扮清高，我也喜歡吃雪糕，我會為買到一件好衣服高興，我愛看電影，但這種快感跟剛才說的很不同。那些回憶長期存在腦袋中，有時我會拿出日記回味一番；達成目標的滿足感是無法代替的，因為我所花的心血是寶貴得用錢買不到的。

我很慶幸，我很容易快樂，我不大依賴錢去得到快樂，無論我是窮或富，我都能追求目標，得到長遠的快樂。

Yee

今天我們談公義

怡，

前文我們談到哈佛桑德爾教授（Michael Sandel）的《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也提到他另一部暢銷著作《公義》，教授舉出很多面對公義兩難抉擇的例子，印象深刻。

有軌電車以時速六十哩行駛，煞車系統壞了，轉角處，有五個工人在維修路軌，對危險一無所知，電車迅即駛至，會把他們全部撞死。電光火石之間，你可以選擇轉到隔鄰的路軌，那邊只有一個工人，轉軌的話，這個工人必死無疑，但五個工人可以安然無恙。如果你是司機，你會如何抉擇？

不少學生認為應該轉軌，死一個總比死五個好呀，盡量減少人命傷亡，總是好事。

教授又提出另一種景況，有個胖子在路邊看着這場驚險萬分的意外，如果你在後面大力推他，讓他倒臥在路軌上，以他的身形體重，足以阻慢行駛中的電車，可救回五個工人的生命，但胖子必然犧牲。如果你就在胖子身邊，你會推他嗎？學生的反應又截然不同了。胖子完全與這事無關，為何平白無辜要受到傷害甚至死亡，不會推他，這樣做並不公義。

教授反問，在路軌上工作的工人，無論是那一個還是那五個，不都是無辜的嗎？為何你們同意犧牲一個救回五個，但卻不同意胖子犧牲而救回那五個工人，都是一與五之比呀，哪種做法，才算是公義？

為了多數人的利益或生命而犧牲少數，就等於公義嗎？那麼，學生為何同意前者而反對後者？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度，議決的結果，換來的是少數不被尊重，尤其弱勢的少數，利益被忽略，權利受打壓，生命受威脅，即使程序上有民主，都是不公義的。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才是民主制度的真意。

怡，世界上不少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抉擇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們按這個思路推到極端，就會出現這樣的結論：所有事情都沒有對與錯，視乎你站在甚麼立場，

維護甚麼利益。這種想法，在標榜功利的香港，確實頗有市場。

記得兩三年前與一間傳媒機構的要員開會，談到傳媒的責任，在會上，老爸說，傳媒應該堅持、維護和推廣例如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一位八十後的年輕人，幾乎想都沒想就馬上反駁：你有你的普世價值，我有我的，我們的普世價值並不相同，如何堅持、維護和推廣？這種說法很耳熟，常常聽見：「中國有獨特的國情，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不適合中國」，不是很相似嗎？

在我們探討甚麼是公義，如何做才算做對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最基本的價值，不要逃避判斷甚麼是對甚麼是錯，而袖手旁觀。

愛因斯坦說過：「這世界不會被作惡多端的人所毀滅，而是袖手旁觀的人。」怡，你同意嗎？

老爸

Dad，

小時候看卡通片，我們都會把好人與壞人區分，黑白分明，這樣就比較容易支持正義的、反對邪惡的。

後來知道，世上出現了灰色，而有時我們還需在灰色的世界裏分清楚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或許，那年輕人怕選擇，怕站在一邊會吃虧，站中間，有禮地回答「視乎不同情況」便好。因為我們要為自己所選擇的負責，而很多時候，我們都怕下錯決定，怕承擔後果。尤其是公義、普世價值較抽象的概念，好像與我們無關，好像與成績、工作、搵錢、食好嘢都無關。

別罵我，我不是對港人有偏見，香港的確有不少人追求人權、自由，我只想說，社會是否公義，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我們活在制度裏，我們不能脫離社會，亦無法只顧自己。有些人政治冷感，有些人還因此感到自豪。他們對自己的生命袖手旁觀嗎？

Yee

一家人去旅行

怡，

大概二十年前開始，老爸做了「自由人」，我們一家人，很久沒有長途旅行了。

「自由人」的定義，就是沒有固定的僱主，也沒有穩定的工作，手停口停。但有些工作是不能停的，例如報紙專欄，如果不想旅途中又要記掛着寫稿，出發前就要趕起所有稿件，撇開時效問題不考慮，靈感題材內容下筆，不是三幾篇，而可能是幾十篇，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簡直是一場災難，想起都覺得可怕。因此過去一段長時間，只在暑假離港幾天旅行，藉此休息充電，調劑身心。

老爸很喜歡旅行，尤其一家人去旅行。旅行增長見聞，

更可維繫家庭的感情。你們還未出生，老爸和媽咪當然可以逍遙自在到處去。當你們還小，我們帶着嬰兒車背着大背囊，裝着奶粉奶樽尿片和又厚又重的冬衣，一家人自由行，媽咪抱着一個拖着一個，沉甸甸的背囊行李箱由我全權負責，天寒地凍人生路不熟，「夜麻麻」迷路找酒店，當中的辛苦和甜蜜，至今難忘。

旅行，是家庭的集體回憶：那次遇到地震如何快速應變；民宿的透明屋頂，躺在牀上也可看到流星飛逝，興奮得嘩嘩大叫；陰雨延綿天氣惡劣，騎馬上山險象橫生；第一次赤條條浸溫泉，原來大解放可以是這麼舒坦……旅途中不同的人和事，令人難忘的小情小趣，經常是我們談天說地的話題，是我們家庭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怡，以你的外向型性格，一定明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如果旅行只是吃喝玩樂、購物血拼，留在香港，到附近商場也可滿足。旅遊，就是要了解地球另一個角落的風土人情，如果對當地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稍有認識，更可大大增加旅遊的趣味，印象肯定更為深刻，令行程更有意義。今年暑假，我們決定來一次突破，放下手上的工作，踏上三

星期的長途旅行。怡，你也知道，老爸和媽咪早在四月已經開始計劃行程，機票酒店訂好了，不同交通工具，由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時間行程大抵已經定下來，但在不同城市到甚麼地方看甚麼內容，參加甚麼節目，絕大部份還是一片空白，未有決定，就交給你們姊妹倆負責。離出發還有約一個月時間，妹妹考完期末試正閒得無聊，你也可在緊密的行程中抽一點時間，跟妹妹分工合作，替今次長途旅行做行程策劃。

老爸的要求並不太複雜，除了必到景點，我也希望行程中可以有一些文化藝術和歷史的元素，如何抵達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當然不可或缺。

你領着妹妹找資料規劃行程，就當做一次家庭旅行團的領隊吧，拜託了。

老爸

Dad，

從前去的旅行，根本不算是真正的旅行。因為我從來都把旅行當作是遊玩，或者吃吃喝喝。

真正的旅行，是自己計劃行程，自己蒐集資料，了解當地文化，躺在別的國家的草地上，乘那裏的公共汽車，逛街市，到了著名景點別只顧着拍照上載，認真地在博物館走一趟，不要瘋狂購物因為香港已是購物天堂，壯着膽跟當地人聊天，嘗試過他們的生活，享受與家人一起的時刻。

旅行團是懶人去的。我從未計劃行程，也不知從何開始，不過很興奮。就讓我們天馬行空一下（例如跳進哪條河游泳XD），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Yee :P

為了孩子的明天

穎，

今年（二〇一三年）「七一」前不久，有人將一幅十年前的照片 tag 在老爸的面書：有個黑衣人在街頭接受電視台訪問，天氣很熱，頭髮和額頭滴着汗，對着記者，滔滔不絕說着他的觀點。照片的左下方，有個小女孩，穿着粉紅色間條衣服，昂起頭，一臉好奇，望着她的爸爸，心裏想着不知甚麼。

那個黑衣人，就是老爸，而小女孩，是十年前的你。這幅照片當年已在互聯網見過，我珍而重之下載了，保存着，但至今仍不知拍攝者是誰。看技巧和質素，肯定是攝影高手。老爸曾在網上尋人，始終沒有回應。

這幅照片，勾起了老爸很多回憶。十年前，你只有五歲，家姐九歲，應該是你們第一次參加遊行。我們在家預備了標語，「為了孩子的明天」、「為了我們的明天」，貼在身上。一群年齡相若的孩子，一字排開，手裏拿着自製的橫幅：「面對不公要憤怒」，個個臉蛋紅紅，滿頭大汗，成為記者追逐拍攝的對象。

穎，還記得嗎，走到半途，你喊累，五歲有多重呀！抱着沉甸甸的你，在懷中睡着，走完餘下的路，回家，腰痠背痛了幾天。

之後，我們差不多每年都行「七一」。今年「七一」很不一樣，三號風球，傾盆大雨，撐着傘，人們在汗水和雨水中，拖着沉重的腳步，慢慢前行。不要再爭論遊行人數有多少了，與慶回歸維穩活動，遇上大雨就雞飛狗走相比，我們的投入和承擔肯定強多了。

遊行過去，如往常一樣，官員的回應像人肉錄音機，把去年的新聞稿拿出來再讀一遍，叫人氣憤。「七一」十年，也不停聽到類似聲音：行了十年，甚麼都沒有改變，民主制度沒有寸進，人權法治在倒退之中，自由，無論是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嘉年華會式的遊行，遊完就散，根本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不採取更激烈的抗爭，光是上街，又有甚麼用？

穎，十年前，你是幼稚園生，懵懵懂懂，不知所為何事。十年下來，你已是高中生，十五歲了，你懂的事更多，你觀察到些甚麼呢？

老爸要問的是：這十年，除了長大了十歲，識的字更多，懂得看新聞，會跟老爸討論時事，你自己還有甚麼改變？你對這塊土地有多少認識？你認為香港出了甚麼問題？你願意付出甚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多大寄望？

穎，這些問題，對你這年齡的青少年來說，的確深奧了些，不易回答。外面的世界，不只原地踏步，核心價值被歪曲蹂躪，殘酷的事實仍不斷發生。我們留給你的，不是一個美好的世界，還有很多很多靠你們抗爭，靠你們爭取，靠你們改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你準備好了嗎？

老爸

Dad，

小時候參加七一遊行，主要原因，是可以與朋友見面。但現在呢，參加的原因已經不是這個，而是對問題多多的政府作抗議和爭取普選。對香港的認識，說實話是挺少的。政治方面，可能是因為你的關係會比同學知多一點點，可是對香港的經濟、樓市等就一竅不通。

香港出了甚麼問題呢？現在政府的誠信問題愈來愈嚴重。說好了二〇一七可普選特首，可是這個所謂「普選」可能根本不會是普及而平等的。

是的，香港這十年看來的確沒甚麼進步，但是我覺得遊行集會仍是有意義的。二〇〇三年五十萬人上街中終了二十三條立法，去年連續多日的反國教集會迫使政府擱置，都證明了市民遊行集會的力量。

Wing

做輔導員，很難

怡，

大學第一個漫長的暑假，已過了超過一個月，很充實很有意義吧！

當濕地導賞員，要上課考試宿營，已經忙得要命，你還要修讀大學的暑期課程，籌備替少數族裔的小朋友補習，然後就是文憑試放榜，為應屆中學畢業生做升學輔導，還有一些你沒有向老爸透露，正在計劃着進行着的，夠多了吧，雖然你的青春還有大把本錢，也小心會超負荷。時間過得飛快，一年前文憑試放榜，心情忐忑，緊張得食不甘味，甚至睡不安眠，還歷歷在目吧。你現在擔任升學輔導員，一年前的經驗，記憶猶新，還派上用場，應可對畢業同學提供不少有用

的意見。

老爸知道，升學輔導員不是輕易可以做的，要上很多堂課，要熟讀資料，要考試過關，還要模擬測試，才可以坐上輔導員的崗位。

你的性格，很像爸媽，要麼不做，答應了人家，就認真得驚人。老爸看到，你每天非常努力溫習資料，做筆記，升學手冊插滿了旗仔，你的認真程度，幾乎和應考文憑試沒有分別。終於統統合格，正式開始升學諮詢的輔導工作。

老爸當年念完中七預科，也為中五會考生做過電話升學輔導。因為人手不夠，臨時拉伕，沒有甚麼訓練，資料也不太熟悉，做的又是情況有點複雜的通宵更。坐上崗位不久，就來了一個對老爸有極大考驗的電話。

是個男生，電話搭通不久，說不了兩句，就抽泣起來，然後號啕大哭，連話也說不出來。男生說過甚麼，年代久遠，記憶模糊，大概的意思，是考得不好，害怕不能升學，不知何去何從，言談之間，表達了厭世傾向。那時，老爸還是個入世未深，全無經驗的年輕人，當然無法應付這種情況，害怕說錯一句，可大可小，登時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說

不了兩句，交給在場經驗較豐富的組長負責。組長如何應對，已全無印象了。

做升學輔導，老爸相信，絕大多數都是查詢門徑，只要你熟讀手冊，聽清楚他們的要求，反應快速靈活，能提供準確的資料，為他們找到正確的出路，相信也很容易。最困難的，可能是老爸多年前接到的那類電話，但我相信，在你們的訓練裏，也預計會出現類似情景，應該有教你們如何處理罷。

怡，到現時為止，你算是比較順利的。文憑試成績不錯，進入心儀的大學，揀選自己喜歡的學系，讀得很開心，還沒有遇上重大的挫折。知識除了來自上課和書本，人生的歷練也很重要。電話升學輔導，每一個來電都可能是一堂課，細心聆聽同學的困惑，認真提出你的建議，可以幫助別人，你學到的可能更多。

祝一切順利！

老爸

Dad，

輔導不止是談天，不止是安慰他人。做輔導員，很難。

溫習升學資料，不難。接受過香港的教育、考過最恐怖的公開試，記熟資料只是時間問題。

最重要和最不容易的，是如何感受考生的緊張、家長的難過、老師的失望。我不是考生，我算是過關了，再也不用死記爛背那些無謂的東西了。我怎能讓他知道，我跟他站在同一陣線，明白他的苦況？的確，到現時為止，我沒遇到很大的挫折，還算是順利，我曉得他困惑甚麼嗎？加上我的聲線不夠溫柔，這又更難了。

我想，如果每次接線，聽到對方的困難時，我能夠想起一年前的我：直冒冷汗，手腳顫抖，接過成績單，等了三十秒才打開來看，我會更理解他的感受。

第二屆文憑試考生，加油。

Yee

今年的暑假很特別

親，

今年的暑假，你是否覺得很特別？

我們正密鑼緊鼓籌劃長途旅行的行程，一家人對這次旅行都很期待。最特別的地方，是以往的旅行，食宿行程，都由老爸和媽咪包辦，今次自由行，行程細節，都由你們來策劃，包括要到的地方，交通安排，參加的節目，開放時間，甚至租單車的手續等等，你們在互聯網搜尋資料，做筆記，記下細節，未到那個城市，你們已經預早神遊一遍了。

老爸覺得這還未夠，我們到的，都是些有着深厚傳統的城市，如果你們再深入一些，讀一些書，對城市歷史文化環境有初步了解，不止是吃喝玩樂那麼表面和膚淺。當置身其

中，與找到的資料對比，印象會更加深刻。穎，要有這樣的過程，才算是真正的旅行，才能深刻體會當中的樂趣，你同意嗎？

還有更特別的，今年暑假之後，你就升上高中，無論年齡和能力，都上了一個台階，正因為這樣，你才願意跟家姐一起策劃行程，才有能力在互聯網上有系統地找到資料。

穎，由十四歲變成十五歲，由初中升上高中，會有甚麼顯著的變化嗎？你由一個小孩變成少女，本來已經很貪靚的你，對自己的外表更注意了，對因為睡眠不足爆暗瘡和黑眼圈更煩惱了，照鏡和打扮的時間也更長了。

對一個成長中的美少女來說，這些當然比甚麼都重要，也理所當然放在第一位。但有一些變化是不起眼的，外表是看不出來的，而且年齡愈長，就愈顯得重要。

例如自信、決斷、應變、責任感、解難能力、如何與別人相處，當然不會一夜之間突然都學懂了，但通過學習和經歷的過程，會慢慢體會，然後充分掌握，能力也逐漸增強，這些都是學校課堂未必能學到的東西，要通過實踐、挫敗、不斷嘗試、再接再厲，才能把握箇中的竅門和道理。

穎，你升上高中，要為應付公開考試做準備，功課肯定更繁重，但你也要分配多些時間，給自己多些機會，接觸不同面向，嘗試不同經歷，接受各種挑戰。成長沒有一成不變的方程式，走甚麼路，自己探索吧！

有些人十五歲很早熟，看起來已像個大人，但你十五歲，會撒嬌、會任性、會發脾氣，有時又會像個小孩，要媽咪摸頭掃背，安撫情緒。老爸當然明白，由小孩過渡到大人，就是這種表現吧。

穎，當你和家姐還在互聯網找旅行資料的時候，老爸和媽咪的好友，與家姐同齡的女兒，已經獨個兒踏上旅途，去一個經濟相當落後的國家。這種獨立性格，當然令她的父母擔心和頭痛，但正面地想，這何嘗不是成長中的挑戰，當中的經驗和學習得到的能力，會一生受用。穎，這種旅行方式，你願意嘗試嗎？

老爸

Dad，

一個人去旅行聽起來很酷！不過現在的我真的未有這樣的膽子獨自踏上旅途。可是之後我會不會改變主意就無可奉告囉。

到一個地方旅遊前，多了解當地的歷史可以令旅程更加有趣，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當我看到書上關於當地歷史的那一頁，密密麻麻的文字時，真的巴不得那一頁直接跳過。

原來你們之前要編行程是這麼麻煩的啊！旅遊名勝多不勝數，很多很多地方也想去一趟，可是時間卻不容許，便要取捨……那幾個景點位置相近所以要安排同一天參觀……景點與旅館的距離大概多遠……這些全部都要考慮。

嘻嘻嘻，現在我光想起來臨的旅行已經很興奮了，可是在旅行之前還要完成很多功課呢，唉！

Wing

為少數族裔童補習中文

怡，

這個暑假，你為應屆中學文憑試畢業生擔任輔導員，我們在這裏談過了，很難忘吧，但老爸認為更具挑戰性的，是為少數族裔小學生補習中文。

一如以往，你沒有跟我們透露箇中詳情，只是片言隻語。但看見你預備教材、構思遊戲、跟拍檔商量細節，投入和認真，可以想像你一定非常享受整個過程，也有相當大的成功感。

香港是移民社會，開埠以來，華洋雜處，文化多元。香港雖然以華人為主，但不是只有華人，還有來自歐亞各地的民族，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國家，他們都不是新的外來人口，有些早已在香港生活了很多代。如果要算誰先

來，誰才是香港人，他們是真正的香港人，祖先來香港，比不少華裔的香港人還要早。例如有些印度人在英國殖民時代被徵調來香港當警察，定居下來，成為香港人的一部份。有些尼泊爾人加入了香港英軍行列，叫做踞喀兵（Gurkha），英國人一九九七年後離開，部份選擇留在香港，做香港人。

少數族裔對老爸絕不陌生。小時候，爺爺與一些印度巴基斯坦人有交往，我也時常跟他們交談，他們大都直接、誠懇、不轉彎抹角。因為長時間在香港生活，講得一口流利兼地道的港式俚語，與我們溝通一點都不成問題。年輕的不少都接受英文教育，水平不錯，英殖時代由於重視英語，工作上都有比較闊的出路。

怡，你知道中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文之一，香港的少數族裔雖然懂得講廣東話，但讀寫中文都非常困難。回歸後，特區政府聲稱中英並重，但不懂中文卻寸步難行，他們只可以講，但不會讀也不會寫，對他們的工作都構成極大困難。

新一代的少數族裔，進入香港主流中小學，學中文就像隔着一座大山。我們在香港學英文，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是以「英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方法去學，比較容易掌握。但少數族裔學中文，卻跟其他香港華裔學生一樣，認方塊字

死記發音和句法，甚至要背誦詩詞，並非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方法學習，結果小學中文無法打好根基，到中學更是完全放棄。怡，你替他們補習中文，也會注意到他們中文基礎差到甚麼地步吧。

中文學得不好，成績無法過關，大大影響他們的升學前途和工作選擇，新一代的少數族裔很難找到工作，能夠做的都是工資微薄的體力勞動，挫敗感很大，長此下去，會成為社會問題。

怡，你替他們補習中文，對他們學習有一定的幫助，但長遠要解決的，是教育局要制定政策，改變學習方法，否則只會愈學愈差。你有甚麼心得，可以告訴我嗎？

老爸

Dad，

沒有老師、其他大人的監督，能自己一手一腳設計活動，本來是令人高興的事。我很興奮，在計劃書的第一句便寫：「讓學生透過遊戲輕鬆地學中文，覺得學中文是一件有趣、愉快的事」。

帶活動的第一天便中招了——就連我自己也不大喜歡中

文，怎能讓他們喜愛這第二、第三語言呢？

這些小朋友都很可愛，很活潑。開始時他們都抗拒說廣東話，只能以純英語交談。後來我們玩熟了，有的會向我們說中文單字，有的會突然爆出一句中文，有的還會用中文罵人。最感動的，是最靜、最抗拒中文的都舉手搶答；都紛紛衝上前，搶去我的白板筆，絞盡腦汁寫「日」部的字。這群孩子能力都不差，但當我們以同一標準，去量度兩個處於不同起步點的人，這就不公平了，因為中文是我們的母語，卻是少數族裔的第二語言。這怎能比呢？

活動時間不算長，但當我看見他們積極玩遊戲、主動帶暑期作業來做，我覺得令他們接受中文、喜愛中文，會比登天容易一點。

Yee :)

老實面對自己

穎，

我們的《父女同郵》終於上架了，不知反應怎麼樣？老爸在書展，在出版社的書攤為讀者簽書，反應不錯，當然一定不會很暢銷，但買的人也不少。老爸的一位中學同學看過，發電郵來說很喜歡這書，特別是我們兩位寶貝女兒的回應，說你有「批判思考」。老爸跟這位老同學通電話，他還盛讚你文筆好呢！我當然受落，但你應否照單全收，自己心中有數吧！

穎，你也知道，每年書展老爸都會到場簽書，與讀者見面。事前我們也商量好了，姐妹倆抽點時間到場，在書上簽名，好給讀者留個紀念。老爸也明白，你們最不想突出自己，說好了絕不張揚，簽完就離開。

但不知是甚麼原因，到了以後，又臨時變卦，不想簽了，你們沒有解釋原因，我也沒有追問，就這樣，你們逛書展去了。

書展後幾天，你不時收到同學、朋友的信息，有些說在書展上看到我們的書，有的說已經買了，你幾乎每次都大呼小叫，表現緊張，說見到他們，不知如何是好。

老爸看見你的表情有些複雜，你有點高興，但更多的是擔心和尷尬。你向來都不希望突出自己，在芸芸同齡人裏，你要做一個普通的中學生。你不想做最差的一個，但更不想做最標青的一個，最好沒有人知道你是誰，這樣最自由自在最舒服。簡單的說法是：你不想出眾，而選擇平庸。老爸不知道這樣總結，夠不夠準確？

每個人都有天賦，即使最平凡的人，都有他們獨有的才能。有人懂得做漂亮的衣服，有人彈得一手好鋼琴，有人識煮美味的料理，有人會製作可口的甜品。有天份，有能力，讓人知道，給人欣賞，與人分享，從中得到喜悅和成功感，這樣美好的事情，不是也很理所當然嗎？

穎，不止是老爸有這樣的觀察，你有點藝術天份，思考批判的能力也不錯，文筆雖然還有待磨煉，但對老爸的回應，

也算頭頭是道。這不是我憑空說的，每星期在報章上的專欄文章，朋友和讀者的反應，也證明了老爸的結論沒有錯。

穎，你知道嗎？能夠在報章上定期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是難得的機會。機會來到了，你也把握得很好，更有恆心和認真地寫了好一陣子，連書也出了，不少人都看過了你們的文章，也有不少正面回應。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並非見不得人的事，為何你們竟然會害怕？害怕人家知道你寫專欄，害怕別人知道出書了，連絕不張揚的簽書都害怕參與。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們真正害怕的，究竟是甚麼？

無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是自己做的，就必須老實地面對。人或許不能每分鐘都在「追求卓越」，但也不應該因為不想突出自己，不想受到注目，怕人家談論而「追求平庸」吧！

穎，老爸說得對嗎？

老爸

Dad，

你的那句總結對了一半吧。那究竟是為甚麼呢？其實我更怕的是別人覺得我張揚，怕被人誤會我因為有這個「特別」的經驗而「認叻」。你也知道我最介意其他人怎麼看我啦，給他們留下一個壞印象就不太好了。

而且，當有愈來愈多人知道這個專欄或者看過那一本書時，就意味着愈來愈多人知道我腦袋裏的想法。這種被別人了解的途徑實在有點奇怪。好像是讓不太相熟的人，或者甚至是毫不認識的人，跳過了一步直接看到我內心世界的一部份。但是感到奇怪歸感到奇怪，卻又說不上討厭。可能是因為寫了專欄才一年的關係吧，對這一切都未習慣。你應該不會有我這樣的想法對嗎？

Wing

我們還可思考歷史

怡，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正在旅途上，一個叫塔林（Tallinn）的地方，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愛沙尼亞的首都。我們住進一間類似民宿的酒店，位處非常閒靜的住宅區，沒走多遠就可到塔林的舊城，方便參觀主要的景點。

這家民宿乾淨整潔，廚房設備齊全，住的兩個晚上，我們都從超市購買食材回來做便餐，由姐妹倆親自下廚，享受你們的廚藝，感覺真的很不錯。

帶我們遊舊城的導遊，是位可能已有七十歲的婆婆，落斜坡上樓梯，健步如飛，比老爸和媽咪還要利索。兩個半小時的本地遊只有我們一家四口，有很多機會給老爸提問。導遊婆婆非常健談，除了滔滔不絕介紹景點，還說了愛沙尼亞

不少歷史，特別是近世與鄰近強權的關係。

愛沙尼亞是個小國，人口只有百多萬，沒有甚麼天然資源，但因為地理位置重要，經常被強國侵略和佔領，近世八百年，已有超過十個外國統治者。由愛沙尼亞人管治的，僅有四十年。愛沙尼亞人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民族之一，除了是因為身處北歐，冬天嚴寒長夜漫漫之外，長期受外國蹂躪的悲慘歷史，是主要原因。愛沙尼亞人有個說法：「快樂就是能夠活着」。沒經歷過的人，無法體會這句說話的深意。

這些史實，我們都在博物館看過了，感到愛沙尼亞人非常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無論是優點還是缺失，都沒有迴避和隱藏，比很多刪改掩藏歷史的大國都強得多。

怡，你有甚麼體會？有機會我們再詳談，想跟你再談那位導遊婆婆。

做導遊，當然對愛沙尼亞歷史很熟悉，簡直是倒背如流，如果她的英語不是有太重的口音，老爸可能會明白更多。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初，包括愛沙尼亞在內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發生了反抗蘇聯統治的民主運動，他們稱為「歌唱革命」。導遊婆婆帶我們到露天音樂會場，感受愛沙尼亞人民唱着歌，手牽着手，幾百萬人跨過國境，用和

平、非暴力、不流血的方式，反抗蘇聯佔領者的統治。本來，蘇聯的強硬派打算用坦克鎮壓這場和平民主運動，但因為蘇聯內部動盪和分歧，血腥鎮壓最後都沒有出現。三小國終於成功脫離蘇聯，宣佈獨立。

我問婆婆：「你當時在歌唱革命隊的隊伍中嗎？」婆婆馬上回應：「我當然在……」她說的時候，兩眼發亮，自豪得很。老爸覺得，導遊婆婆不但熟悉歷史，更見證歷史、創造歷史，成為了歷史的一部份。「我當然在……」，這幾個字，說得自信肯定，導遊婆婆沒有錯過她身處的歷史，活得沒有一點遺憾。

妹妹對導遊婆婆的觀察很獨到：「她年輕的時候，肯定是個獨立女性，就像媽咪……」導遊婆婆雖然已經七十歲，今天仍是獨立女性，而且是會坐言起行的獨立女性。怡，你同意嗎？

老爸

Dad，

愛沙尼亞是一個美麗又簡樸的國家，想不到為我們帶來驚喜。

我不喜歡上歷史課，因為不喜歡背書，但舊城區裏面的歷史博物館讓我看得津津有味。

愛沙尼亞不被看重，以前的地圖看不見這小國，我現在才知道藍黑白旗子是誰的；她的歷史又如此坎坷，人生活只為求生存，或許他們的毅力、忍耐力、婆婆的腳骨力也是如此得來。

我們從來只注意列強大國的一舉一動，歐洲裏有愛沙尼亞，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有甚麼，太平洋小國發生甚麼事，我們從來不了解。這幾天得到的比想像中還要多。除了大展爛廚藝，還可思考歷史，唔，不錯，不錯。

Yee

我已嗅到開學的氣味

穎，

我們正在坐通往挪威的火車上，參加一個名為 Norway in a Nutshell 的旅程，途中換了幾種交通工具，包括小火車、輪船、巴士，再坐火車，才到達目的地，全程超過十二小時，沿途有壯麗的風景：山巒、峽灣、冰川、湖泊……如果是風和日麗，景色可能會更美。但無論如何，我們在香港，不可能見到這些震撼的景觀，真的大開眼界。旅費雖然貴一點，但卻值回票價。

完成了這個行程，我們會回到倫敦，這次長途旅行，已近尾聲，也表示暑假即將完結。開心時間過得真快，老爸說又要回到學校，你當然感到掃興，但最初提起的不是我，而

是你自己。你在酒店裏突然大聲說：「我唔想返學！」返學真有這麼可怕嗎？現在離回港還有幾天，我們還在旅途中，歡樂的日子還未完結，不如活在今天，好好享受吧。

我們今次北歐之旅，已經到過好幾個國家，除了英國，還有芬蘭、瑞典、挪威和愛沙尼亞。你們年輕人，總是對看風景沒有甚麼興趣，坐在長途的交通工具上，有一半時間在睡覺，不少美麗的景色，在夢中錯過了，確實有點浪費。不過無所謂吧，旅行有時實在太累人，趕車趕船趕飛機，不但早起，又要整天在外，一天看幾個博物館，無論如何年輕力壯，也會累吧。

穎，一家人去旅行，除了吃喝玩樂，調笑嬉戲，老爸想知道的是，還可以得到甚麼？譬如博物館，我們到每個城市，都會到一個甚至幾個博物館參觀，了解人家的歷史文化。一連看了幾天，已經疲態畢現，一來我們對這些國家的歷史認識不深，二來你根本對歷史沒有甚麼興趣，看不明白，當然會索然無味。

古老的東西沒興趣，現代的又如何。我們到過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的諾貝爾中心，了解諾貝爾其人和諾貝爾獎的由

來。導賞員詳盡而生動的講解，令老爸知道更多，但如果你也先掌握一點背景資料，就會明白得更深，看得更有趣味。

不說這些悶人的甚麼館吧，走在大街上，看看遊人，或櫥窗購物，也會有很好的觀察。例如北歐的消費為何會這麼貴？奧斯陸和斯德哥爾摩街上有不少乞丐，又說這些都是福利國家，為何仍會有人無家可歸？穎，如果你知道甚麼是歐盟，他們的入境政策極為寬鬆，歐盟護照可在不同國境來去自如，你就會明白這些現象為何會出現。

穎，或許你會說，連旅遊都要注意這些，不是很煩人嗎？你當然可以更輕鬆自在，北歐的年輕人，無論男女，用你的說法：「係咁意生出嚟都好靚」，用家姐的說法是「靚仔簡直目不暇給」。甚麼都不用做，只站在街上看人，也是相當好的節目，對吧！

老爸

Dad，

原來這次旅程已快完了，天啊我已嗅到開學的氣味。

誰說我除了看到許多靚仔靚女外，就沒其他得着！

愛沙尼亞的博物館、挪威的抗戰博物館、諾貝爾和平館，其展覽內容都不約而同地跟二戰至冷戰時期有關。真慶幸自己上年才讀過這段歷史，對世界大戰還剩下些殘餘記憶，不然我在看這幾個展覽時就會很吃力了。

在學校讀的世界大戰、冷戰的資料都是很宏觀的，比如大戰的觸發點是甚麼、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等等。但從當地的博物館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些戰爭，看看這些國家被其他國家佔據的時光是怎樣的，又或者是怎麼抵抗被入侵。不過這次旅程參觀了太多博物館了，太多資訊一次衝進大腦實在有點吃不消。

Wing

Dad，你都唔留意我嘅！

怡，

暑假完了，我們的長途旅行也結束，你也應該收拾心情，準備新一年的課程吧。旅行，除了遊山玩水，也是認識不同國家的風土人情，擴闊視野，與當地居民親身交流的好機會。

我們在挪威的一個小城市博根（Bergen）魚市場閒逛，尋覓聞名已久的新鮮三文魚做午餐，只見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十個八個一組，穿着顏色一樣的 T 袖，寫上不同號碼，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游走。個個充滿青春活力，熱情投入，邊走邊叫口號，有途人為他們歡呼打氣，最重要的是，「個個係咁意生出嚟都咁靚」，真正令人目不暇給。

他們在做甚麼，我們已猜到七、八成。與這些年輕人攀談起來，原來他們都是大學新生，正在參加迎新活動，這個

環節，類似香港大學生的 City hunt，讓他們對這個城市多點認識，同學之間也可彼此了解。挪威大學生的迎新活動，竟然與香港大學生何其相似。

博根是個大學城，不少來自挪威各地，包括外國大學生在這裏念書，用游走活動來認識這個城市，當然有需要。知道我們來自香港，有大學生很認真問老爸：香港的大學生會否喝酒？雖然我對他們的問題不明所以，但也認真地回答：香港十八歲是合法喝酒年齡，當然無法阻止有人違規。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的迎新活動，其中一項，是由早到晚，喝酒喝足一個星期，我沒有問清楚為何要這樣，可能是成人禮的一部份吧。

後來我們又碰見另一班大學生，他們拿着大包小包膠袋，裝着鋁罐玻璃甚麼的，拿到超級市場回收。老爸問是甚麼回事，大學生很有條理地向我解釋：在挪威，罐裝樽裝飲品已包含瓶和罐的價錢，類似老爸兒時的「按樽」制度。按規定，每家售賣這類產品的大型商店，都要設有回收機，只要把鋁罐、玻璃瓶或塑膠樽放入機器，取回收據，就可在超市換取現金，每個價值一挪威克朗，約一點三三港元。機器不大，看來是可把瓶罐壓縮，減少體積。

大學生喝完酒，把酒瓶拿到超市回收換錢。老爸在挪威首都奧斯陸，也看到疑似流浪漢，把鋁罐放到超市的回收機，原來是那麼值錢。

怡，你對環保有濃厚的興趣，挪威的做法，應該很值得香港參考吧。「按樽」制度並不新鮮，但售賣者這一層次的回收責任，以及回收機的裝置，在香港應該是可行的，能否推行，要看執政者的決心吧！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到不同國家旅行，只要細心觀察，都會有知識上豐富的收穫。說起環保，你說吃牛肉最損害環境，今次旅行，已經身體力行拒絕牛肉。有甚麼可以說服人的理據，說給我聽聽。

老爸

Dad，

你都唔留意我嘅，我不吃牛肉的習慣早在旅行前就開始了，非常決斷，除了可能不小心吞下有牛肉的香腸，一點肥牛、芝士漢堡、牛丸也沒嘗過。

因為養牛排出的甲烷對地球的殺傷力極大；因為製作一塊牛排用的能源遠比素菜多；因為，以前我們也不吃這麼多

肉，我們不需要吃這麼多肉，我們可以選擇吃少一點，也不會死掉。

回說旅行，博根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城市，俊男美女在七彩小屋之間追逐；街上是有人的，不像赫爾辛基那般冷清；一對情侶在我們住的小賓館煮了意粉，開了罐番茄醬就吃——簡單又浪漫的晚餐。這個小鎮沒有名勝古蹟，沒有遊樂園，有的是輕鬆的氣氛，我們都暫時放下手機，往超市買點當地食材，邊煮晚餐邊跟留學生談天，說說笑笑，頂着肚子，天還是光的，真奇妙。

這次去歐洲，經驗跟以前很不同，或許因為長大了，不再只求玩樂，參觀博物館之後都會思考一下、記下一點東西。

Yee

如果通識不是必修必考……

穎，

終於返學了！

我們旅行回來後的兩個星期，愈接近九月返學的日子，你大呼小叫「我唔想返學！」就愈頻密。雖然如此，卻把剩餘暑期功課都乖乖做好，還完成不少額外的數學練習，好應付中四繁忙而深奧的課程，好一個乖孩子，老爸錫晒你！

高中的課程與初中有很大分別，單一目標就是中學文憑試，純考試導向的學習甚為要命，整個讀書人生，只能專注一件事，絕不容許作他想，其實是很痛苦的，姐姐也經歷過，你可以向她取經。老爸已有足夠心理準備，你大呼小叫的次數會更多，別無他法，只能面對現實吧！

文憑試其中一科必考的是通識，因為範圍大，浩如煙海，

難以準備，與其他科目有極大分別，不少老師和學生都罵聲不絕，甚至恨得牙癢癢，希望除之而後快，最好可以選修，不是必考，好讓大家都鬆一口氣。

穎，因為這個主張有市場，一些政客，日前組成了一個甚麼團體，指通識科太政治化，沒有必要成為文憑試必考科，即使一定要考，不要設必答題，讓考生有所選擇。

老爸不想猜測建議背後的政治動機，只想就事論事，用事實跟你討論這個問題。建議剛出，我問你們姐妹倆是否贊成，你的回應最快，說：如果不是必修必考，學生就不會關心時事。

年輕人畢竟比較了解年輕人的看法。學校自從引入了公民教育或通識科，自願也好強迫也罷，同學都開始關心周遭發生的時事新聞，老實說，他們不一定都有興趣，可能只是為了考試。

其實這又有甚麼問題呢？生活在一個地方，好政策希望保留，不好的提出意見加以改善，這是應有的公民態度，也是一種歸屬感。對政策贊成還是反對，前提都是必先了解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通識科必考必修，成為學生了解時事新聞的一種推動力。

通識科要做獨立專題研習，作為校本評核，計入考試分數。學生由訂題目、寫大綱，到蒐集資料、聯絡訪問、撰寫報告、口頭陳述，每個步驟，如果認真處理，都可以從中得到寶貴經驗，對將來讀大學，甚至工作，都終身受用。有不少意見認為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流弊，不等於要因噎廢食，把整個取消，可從評核程序或標準把漏洞堵塞，使評分更公平公正。

通識科必修必考，令學生更關心時事，六四燭光晚會、七一遊行、反國教科，甚至將來的佔中集會，這些社會大事，學生都名正言順，以學習為理由到場觀察，老師也會從旁指導，這是考試科目功課的一部份，家長也無法反對。如果通識不是必修必考，學生就不必關心，更毋須參與了，是不是這些原因，政客團體反對通識必修必考，令學生回復對時事政治冷漠的狀態？是否這樣，穎，你自己判斷吧！

老爸

Dad，

「如果不是必修必考，學生就不會關心時事。」雖然看似是晦氣說話，但我覺得自己說得沒錯。知道老師不會仔細核對的功課，同學們也不會認真做，沒錯吧？這就是同樣的道理嘛！

在這個社會裏，若沒有人去逼學生去留意那些我們本來毫無興趣卻跟我們息息相關的事，我們大部份都不會主動行動的。那不如先逼一逼我們，令我們對時事有多一點認識，令我們知道新聞大事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力，而不止是政客記者的事。或許我們便會減少對留意時事的抗拒。唉喲，通識科最低限度可以令我們對四周發生的事多一點了解吧。

取消必答題也不行，這樣學生們就不會怕考卷出了自己不熟悉的時聞，而留意不同類型的新聞了。

Wing

浪漫看書不為有用

怡，

時間過得真快，你已經是大學二年級學生。去年這個時候，你剛入學，開始了人生新階段，還有點渾渾噩噩，經過一年的觀察、思考和適應，對大學生活，應該有一番體會吧。

媒體報道大學新生的父母陪子女入宿和返學，還是不肯放手讓他們獨立成長，這老掉牙的問題，沒有新意，更無討論價值，這些父母連「愛他變成害他」的道理都不懂，再談只是浪費時間。

今天想跟你談的，是中大校長沈祖堯的一篇專訪，題目起得很搶眼球：《人生是應該浪漫的，做大學生是應該浪漫的》，這是校長對畢業同學說的一番話。

老爸把專訪看完，覺得很有意思，急不及待向你推薦。

那天凌晨，你還未睡，給我回電郵：「早就看了——其實是今天看了。很有意思，明天再仔細看一次吧。」

在電郵中，你還特意把訪問的部份內容寫出來：「那次演講我是希望說，你們進來大學了，不用再考公開試，應該用這段時間去開闊自己眼光，因為人生很多重要的發現，其實與你要考的書無關……」怡，是你聽過沈校長的這次演講，還是他這番說話，特別引起你的共鳴？

其實你早已經身體力行了，每星期從學校宿舍回家，都見你書不離手，盡是與本科無關的書。今個暑假旅行，你也帶了 Michael Sandel 的 *What money can't buy*，幾乎看完。讀些與本科與考試無關的書，是你們自小養成的習慣，小時候帶你們到圖書館，都借一大堆書，很雜，甚麼書都有，做完功課，看書就成為了你們最常的活動。沈校長說的統計數字：「大學四年，學生平均一年都沒有看一本書」，簡直匪夷所思，恐怕不會應用到你們身上。

有興趣與你討論的是，我們看書，是否需要特定目的？香港最暢銷的書，是教人投資和旅遊資訊，人們看書，都與他的工作、專業，或要考個甚麼牌有關。

讀投資的書是想發財致富，旅遊書就是想了解甚麼地方

吃喝玩樂血拼，為工作、專業、考牌而看書，目標都很明確，非常「實用」，不會浪費任何一刻寶貴時間。問題是，你和老爸都喜歡看「閒」書，除了是為了消閒，打發剩餘的時間，又有甚麼用呢？

其實老爸從沒想過也從不考慮這些問題，有興趣就看，是否與工作有關？是否有「用」？我不知道。作者窮一生精力寫成一本書，我們用不了多少時間就能吸收箇中的思想精華，有沒有「用」？不重要，只知道看書令我很滿足、很充實，這就夠了。

沈校長在外國讀博士，跟同學聊天，他們天文地理甚麼都懂，講法國大革命，校長歷史只讀到中三，完全忘了，搭不上嘴。

怡，我們今次旅行，參觀博物館古建築，聽導賞員講解歷史，不也是有同樣的感覺嗎？我們的知識層面實在太窄了，你同意嗎？

老爸

Dad，

沈校長的演說非常深刻，我還清楚記得一年前的開學禮，他說要「每個月讀一本書」，我便照做了，還記下看過甚麼。一年過去了，剛剛好，十二本。不過看得不夠雜，沒有科學也沒有歷史，還有很多因為催還而半途而廢的書，很可惜。

從前看書也有「香港人」的心態，總選些跟主修有關的書來看，覺得看完了，便可吸收裏面的知識，可以升 level。原來要過永遠「不浪費時間」的生活真的好累！

看些有關道德的書，讀些文學作品，衝擊思想，洗滌心靈，擴闊眼界，有機會跟人討論一下，便是看所謂閒書的作用吧！有時漫無目的地看書，不要計算「有用」或「冇用」，或許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我們的知識面實在太窄，都不喜歡看報紙的國際版。不過除了看書，還可以做甚麼？外國人除了比我們多看書，還比我們多做甚麼？

Yee

手機又壞了，怎麼辦？

穎，

這幾個月來，你又陷入一個糾纏不休的掙扎——買新手機還是不買新手機？

年多前買的第一部智能手機，不到一年，已出現大大小小的毛病，而且愈來愈致命。起初是 SD 卡無法讀取，後來開關又出現問題，後來有些程式無法運作，總之甚麼古靈精怪的情況都出現過。

你忍無可忍，向老爸求救，趁一年保用期還未過，我拿到原廠免費修理，整塊底板換了，以為一切就回復正常，從此可以相安無事。

手機程式和資料一下子全部消失，你又從來沒有預先備

份的習慣，好不容易裝好所有程式和資料，過了沒多久，老毛病又發作，你的手機，已先後弄壞了兩三張 SD 記憶卡，有些容量頗大的，絕不便宜。

如果手機真的全壞了，那就簡單，問題就出在這裏：電話仍可以打，WhatsApp 可以用，網可以繼續上，只是短訊無法接收（其實已經很少用了），電話有時自動關閉，不知何時會弄壞下一張 SD，沒甚麼，僅此而已，夠了吧。保用期已過了，修理費相信與買一部新的，相差不遠。

你買第一部智能電話時，我們也在專欄寫過，思前想後，久久無法決定。後來我和你約法三章，買一部不太貴的，可以負擔得起的，老爸出一半錢，你自己出一半。得來不易，你也答應會善待手機，不輕易丟失損壞，也不會隨便要求轉款，這算做到了。而且你也說過不會沉迷，長期做低頭族，這個你表現得認真麻麻，有徹底檢討的必要。

買這部手機的時候，因為你要出一半錢，要負擔得起，選擇了比較低階相對便宜的，正因如此，一些好玩但對手機性能要求較高的軟件，特別是遊戲，都無法運作。電子產品日新月異，天天新款，稍為過時的都用不了新軟件，你雖時

有抱怨，難得的是，你從來沒開口說要換手機。

我們有些朋友，幾個月就換一部手機，不是因為壞了，而是出了新款，性能更佳更好玩。他們說趁舊機還未過時，還值錢，可以 trade-in，買新機省回不少，所謂「省回不少」，其實要付出的也所費不菲。

頴，包括你在內，我們一家四口都是慳家，當然不會是追逐手機潮流的動物，新手機推出的新聞從來不是我們的話題，你雖然對潮流不會太陌生，但手機也不是你的關注點。

你每天捧着手機低頭的時間不少，以我們一家人來說，比例可說是最高的。手機時好時壞，相信已對你造成不少困擾。擺在眼前的問題是，跟着怎麼辦？

你會用儲起來的稿費買新手機嗎？還是這部手機壞得不能再用了才考慮買新的？不同的決定，你會考慮甚麼？

老爸

Dad，

其實，想再轉新手機，很早就想過了，只是沒跟你說。搞不好你又會叨嘮說，手機好好的怎麼又想轉了？

除了怕轉手機前，要像之前先向你們倆說服一大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又花掉一筆積蓄。

經過這次的經驗後，我確確實實地明白了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第一次買智能電話，只顧及到它的價錢，根本沒怎麼了解它的系統之類。真的沒想過它會帶來這些不便，甚至這麼快就壞了。

先前我略略查過不同的手機型號，不過，可能是我終於知道挑手機要考慮這麼多的因素吧，選手機已經變成一件不像之前那麼雀躍的事情了，還有就是煩。所以，我現在對換手機一事還是先置之不理啦，等現在的手機已到極不方便使用的程度才算吧。

Wing

大學生罰企管用嗎？

怡，

自從你們升上中學之後，對「罰企」這兩個字，已經相當陌生，很久沒有聽過，當然也是很久沒有做過了。記得你們還在幼兒園的時候，兩姐妹時有爭執，爭玩具爭食物爭寵，口講不過，有時會一時意氣，出手打人，又或把玩具擲在地上，惹得我們非常生氣。懲罰的方法，就是要你們罰企，多少歲就罰多少分鐘，妹妹比你少四歲，兩姐妹一齊罰，你總比妹妹多站四分鐘。

罰企的目的，是要你們用短短幾分鐘時間，反省你們的不當行為，以免再犯，有沒有效用，老實說，我們沒有多大把握。你們罰企，有時嘻皮笑臉，兩姐妹有講有笑，時間過得很容易，就知道效果不大。除了罰，當然還有獎，為了從

小培養你們生活的好習慣，媽咪製作了一個「笑哈哈」卡片獎賞制度，例如晚飯前做完功課、測驗成績好、幫手做家務等，都有「笑哈哈」，儲夠多少張，就可換獎品。罰企和「笑哈哈」，成了你們成長的深刻回憶，現在我們也會不時拿出來開玩笑，誰拿最多「笑哈哈」，誰被罰企的累積時間和次數創紀錄……

怡，這都是你們幼兒園，最多直至初小的情況，到高小已經幾乎管不住了，哪有這麼聽話，到中學更是不在話下了。讀報知道有大學要遲到的同學罰企，站在班房後面直至下課，一站幾小時，老爸一時反應不過來，不只大學生「小學雞化」，簡直是「幼兒園化」了。

仔細想想，又何必大驚小怪，這幾年大學開課，都有媒體報道新生由父母陪同返學放學、要外傭打掃執拾宿舍的奇聞怪事。然後又有大學搞家長日，向父母講解大學的情況。這些事情，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認為大學教育確確實實在倒退之中。

罰企更是聞所未聞。老爸讀大學，超過三十年的事了，我不是上足課的好學生，走堂更是家常便飯，其實大學生誰不走堂？開會晚了，早上無法起來，時間撞了我們認為重要

的活動，都是不上課的理由。如果太重要非上不可，也會小心開門放輕腳步，盡量不造成滋擾。

幾十年前的教授，比今天的教授處事高明得多。大學生都是成年人，選擇做甚麼不做甚麼，應該有自主權，同時要承擔後果。遲到確實不是好習慣，也令人討厭，有些教授在上堂後五到十分鐘就把房門鎖上，遲到不准進入，以免影響上課。如果學生認為有比上課更要緊的事情，選擇走堂，教授對自己的課夠自信的話，何必緊張，領略不到我的絕學，是學生的損失。何況，要學習，上課只是其中一種形式而已。

怡，我不是在鼓勵你走堂不上課，況且，你真的走堂了，我也不會知道。

老爸

Dear Dad，

小時候上課，自由度不算高。小學時代，我在堂上扮火車聲，好了，罰企（那時我靜靜地朗讀中文課文，裏面描述火車開走了，便忍不住跟着「嗚嗚！」起來）。駁嘴？再加碼。罰的目的是威嚇：課堂上大叫會受罰，看你下次還敢不敢再犯。

做大學生，首要是學會獨立自主，做任何決定都要承受後果：遲到便少聽教授幾句話，對那課的認識少一點。把大學生當作小學雞看待，遲到要罰企，重施故技，不但對大學生不管用，還變相鼓勵他們不承擔後果。因為遲到，後果僅是罰企而已。

我是現代大學生之中的老土精。我不喜歡走堂，我不喜歡漫無目的地走堂，因為每一堂總有它可愛的地方。所以我不會走堂去吃早餐、走堂去睡覺。甚麼時候走堂？開會、搞活動，或者走堂去旁聽一些更有趣的課，這些都是很不錯的理由。XD

Yee

我又不是天才

穎，

開學不經不覺已經一個月，老爸觀察到，你好像仍然不很適應。逍遙自在、吱吱喳喳不見了，代替的是經常繃緊的臉，有時整個晚上一言不發，像有很多事情還未解決似的。

穎，老爸當然明白，升上高中，課程艱深了，功課多了，有趣的課外活動逐漸減少，返學愈來愈枯燥，所學的一切，都以考試為目標，然後連續三年，課程一年比一年深，整個人進入緊張的備戰狀態，直至中學文憑試考完了，才能夠放鬆下來。這樣的生活，還有三年呀，怎樣過？想起都令人害怕。

初中課程偏向背誦，只要勤力讀書，記性好一點，成績可以相當不錯。升上高中，教和學的方法都不同了，不是所

有的內容老師都會硬塞給你，要主動學習，也不能單靠死記硬背，要自己思考，考題也不是那麼直接，有時要拐一個大彎才能明白，腦筋再拐幾個彎才能回答。更有些科目，對你來說是全新的，是陌生的，更難學習，更難適應。

一時之間，你會覺得科科都很深，科科老師都教不明白，都不想讀了。尤其艱深難明的新科目，開學只一個月，你就開始想，這麼難，不如 drop 掉算了。高中已經選了科，但還可以有這樣的選擇。

穎，這種艱難的掙扎，老爸都經歷過，不是高中，而是小六升上中一已經要面對。我們那個年代，小學全用中文授課，英文程度很低，但老爸升讀的卻是英文中學。課本內容全部是英文，老師因為要適應我們的程度，半中半英授課，但課文還是很難明，理科的內容不算太深，還可以應付，但文科的，例如歷史地理，人名地名，發音困難，讀都不知道怎樣讀，一個名詞十多個字母，想死記，一點都不容易。

經過了幾次測驗和考試，都不及格，即使勉強過關，分數也很低，學習當然沒有甚麼動力，整個學期，都在半放棄狀態，更興起一個念頭：不讀書，出來工作算了。老爸忘了當時有沒有法例禁止童工，即使有，讀完小學出來工作幫補

家計的大有人在，如果老爸沒有堅持下去，可能已經當上工廠工人了。這種掙扎的狀態持續了差不多一整年，升上中二，稍為適應。但英文仍然艱深，歷史依然難讀，測驗考試成績繼續低分，但知道捱多兩年，升上高中，就可以擺脫這些科目，應付過去就算了。

諷刺的是，老爸當年最討厭的歷史，今天我竟然產生了濃厚興趣，買了不少中外歷史書，希望做有系統的研究。

穎，開學只一個月，出現適應問題是必然的，不要這麼快決定讀甚麼不讀甚麼，給自己多一點時間，沉着應付，冷靜分析，不要這麼快就下結論，說不定經過這痛苦的適應期，你會找出竅門。老爸明白香港的教育制度和課程內容都極不理想，這樣的考試也很令人沮喪，在未改好之前，別無他法，唯有面對。

有問題，找老爸，嫌我煩，過來人的家姐會樂意幫你。

老爸

Dad，

放完一個悠長的暑假，真的萬萬沒想過，一回校，面對的課就深了這麼多。中三上課輕輕鬆鬆，可是現在上某些課，不止要專心，一邊聽課還要一邊不停地努力消化，有時候連覺得眼瞓也不敢。突然有些不明白，就馬上打亂了我的思緒。

一開始的時候，當然被這樣意想不到的情況嚇得有些驚惶失措。後來知道，原來其他同學也有遇到同樣情況，頓時安心了很多。現在已開了學差不多一個月了，對課程不明白的地方仍是有的，但已再不會大驚小怪了，我又不是天才，不明白就問嘛，有甚麼大不了的？

說說我班吧，開學初，大家上課真的都是零反應，靜得令人無奈，大概都把老師嚇倒了？但幸好現在情況已大有改善了！:D

Wing

不要浪費你的天份

怡，

老爸在大學做完整天的工作坊，媽咪也教完書，我們約好結伴回家。校園路上，看見不少海報，貼在校巴站欄杆燈柱上，都是講座活動、傾莊或學會招收會員之類的宣傳。其中一張特別搶眼，黃底黑字，一隻黑色行山鞋，縫上白線，繫着黃色鞋帶，佔了海報幾乎一半位置，覺得很眼熟，老爸和媽咪相視而笑，我拿出手機，把海報拍了下來。

回到家，媽咪要我把相片拿給妹妹看，妹妹以非常肯定的語氣說：這是家姐的風格，肯定是家姐畫的。我用 WhatsApp 傳給你，這樣問：「喺中大，見到呢張嘢，有啲熟面口，邊個畫嘅呢？」你很快回應：「我囉！」不出所料，寶貝女兒畫的東西，老爸一眼就看出來。媽咪還取笑我，拿

手機拍攝海報的模樣，活像個小粉絲。我沒有看見自己的臉，不知有沒有笑得甜絲絲？

說來奇怪，老爸和媽咪都沒有丁點體育天份，也沒有藝術細胞，但你兩樣都有，而且發揮得不錯。妹妹的運動表現不及你，但繪畫設計，卻有才華，間中會有驚喜之作。老爸相信，人人都有潛藏的天份，重要的是有沒有被發掘出來。

姐妹倆自小愛塗鴉，幼兒園已經開始參加畫班，部份充滿童真的畫作，到今天仍然留着。畫班的導師老是說你不夠放，畫得比較拘謹，我們也看不出所以然。後來升上高中，功課多了，學畫也停了下來。

平日，你有「畫公仔」的嗜好，你有一本本畫簿，閒時會畫各式各樣的造型，得意有趣。但你只懂畫男生，常被我們取笑，女孩子呢，就是在男生的頭加一條或兩條辮子而已。

怡，小學開始你愛上足球，參加了校隊，更對《足球小將》這齣動畫百看不厭，今天愛看球賽的嗜好，應該是小學養成的。你還親手繪畫《足球小將》漫畫，有情節，有對白，更有分鏡，還填上顏色，畫得很稚氣，但很傳神，這疊漫畫，你要好好保存，老爸有個心願，為你的畫作出本書，好留個紀念，當然，有沒有人肯出，是後話。

書未必真的能夠出版，但畫早已經印了。老爸每年的專欄結集，都輪流由你們兩姐妹的畫做封面，有沒有吸引力、會不會因此而多了人買，老爸就不知道了。

不少人說，父母都會認為，自己的子女是天下間最好的，老爸當然也沒有例外。怡，我總覺得，你對繪畫是有天份的，但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小學的時候你喜歡畫公仔，到中學可能有機會佈置班房壁報之類，到大學，因為本科與藝術創作沒有多大關係，最多是幫手設計宣傳海報，老爸認為，你的藝術才能，即使不算完全埋沒，也未能好好發揮。

怡，如果仍然喜歡繪畫，不要浪費你的天份，繼續鑽研，繼續練習，提升到新的境界。成為事業的一部份也好，成為業餘愛好也好，將來才算，趁今天還有興趣，好好努力吧。

老爸

Dad，

你說得沒錯，在父母眼中，子女永遠是最好的。那是一張普通不過的海報，為求突出，用最搶眼的顏色、最簡單的圖案，想不到竟然可以吸引你們的目光，還被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哈哈。

我喜歡畫畫，最鍾情「畫公仔」，不愛水彩畫、油畫，討厭素描。妹妹基本功好，所以一直炫耀自己的美術功課有多高分。

我覺得，「畫公仔」可以天馬行空，不用顧比例，不用理會調色，悶了，就拿桌上的廢紙亂畫，沒有壓力，不需預備顏料畫紙，太高興了，太自由了。我不會說「男仔加條辮變女仔」是藝術天份，那只是我的興趣，能夠把以前的畫作做封面已十分幸運，現在有機會替學會畫畫海報，又有甚麼可惜的呢？

我記得，以前空閒得可以畫漫畫、寫兒童故事、再加插圖，過一個舒適的下午。

啊！何時可以再過這樣的生活呢？

Yee

「死亡離我這麼近」

親，

那個周末的黃昏，我們都在家裏各有各忙。你看完同學傳給你的 WhatsApp，突然激動起來，聲音哽咽，雙眼通紅。我在房裏寫稿，隱約聽到你說，有老師突然急病過世了。你打了幾通電話，問清楚同學，雖然不願相信，但還是證實了這個不幸的消息。

你哭着，斷斷續續的向我們講述這位老師，雖然她沒有教過你，但與你有重要的關係，對她印象很深刻。我與老師也有一面之緣，在學校交談了一陣子，覺得她很爽朗，很有親切感。

你說，同學們都很喜歡這位英文老師，她每學期會寫一封信給全班同學，教書方法很好，很受歡迎。學年開始，宣

佈這位老師是哪年級哪班的班主任，同學們都會發出歡呼，感到十分幸運。老師的離世，可以想像，對學校，對同學，特別曾經受教的同學，打擊都很大。

穎，經過了學校假期，你回校上課，老爸特別關心你的情緒。你說，每班都有班主任課，向同學講述老師過世的情況，又決定了舉行追思會的日期。那天回家，你一五一十講了學校的情況。

老師曾教過家姐，對老師突然離世，當然難過傷心，但家姐一言不發，關上房門，久久不出來。而你，又哭又說個不停，要把所有哀傷情緒都傾倒出來，你這樣形容跟家姐面對哀傷的顯著分別：「我同家姐好唔同，如果我好似家姐咁，一定會鬱死。」

每人表達情緒的方法都不盡相同，有人外露，有人內斂，不能說誰比誰更好。人總有情緒的變化，悲傷、憤怒、快樂、憂愁……老爸認為，不管用甚麼方法，用說話、文字、面書、WhatsApp……都應該表達出來，不應鬱在心裏，對身心都比較健康。那天，你突然問媽咪：「像我這樣的年齡，有沒有遇過，距離這麼近的死亡？」媽咪向我轉述了你的問題，令老爸陷入了深思。

我常跟媽咪說，我們舊同學見面的場合，隨着年齡會有所變化。年輕時是同學結婚，後來是孩子滿月，然後是子女婚嫁，到今天，可能是探病，也有可能是同學的喪禮。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我們都已一把年紀，發生甚麼事情，一點都不會意外。穎，你只有十五歲，跟你談死亡，太早了，也太沉重。

無論是意外、是疾病，成年人常慨嘆生命無常，所謂無常，好像沒有常規，也難以預測。但如果明白，無常就是常態，就是必然，遇到無常，就比較容易承受。穎，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些都深奧難明，但遇到突如其來，又這麼接近的死亡，或多或少會悟出一點道理。

人雖然離開了，但不代表消失。老師可能已經化作一滴水、一朵雲、一縷煙，或許會變成一隻鳥，但她仍然看顧着你們，看着你們有煩惱又有歡笑，看着你們失敗又敢於嘗試，看着你們跌跌蹅蹅又站起來。看着你們成長。她雖然再不能親口指導你們，你們可繼續以她作為學習的榜樣。

老爸

Dad，

說真的，這是頭一次我面對我認識、跟她聊過的人的離世。那一刻實在太震驚了，基本上我是因嚇倒而哭的。

原來再好的人也會走。死亡在所有人身上也會發生，可是這看似正常不過的事真的發生時，會是令人覺得一件多麼難以置信的事。

雖然有無數人說過我和家姐長得很像，甚至有人問我媽我們是雙胞胎嗎？但其實我跟家姐實在太太太不同了。

她永遠對任何大小事守口如瓶，不到十年八載也不會提起，所以看來她的秘密不少噢。像是在前幾篇她寫道在課堂上扮火車聲而要罰站一事，我這個妹妹都是那天看報才知道的，真令人無語啊。

我呢，原先假裝着對人不瞅不睬，可到最後還是忍不住嘩啦嘩啦地把所有東西說出來，還真失敗啊，哈哈。

Wing

山城讀書人

怡，

大學開課沒兩個月，你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一刻停下來。周五晚回家，樣子還未看得清楚，周六大清早，你就背着沉甸甸的背囊，登山遠足，有時一去就連續兩晚，回家倒頭便睡，沒說幾句話，第二朝一大早，就回校上課。

你曬得又紅又黑，一身疲態，累得連話都不想說，老爸當然心痛。怡，你搞活動盡責投入，是承擔工作應有的態度，老爸很是欣慰。做事，盡力而為當然重要，但也要量力而為，注意身體。

除了遠足行山這類動態活動，老爸知道，你還參加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靜態活動，就是一年一度，在秋高氣爽下舉行的書節。

你向來不會透露太多學校活動的詳情，多問一句，也會擺出一副厭煩的模樣，我們也很識趣的不過份打聽，只待你偶然說了片言隻語，老爸才知道你參加了這個活動，但當甚麼角色，你不說，我們當然無法知道了。

書節的歷史不長，今年是第二屆，很受同學歡迎，也開始引起傳媒注視。這個活動，實在太有意思了。先有人捐出藏書，他們可以是學者教授、教職員，可以是校友，甚至是學生。整理好贈書，書節的第一天，同學可去打書釘，但只可看，第二天才可把心頭好拿走，每人只限五本，而且完全免費。

這個活動的意義，不只是讓教授校友可以清理舊書，也不只是循環再用不要浪費那麼簡單，老爸認為，這是一種承傳，學問的承傳，態度的承傳，也是價值的承傳。

老爸讀大學的時候，哪有你這麼幸福，從來沒有這種讀書贈書的活動。隔一段時間，偶爾會有二樓書局在大學舉辦書籍展銷，賣的都是文學歷史哲學的書籍，老爸是理科生，這些在中學接觸不到的學問，令我開了眼界。每逢書展，都站在書攤前看個夠，賴着不走，沒多少零用錢可花，把喜愛的好書買下來，幾乎絕無僅有。

難得，當然極為珍惜，不只會把書看完，有時還會看第二遍，把精句重點畫下，在旁邊寫上心得。當年的啟蒙書籍，老爸珍而重之，少部份至今仍留下來。贈書的教授校友，當然有的買了書看了頭幾頁，覺得乏味束諸高閣，但也有不少認真的讀書人，捐出書籍，不但是送出一本書，還包括他們累積多年的讀書心得。師弟妹拿着一本寫滿眉批的經典，把前輩的學問、態度和價值都承傳下來，是多麼美好的事。

書香飄逸，書節裏上千同學排隊看書，確實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怡，今屆書節，很羨慕你能參與其中。由於事忙，無暇整理舊書，只捐了一小批，算是我對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一點小小的貢獻。

老爸

Dad，

大學二年級很忙，待在家裏不夠一天又要走了，我這個「竊家」的實在有點不習慣。不過能夠參與像書節如此有意思的活動，每天過得充實，能夠深夜躺在牀上回顧美好的一天，也是值得的。

今年書節的主題是「山城讀書人」，意味着學校裏每一

個人都能讀書，每個讀書人都會有他的故事。書節除了是承傳書本、承傳價值，還讓讀書人講自己的故事，因為就算面對同一本書，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勾起不同的回憶、想起不同的經歷。當大家聚在一起，在柔和的燈光下為愛書而看書，這將會是一幅很美麗的圖畫，我們放下寫論文、溫測驗的擔子，分享看書的樂趣。

書節不只是讀書，我們還組織了「快閃活動」宣傳書節：每人在同一地方看書，即興讀內文，完結後離去，像街頭表演，像行為藝術。我們還因製造道具太晚，差點被困於大廈裏面！

我不擅長於靜態活動，但我為此書節感到興奮，因為是大家一手一腳做出來的。

Yee

怕你們愈走愈艱難

穎，

近日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論，關心時事的你，不知能否明白。

免費電視是甚麼回事？對你來說，可能相當陌生。我們平日很少看免費電視，家裏的電視機，一向調至收費電視頻道，打開電視，不是新聞台，就是 Travel and Living（旅遊生活頻道），又或你最喜歡的韓流節目。

坊間流行的電視劇，一向與我們絕緣，即使是《天與地》這齣神劇，人們討論得熱烘烘，怕脱節，播完之後才上網追看。有不少人們戲稱的「師奶劇」，流行後成了同學之間的話題，你按捺不住才看最後一集大結局。

穎，我們不看免費電視已有十多年。不喜歡看，因為節

目水平差，劇情、演技、手法，沒有最低，只有更低，連新聞節目也沒有例外。老爸常笑說，這些節目只會愈看愈蠢，避之則吉，不看也罷。

穎，一切都不是必然的。收費電視月費不菲，我們家裏的每月要三百多元，對香港普羅家庭來說，是一筆不低的負擔。不少打工仔女，放工回家，累得要命，甚麼也不想做，只想攤在沙發上，不用動腦筋，享用免費娛樂，但別無選擇，唯有忍受水平愈來愈低的免費電視。

一台獨大，沒有競爭，播甚麼都有人看，重複老土犯駁的電視劇，依然收視爆燈，雞汁主持人不停傻笑的飲食節目，一再「添食」。

現狀有沒有希望改變呢？發出新電視牌照的政策，已經拖了三年，終於公佈結果，投資了最多資金，聘請了最多台前幕後藝員職員，拍了最多劇集和節目，在網上試播贏得最多口碑和讚賞，準備得最充足的電視台，竟然名落孫山，原本答應了的三個牌照，以「循序漸進」為名，只發出兩個，怎不令市民嘩然，群起上街抗議？

先撇開複雜難明的背後政治問題不談，政府這種做法，違反常理和常識，道理不少人都說過了。準備得最好，表現

得最佳，最後落敗，但沒有任何人告訴他是甚麼原因？有甚麼客觀標準？究竟得分多少？甚麼地方技不如人？官員解說，都是一大堆含糊其辭、前後矛盾、愈描愈黑、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怎能令人心服口服？

今次電視風雲，向香港人作了一次非常惡劣的示範：準備充足做得最好的，原來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香港一直崇尚的公平、公開、公正的遊戲規則，原來早已如棄敝屣；解釋政策，原來可這麼強詞奪理，以為有權力在手，就可橫行無忌；不但是選特首，我們連選擇電視節目的權利都被剝奪……老爸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憤怒了，因為香港已不是過去的香港，已經變得愈來愈陌生，愈來愈令人害怕。

穎，老爸擔心的，是你們的將來。仗打過了，但改變不了甚麼。更遺憾的是，我們這代人留下來的，不是更良好的制度，不是更美好的願景，我有愧於心，怕你們的將來愈走愈艱難。

老爸

Dad，

正如你所說，免費電視我都不怎麼看，同學在討論劇情時，我都只有陪笑的份。

近來一個關於法庭的劇集被取笑，因為劇情錯漏百出，與真實法庭的情況大相逕庭。有些人或許認為只是電視劇罷了，何必這麼認真。可是我認為傳媒在香港的影響力很大，特別是那些大眾一般不太了解的職業專業等，劇本需接近現實，才能減少觀眾誤解的機會。我覺得如果政府肯發多個電視牌，電視台的競爭大了，節目質素便可提升，便可以避免因劇情謬誤而淪為笑柄。

有競爭才容易有進步，不是嗎？發個電視牌，就能讓市民有機會看多一點不同的節目，不是很好嗎？電視是市民大眾看的，為甚麼要怕不怎麼受我們歡迎的電視台被淘汰掉呢？我的邏輯就是這樣而已。

Wing

是時候闖闖外國了

怡，

老爸有不少好同學，中學畢業後到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繼續學業。也有為數甚多的大學同學，畢業後到英美深造，有些留在彼邦繼續科學研究，也有回流香港，入了大學教書。同學都有相當高的成就，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着卓越的貢獻。

他們離開香港後，老爸與這些同學好一段時間都保持聯絡。那時沒有電郵，沒有面書，當然也沒有智能手機和WhatsApp，靠的是書信往來，一個一個字寫在信紙上。我們都是窮學生，只在郵政局買最便宜的郵柬，信紙本身就是一個打開的信封，寫完信，按指示摺好，封好邊，就可以寄出。聯絡了幾年，音信斷了，他們的回信，我到今天仍留着。

我從同學的信中，了解他們的留學生活，說來奇怪，老爸從來沒打算要出國讀書，不但沒有渴望，甚至連想都沒想過。回想起來，可能家庭無法負擔，更大的可能，是我的性格比較保守，缺乏冒險精神，沒有闖蕩天下的勇氣，既然已經順利進入大學，讀到畢業，又不愁找不到工作。做編輯記者入息微薄，但這是我喜愛的職業，在不同機構轉來轉去，但不願離開舒適區，沒有走出傳媒，一做便三十年。

怡，你跟我們一樣，沒有多大周折，很順利進入了本地大學。我們都很安慰，一來學費負擔不重，二來你也讀得很開心很滿足，如果沒有多大變化，你會一直讀到畢業。畢業後會否出國深造，那是後話了。

這個暑假我們去了一趟英國和北歐長途旅行，三個星期，匆匆走了五個國家，走馬看花，無法對他們的風俗人情歷史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但確是開了眼界長了見識。我對國際新聞有濃厚興趣，但只限於資料上，了解得很片面很皮毛。旅行期間，老爸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們可以比較長時間留在那裏讀書工作生活，短則六個月，長則一年，對這些國家有更深入的了解，肯定別有一番體會。

老爸和媽咪都要「搵食」，相信這個願望，要到真正退

休才可實現。但你的四年大學如何度過，還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例如當個交換生，嘗試在外國大學過一年半載沒有很大壓力的留學生活，交一些外國朋友，學學外語，深入認識人家的歷史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聽起來也很不錯吧！

怡，你對交換生的想法似乎也很感興趣，但你這個很「黐家」的大女孩，不願離家太久，不想走出舒適區。但你必須知道，留學生活如果太短，跟旅行差不多，不會有太深入的體會，也浪費了一番心力和時間，我認為最理想的是一整年。老爸也捨不得，想你，肯定比你想家更甚，但現代通信和交通這麼發達，你不嫌煩，我們天天視像見面也可以。大個女，係時候振翅高飛了。

老爸

Dad，

交換生，聽起來非常刺激、好玩。到外國待上一個學期、甚至一年，不再以遊客的身份看世界，讓自己變成文化一部份，天天跟當地人生活、吃當地的食物、說當地的語言，念一些香港沒有的課，隨便到周圍的國家旅遊，這些機會不是常有的。

大個女，誰不想證明自己能振翅高飛呢？雖然心裏充滿期待，但誰想離開舒適區呢？對一個住在宿舍、上學帶着一點不捨、一到星期五便雀躍萬分的人來說，實在不容易。我愛我的牀，我愛星期日自己煮飯，我愛一家人周末看很舊很舊的電影。

有時候，我覺得選擇很煩：我要去哪個地方呢？要去多久？要念甚麼？好像做錯了某個選擇，便會後悔好一陣子。至今我的生活的確頗順利，但愈順利，便愈不想面對挫折和困難，又愈怕遇見它。

我知道的，人總不能只做喜歡、自己覺得舒服的事。讓我好好想一想吧！

Yee

盡情享受戲劇吧

穎，

那天，老爸做完電台節目回家，你急不及待的喜孜孜告訴我，學校的 Drama Club 收了你做會員。前幾天的星期日，你還一臉緊張又焦慮的說，正趕寫一個小劇本，與不太熟的同學做對手戲，沒有時間綵排，效果一定不理想，如果表現不好，戲劇學會便將你拒諸門外。

老爸一時反應不過來，現在讀中學真嚴格啊，連參加一個課外活動的興趣班，也要即場考試，及格才可以過關。你向來話多，說了一大堆甚麼你懂得做手工繪畫設計也不錯，也適合做後台的其他工作，老爸不大用心留神，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見你很快樂的樣子，沒有再追問下去。

老爸向來覺得香港學生，既怕醜又木訥，詞彙貧乏又不

懂表達，其實這是香港人的通病，只要看看記者做的街頭訪問，就知道香港人說話真的很悶，也經常詞不達意，比其他國家，甚至比台灣和大陸的同胞遜色得多。

我歸咎香港的基礎教育，無論小學還是中學，都不太鼓勵學生多說話。老爸就是個典型受害者，經常因為多嘴而受罰。敢於說話會受到懲罰，我們的那個年代，更沒有演講和戲劇訓練，在正式公開場合說話的機會不多，不少同學一開口，都臉紅耳赤，結結巴巴，久久說不出話來。

穎，你也知道，家姐念小學時，曾經參加過整年的莎士比亞戲劇訓練班，密集排練，演出前的暑假，更由天光排練到天黑。家姐性格害羞，不敢在陌生人前說話，戲劇訓練使她練大了膽子，公開演出似模似樣。你那時還小，可能早已忘了，家姐在一個大型商場與同學一起做宣傳，短劇演得淡定得體，在家裏看莎劇電影，家姐連對白也背得出來。

戲劇教育的好處實在太多了，加強表達能力，練膽子，但老爸認為這些都不是主要目的。戲劇是文學，是藝術，也是歷史，無論劇本是原創還是改編，都脫離不了時代的思想和精神，要觀眾看得明白，引起共鳴，然後深受感動，都需要相當功力。

戲劇元素，除了劇本和演出，也包括舞台設計、燈光效果、服裝道具。戲劇不是個體創作，要講究編、導、演的合作精神，有堅持也要妥協，追求完美也要互相遷就，當然會有痛苦，也有快樂和滿足。要嘗過箇中滋味，才能真正體會。

穎，更重要的是，一齣戲劇，主要角色，最多可能那三幾個，但要成功，所有參與者，無論台前幕後都功不可沒，缺一不可。記得我們在倫敦看過的《孤星淚》音樂劇吧，主角的演出固然精彩，但各人渾身解數的群戲更是精彩絕倫，如魔術般的舞台變化萬千，也令人嘆為觀止。

一齣戲，無論是哪個崗位，份量都同樣重要。中四功課繁重了，公開試也步步接近，趁還有空間和時間，盡情享受你的戲劇活動吧。

老爸

Dad，

決定交報名表前真的掙扎了很久。因為我從來都不像是一個做 drama 或者對 drama 有興趣的人。因為被這個無形的框框牽制着，又怕別人對我的決定怎樣看，所以一直很猶疑不決。最後是抱着「試試也不會怎樣」的心態決定參加

casting 的。就在截止那一天我不讓自己繼續猶疑，把心一橫，把報名表投進收集箱。

對了，其實最後我放棄了寫那個劇本，因為根本沒這麼多空餘的時間，哈哈。我告訴自己即興時的反應才會最真實的。

記得被通知入選的那時候我真的高興得大叫，真感恩我並沒有放棄到 casting 的機會。

我常常羨慕別人能參加許多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可是與其羨慕別人，不如自己去爭取，別等機會流走了才後悔為何自己當時就提不起去嘗試的勇氣。

真高興我成了 Drama Club 一分子啊。:D

Wing

甘心移民嗎？我動搖了！

怡，

十六年前的九七，對你來說可能已經忘了，你只有三歲，不懂事，無憂無慮。

那是香港歷史的大日子，經歷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香港終於回歸，本來值得慶賀；但在這天來臨前，尤其「八九六四」之後，香港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移民潮，老爸不少朋友同學，都在那些日子陸續離開。他們都害怕前景不明，擔心回歸後中國大陸的一套管治手法搬來香港，尤其有小朋友的家庭，為了下一代的前途，都忍痛離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

回歸後幾年，香港局勢穩定，似乎甚麼都沒有發生，不少移民的朋友有些不適應彼邦的生活，未能落地生根，又回

到他們熟悉的香港。只相隔幾年，連續兩次連根拔起，無論是經濟損失還是心理折騰，都是非常痛苦的經歷。他們回來了，慢慢地又重新建立了事業，投入自己的工作。想不到的是，十年八載後，不少人又要面臨人生最艱難的抉擇，是不是要再來一次連根拔起？

怡，有人說華人是逃的民族，逃戰禍、逃饑荒、逃瘟疫，有任何風吹草動，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走，從來不會想辦法，把居住的土地變成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這種批評，或許很準確地說中了華人的民族性，但也道出了我們的痛苦與無奈。兩岸三地，除了已經民主化的台灣，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人民都無法從制度上掌握自己的命運。

怡，每天打開報紙，讀到的消息都叫人氣餒。官員的水平、荒謬的政策，連免費電視發牌都這樣胡搞，政制民主將到底如何，可想而知。每宗新聞，都令人失望與心寒。老爸是新聞人，了解的知道的都比別人多，香港倒退速度之快之急，令飽歷風浪的香港人措手不及。

回歸十六年，移民又成為親戚朋友聚會飯桌上的熱門話題。開始時，可能輕描淡寫，只談及哪個城市最適宜居住，

哪個是退休的最好地方。但當香港的情況變得愈來愈糟糕，移民的想法開始認真起來，有人屬意美加紐澳，這是他們曾經到過而且熟悉的地方，留着不少往事和回憶。有人嚮往台灣，同文同種，更易適應，是年輕一輩尋夢追夢的好地方。

無論九七年前，還是回歸後這十多年，老爸從未有一刻想過要移民。香港由落後漁村變成國際知名大都會，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傾注了多少感情和付出，投入了多少精力和時間，流過多少眼淚和汗水，今天，我們被迫拱手相讓，要離開這生於斯長於斯，與我們共同成長的家，甘心嗎？捨得嗎？

怡，未曾有過一閃念要移民的老爸，也開始動搖了。我要問的是，這樣下去，香港是不是一塊還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特別是想起了你們的將來，我們應該何去何從，想聽聽你的意見。

老爸

Dad，

我不想移民。

你的經歷比我豐富，看見香港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產生了移民的念頭，總之離開香港就好。雖然我會逃避做功課，總把最難的放在最後一刻才做，但我不希望逃避香港，我希望生活在香港。

生活了十九年，電視發牌、地產霸權、發展大過天的新聞固然令人傷心，但正因為我在香港長大，喜歡香港人、事、物，懷念在香港的童年回憶，我們應該做的是讓我們所愛的地方變得更美好，而不是放棄它、逃避它。

說起來很易，做起來很難。當爭取多年民主不成功，特首一個比一個差，當我們不能改變甚麼，何不移民到另一地方，享受生活算了？因我們還關心香港，還當作香港是家，還會為香港前途擔憂。所以留下來，似乎是較負責任的表現。從來沒想過移民的問題，這是我即時想到的回應。你怎麼看？

Yee

老爸不懂考通識

穎，

通識科這個題目寫過了。開學不久，有政客指通識科太多政治議題，主張取消必讀必考，你表示過反對意見。

上星期，升高中後第一次通識測驗，你一臉疑惑的問我通識可以怎樣讀？又問家姐，測通識要注意甚麼？

穎，首先恭喜你有一位很好的通識老師。通識科內容浩如煙海，難以駕馭，一位好老師，能大大提高學習的動力，你們確實非常幸運。

家姐是中學文憑試第一屆白老鼠，通識必修必考也是史無前例。家姐不止一次找我討論通識題目，不夠兩句，她就不耐煩說：「老爸，你都唔識考試！」

老爸必須承認，幾十年前的考試技巧已經過時，尤其不

懂考通識。老爸是新聞人，對不少新聞事件、公共政策的前因後果都很熟悉，在很短時間內，就能把來龍去脈，總結出個頭緒來，但這不表示老爸懂得考通識，硬要考的話，分數也必然很低。通識科要求正反意見和所謂駁論，這種考試，老爸是難以掌握的，如何考得好得到高分數，老爸不懂，留待老師傳授給你好了。

老爸做了新聞工作三十年，沒錯，不少事情都不會是黑白分明的，中間存在很多灰色地帶。但如果你以為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那你就錯了，因為有些核心原則和基本價值，是非黑白是很清楚的，根本沒有所謂灰色，如果將所有問題，都要像通識科一樣，要求正反駁論，事情就變得很虛無和很荒謬了。

甚麼是核心原則和基本價值呢？發生在廣東的小悅悅事件，相信你還記得吧。小悅悅被車撞倒重傷，十八名路人行過，視而不見，拒絕施以援手，直至第十九名路人清潔工陳賢妹見狀，才救起小悅悅，可惜傷勢過重，終告不治。這宗轟動一時的案件，涉及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和人權觀，除指摘那種喪心病狂、埋沒良心的人外，沒有甚麼可為他們正反駁論的。

人權、自由、民主、法治，這些最基本的問題，老爸認為，都是難以妥協的。聽過有關普選的爭論，有人提出普選要循序漸進，他們指出，美國婦女要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才有投票權，黑人要到六十年代通過民權法案，才達至法律上的平等。他們說，美國立國近二百年，才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即使被公認為最民主的美國，普選制度都有一個演化過程，香港不能急。

這種論點，我只能視之為歪理，連反駁都浪費時間。但通識科的要求，要將這些歪理作為正反駁論的論據，如果真是這樣，老爸寧願拒絕作答，不拿那些分數好了。

必修必考的通識，讓學生關心社會了解時事，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懂正反駁論的答題技巧，而迴避了最基本的原則和價值，學習的意義究竟在哪裏？穎，你同意嗎？

老爸

Dad，

不同意。

第一、我想出卷者應該懂得黑白灰之分，哪些問題該變作考題，哪些不應該。就譬如你提到的小悅悅事件，我相信考題就不會荒謬得這樣問——見死不救的十八個人有否違反良知？若果考題是有關小悅悅事件的話，我想考的應該是要我們分析這麼多人對慘劇視而不見的原因才對吧！

第二、所謂「正反駁論」是希望我們在擁有自己的立場同時，亦能對別人的立場和其原因有所認識。因為我們不能只顧自己，社會上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我們應該嘗試去了解，無論我們認為對方的看法有多麼的荒謬。再者，「正反駁論」就是讓我們有機會去反駁我們認為的歪理。

所以「正反駁論」根本不會令我們迴避了最基本的原則和價值。

拒絕作答？若那時你是在考 DSE 的考生，你真的能這麼瀟灑嗎？ :P

Wing

大學別淪為職業訓練所

怡，

那個晚上，我們在邵逸夫堂一起看中大五十周年話劇《教授》，老爸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中大邵逸夫堂，我和媽咪念大學時已建成了，應該有超過三十年歷史。大學時代在這裏看過話劇、出席過一兩次月會名人講座之類的活動。畢業三十年，雖經常出入中大，但沒有再進入邵逸夫堂。

這齣話劇，本來是我們一家人看的，因為買不到相連的票，媽咪坐在我們後面，你和老爸坐在一起，邊看邊笑邊嘆息邊陷入沉思。自你入讀大學，我們見面的時間少了，很久沒有跟你有這麼接近的感覺。我們既是父女也是校友，傳承，對我們有雙重意義。

《教授》這齣話劇，為中大五十年而演，在外面演出過十二場，場場爆滿，一票難求。中大這一場，特別為校友和師生而設，票也是一早就賣光了。為何有這麼大的吸引力，不置身其中，無法真正感受得到。

《教授》演出時，劇評和專訪很多，不少內容都報道過，不在這裏重複。劇裏面有不少笑話，屬於你們的時代，老爸都聽不懂，甚麼「豆腐火腩飯，男人的浪漫」，當全場學生哄堂大笑時，我們這些老餅，只有陪笑的份兒。

這齣話劇探討的問題卻是很嚴肅的：大學是甚麼？大學和社會的關係是甚麼？讀大學的意義是甚麼？大學生要做甚麼？這些課題，屬於你們的年代，也屬於我們的年代，是永恆的主題。老爸只讀過一間大學，對大學理想鍥而不捨的探求和反省，不知道是不是中大獨有？

話劇裏有兩幕老爸特別觸動。

Year 2 的 Jeremy 熱中學運，參與聲援罷工工人，後被拘捕，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等嚴重罪名。Jeremy 的媽媽憂心忡忡，與也曾積極投入學運的教授弟弟，激烈爭論兒子的前途。這一幕，全場鴉雀無聲。天下父母心，老爸也代入了這位媽媽的處境，如果一天你有相同的遭遇，我會有甚麼反應？

另一幕，其實不止一幕，是教授在不同場合，談到大學的意義。老爸最深刻的，是大學教學生要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不人云亦云，不隨波逐流，這位教哲學的教授說，當我們這個社會愈來愈容不下他們，特別是大學變得產業化，一切以數據和績效作為標準，理想成為異類的時候，大學培養這類大學生，還有甚麼意義？

劇中的教授，確實道出了今天大學和社會之間的矛盾，當社會急速沉淪，大學能有足夠力量，不受污染嗎？

你們的校長沈祖堯在今年畢業禮上，以《認識你的時代，帶領你的時代》為題演說：「我盼望中大畢業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份，不要為了個人利益，埋沒良知；我盼望中大畢業生能認識時代，引領潮流，不流俗、不盲從，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是濁流清泉，還是鐵屋吶喊？

老爸

Dad，

今天通識課時老師跟我們玩了一個遊戲：每人就自己所讀的學科，為班上的同學，亦即世界上僅有的二十多個人提供服務，並把服務寫在紙上。

我遲遲未能落筆。

我相信大學的意義，相信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而是一個讓我們獨立思考、自由發表意見、學習不盲從別人的地方。我過了一個十分豐富的學期，因為我做了一些大學生應該做的事。不過，我所關心的是，現實社會和理想中的大學似乎相差太遠，就算畢業後充滿衝勁，希望實現正義的社會，社會卻在講效率、講關係，違背大學所學習過的理論，就像我上課的情況一樣，寫不下任何在社會中的功能。

大學是一個美好的地方，我相信，就算它跟社會如何不合襯，就算培育的大學生如何不迎合市場需要，它也要堅守它的理念，不要把大學淪為職業訓練所。

Yee

試一兩回辯論沒那麼怕了

穎，

老爸看電視新聞，留意到兩岸三地居民的表達能力，不但政客或官員，只看街頭訪問，就會看到他們之間的差異。

內地人長篇大論，用詞遣字相當豐富。台灣人說話很快，但也能說出個所以然。香港人的表達能力最差勁，詞藻貧乏，上文下理不連貫，很簡單的描述事情經過，也相當吃力。這種情況，特別是年輕人，非常嚴重，這可能與他們只用 WhatsApp 溝通有關，都是宅男宅女鍵盤戰士，只用 social media 跟人家 social，很少運用整句的語言和文字溝通有關。長此下去，老爸擔心香港的年輕人，從此失去說話的能力。

兩岸三地華人社會，以香港人的表達能力最差，如果與

歐美的學生比較，華人都會給比下去。西方的民主思想和開放態度，都鼓勵年輕人思考辯論挑戰權威。西方國家重視演講和辯論，公開發言的技巧和歷練，從小就開始培養。從政選舉，固然要公開演講來打動選民，幾乎從事任何一個行業，說話技巧和說服能力，都只是成功的最基本技能。

香港的教育仍維持着威權的傳統，學生上課要循規蹈矩。今天的課程，因為中英文都要考「說話」，讓學生表達的機會多了，但遵照考試的遊戲規則，要取得高分都得依循，而且限制很多，真正思考與辯論的時間太少，提高學生表達能力的作用，極為有限。

老爸中小學年代，比今天獨裁得多，還有體罰，shut up and sit down，多嘴會受到處分，打手板、罰企，甚麼都嘗過。面對嚴厲的老師，同學們上課都乖乖的，怕受罰固然是原因，更是不想突出自己，最好是老師當你隱形不存在，每分每秒都生活在無人察覺的舒適區中。

穎，老爸就是在這麼一種教育環境裏長大。上課被老師抽問，即使懂得回答都結結巴巴，說得一塌糊塗。在陌生人面前，更會面紅耳赤，久久說不出話來。

到高中，在同學的邀請下，我加入了辯論隊，不是聯校，而是同級班際比賽。老爸不是主力，只是負責台下發言，記憶中，還是後備。雖然只是一個小角色，但從拆解辯題、蒐集資料、構思論據、提供觀點的過程中，吸收和學習的東西，多得不可勝數，更重要的，不是為辯論而辯論，而且對相關問題有深入的思考。

當然，參加辯論隊的最大收穫，是在全級同學面前，掌心冒汗、心跳加速的講述準備好的觀點和提問，多試一兩回，習慣了，沒有那麼害怕了，說話的節奏、技巧、如何才更有說服力，也慢慢掌握。穎，可以告訴你，當年老爸的經驗，到今天仍然受用。

穎，那天說，同學投票選你做辯論隊員，我不明白為甚麼是投票而不是自願？無論如何，投入參與，不論結果，這將會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老爸

Dad，

我還是頭一次知道你曾經是辯論隊呢。其實我覺得我的說話能力也真的不太好。與朋友聊天時常發現自己詞窮的情況，口試小組討論或是個人短講時都發覺自己轉速不快，說話不太有組織……哈哈哈。

要參加辯論我真的是挺怕的，因為：

一、我從來也未參與過正式的辯論，就連主辯跟副辯工作上的分別也是不久前才知道-__-

二、擔心辯論時我們一方想不到任何反駁或者出糗那怎麼辦等等。

為甚麼辯論隊是投票出來的而不是自願的呢？因為根本沒有人肯自願啊。我想大家也害怕要對其他人的觀點理據作即時反駁吧！辯論前還要做一大堆資料準備，很是麻煩。還有的就是，若我們的一方抽到與我個人的觀點矛盾的立場的話，我估計我在找資料時應該會很沒勁吧。

Wing

百萬零一夜

怡，

那是一個神奇的晚上。你和老爸、媽咪，還有數以千計的中大人，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一起坐在中大的百萬大道上，欣賞豐富多彩的表演節目，度過一個難忘的夜晚。

百萬大道，由老爸當年應該上課但經常走堂的科學館，一直延伸至大學圖書館前的烽火台。中文大學校園雖然很大，但沒有一個禮堂可以容納所有師生。

平日的百萬大道，攘往熙來，是同學轉堂上課的通衢之路，在一般日子，匆匆忙忙的你，不會留意它的存在。到特別時候，就來一個大變身。

一年一度的畢業禮，百萬大道張燈結綵，鋪滿金紫色彩帶和豎起一個又一個帳篷。畢業生，爸爸媽媽、親朋戚友，

喜氣洋洋，見證人生新的一頁。

至今難忘的，是在烽火台舉行的抗議集會。老爸和媽咪讀書的時候，百萬大道固然為我們留下難忘的熱血印記。到這一代，八千人罷課的反國教科抗議，肯定是你們大學生活的重要回憶。

這個晚上，我們齊集百萬大道，不是抗議，也不是出席甚麼嚴肅正規的慶典，而是在一鈎新月下，無拘無束，觀賞投射在圖書館牆壁上的中大景觀，讚歎同學的舞步、鋼琴和歌聲，精彩的沙畫伴着小思老師的燕子詩，還有就是在中大任教的幾位校友，訴說他們對中大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的感情。

更重要的是，中大不是一所遺世獨立的象牙塔，每一代大學生，都用獨特的方式，對我們的社會作出承擔。傾聽他們的親身經歷，令人動容，勾起不少對大學往事的沉思。

怡，畢業三十年，我們時常出入中大，常笑說是我們家的後花園，給我們閒適和休憩的地方。

經過那晚的百萬零一夜，老爸才發現，原來中大人對學校的感情是這麼的深厚。你們的老師說得對，如果沒有吐露港、八仙嶺、圓形廣場、水塔、未圓湖、女神像、百萬大道、

烽火台，中大就不是中大，我們要珍惜愛護這環境，一百年二百年後，仍然是這麼美麗，仍然這麼值得我們珍惜。

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中大人：老師、學生、工友、校巴司機……還有各位創校先賢，沒有他們，中大也不成中大。中文大學開放包容，所有中大人都有他們的一分功勞。

那個晚上，校長沈祖堯也站在烽火台上跟同學談笑風生，老爸想，沈校長與別不同的風格，造就了今天中文大學的人文氛圍，能一直維持下去嗎？沈校長廣受學生歡迎，喻為最浪漫的校長，被學生直呼「祖堯」，在今天無論政治經濟都急功近利的大氣候下，他的治校主張，未必一定是大學領導層的主流，壓力也肯定不少。沈校長說，做了三年多，是時候為人生再做決定，更透露最喜歡的還是教書。

怡，若沈校長真的任滿離開，中文大學會變成甚麼光景？

老爸

Dad，

或許是受中大影響，有時做事不切實際，反而會做些聽起來好像很浪漫的事。例如百萬大道的反國教科集會；三五知己坐在未圓湖旁傾偈，一談便是三小時；為了宣傳書節，十多個人在烽火台上大聲朗讀……還有很多未完成的，包括在中大露營看星星……不實際有甚麼問題呢？這正是中大最浪漫的地方。大學不用再「咪」書，又不用操 paper，可以用很多時間做些「別人看起來很無聊，但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事。例如搞一個運動，激起中大人反思從沒想過的問題、改變一些生活習慣——雖然我還未想到要搞甚麼。

百萬零一夜過後，你們一大班「老餅」大聲唱學生會歌、院歌，一次比一次難聽，又走調又不跟拍子，但你們還興高采烈地唱了好幾遍，你說大學時代你們常常唱。我們現在不唱歌了，但跟你們一樣，喜歡中大的人和風景，以不同的方式演繹。

Yee

好好規劃時間

穎，

考完高中第一個期中試，鬆了一口氣。第二天，不用上課，約同學看了 *Hunger Games* 的第二集，回來大讚，有些場景，更感動得流下眼淚。過了充實而愉快的一天，翌日，又開始不停地叫悶了。

時下的年輕人是否就是這樣，常常「呻」，趕功課考試溫書，呻辛苦。試考完了，又沒有功課要趕，閒極無聊，就呻悶。電視韓劇吧，已看過了，時間還剩下很多。看小說閒書吧，考試已每天溫書，看書又提不起勁。一天到晚說不知做甚麼好，不停叫悶，叫得人家頭皮發麻。

穎，考試後就是長假期，接連會有聖誕新年和農曆年假期，雖然不是連在一起，但已經夠長了。從小開始，老爸和

媽咪一直囉囉唆唆，教你們要有計劃，考試溫習讀書要有計劃，工作要有計劃，要利用空閒時間，也要好好計劃，才不會白白浪費美好的時光。

與其得閒叫悶，不如想想有甚麼事情，在繁忙的功課考試季節，很希望完成卻無法如願。例如你學到半桶水的韓語，有沒有為自己定下目標，即使看韓劇不一定完全聽得懂，到韓國旅行有把握與當地人簡單對話和問路嗎？定下這個短期目標，就有清楚的方向了。又例如學結他，從最簡單的歌曲一首一首的學，學到可以自彈自唱，又可以自娛又有成功感，不是很好嗎？

穎，這些都只是短期目標。老爸想跟你討論的是，你有沒有一些更長遠更有意義的個人計劃，例如服務他人。

你小學參加童軍，中學是紅十字會的一分子，這些都是服務別人的活動，但都中途放棄了。當然，放棄都有你的個人原因，都是思考過以後的決定，沒有再討論的必要，但老爸認為，如果你認為這些活動太規範化、太悶或太多限制，可以考慮別的，但重點是，不收分文，不望回報，義務服務別人。

記得小時候，跟你們一起成長的玩伴，探望獨居長者，

替他們清潔家居，為鐵閘塗上新油漆，雖然做得雞手鴨腳，畢竟也是為老人家做了很實惠的服務，有成功感也有滿足感。只怪老爸當年沒有問你們想不想參加，錯過了服務別人的機會。

可能自小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你們對於服務別人，有點抗拒，沒有太大耐性，容易中途放棄。家姐曾替少數族裔的小朋友補習中文，但只做了幾個月就沒有繼續下去，如果這變成一個恆常的服務，看着他們成長和進步，由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是多麼有意義的事。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以《聖經》當年的語境，役，是奴役的意思，也可解作使喚，但今天，簡單地說，就是為別人服務，而這種服務，是無償的，不望回報的，換來的，卻是一份無法言喻的滿足感。

穎，有空閒時間，不知做甚麼好，與其整天叫悶，不如好好想想，做些甚麼，可以服務別人，又可滿足自己。

老爸

Dad，

每次在考試期間都在偷偷地計劃考完試後該幹甚麼。可能是溫書實在太悶了，就算是雞毛蒜皮的事也顯得很有趣。可是哩，考試過後，之前想做的事都突然變得好無聊，最後甚麼都不想做。真奇怪。是考試期間一下子把幹勁用光了嗎？

短暫的聖誕假期過去後總會有一個小小的遺憾，覺得自己常把寶貴的假期毫無意義、不明不白地浪費掉。

就如你所說的，planning 在任何時候都很重要，可以防止自己因太懶整天窩在被窩裏而白白地讓時間流走。可是我連 planning 也懶得做，那該怎辦啊？

事實上我不是這麼空閒的。聖誕假真的好短，我還要做功課、傾 project，只是這幾天想讓自己懶一下罷了。

昨天我不就「的起心肝」練結他了啊，我會嘗試分配時間的。怎麼總愛藉着《父女同郵》這個專欄教訓我嘛？

Wing

離巢恐懼症

怡，

聖誕節，本來是一家團聚的日子，好不容易等你考完試，學期結束，回家小住，忙完 term paper 和其他活動，你又突然告訴我，手球隊要到台灣交流集訓，直到聖誕日那天的晚上才回來。

老爸實在有點失落，好像很長時間沒有跟你見面，回到家也各忙各的，很少長談，難以明白你的內心世界，思考甚麼？煩惱甚麼？有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要老爸幫忙？

你在台灣的那幾天，老爸 WhatsApp 你，遲遲未見回覆，令我有點焦慮。你深夜一兩點傳來短訊，只有一個單字或一串符號，就這樣有一句沒一句的回應。我當然明白，你覺得老爸囉囉唆唆，很煩人，用一串符號答你，已經很畀面了。

媽咪常告誡老爸，你已過了十八歲，是成年人，只離開幾日，也要每天 WhatsApp 一次，能不令人感到厭煩嗎？當然明白，我焦慮，記掛着你，與你聯繫，想你回應，其實是病了，老爸患上的，是離巢恐懼症。

雛鳥破殼而出，鳥媽鳥爸悉心照料，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雛鳥羽翼漸豐，父母教牠們學飛，甚至非常殘酷地逼牠們學懂如何覓食求生，目標清晰而明確，就是希望小鳥有朝一日能離巢遠飛，獨立生活。

父母把子女撫養成人，教他們學懂本領，最終目的，是成為獨立個體，離開父母，建立家庭。養兒育女，就是希望見到這樣的成果，也是父母努力一生的最大成就。希望子女永遠留在自己身邊，這樣的父母，相信絕無僅有。

人類的思想當然比動物複雜和矛盾得多。父母養育子女，終極目標是希望他們離開家庭，獨立生活，但又恐懼子女離巢遠飛，一去不返。小時候，你們的衣食住行，都要依賴父母，你們長大了，我們的生活必需未必要依靠你們，但對你們感情上的依賴，卻愈來愈深。

所謂離巢恐懼症，實質是空巢恐懼症。習慣了你和妹妹鬥嘴吵架談這說那的聲音，有好幾次你不在家，妹妹又有自

己的活動，全家靜如深海，粒聲都冇，多麼的不習慣，有時，更會有點難受。

怡，你可能會說，即使將來有一天，真的離巢而去，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不是一樣可以時常見面嗎？這可能對，又可能不對。

在甚麼都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已經變成一條村，將來你的家庭，會在地球哪條村生活，在哪個角落工作，誰也說不準。

即使在同一屋簷下，也會距離很遠，咫尺變成天涯。住在地球不同角落，在資訊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只要心靠近，天涯也可成為咫尺。

我必須明白，每一代人，都有他們各自生活和發展的範圍，科技進步，空間只會愈廣愈闊。老爸要做的，是及早調整心態，認定必然出現的事情，要欣然接受，空巢時期必會到來。

老爸

Dad，

這種「啊，我很掛念我的女兒」的題目，你每次在我住宿舍/ 去旅行/ 不在家時都會寫，像定時吃藥，安撫和說服自己要懂得放手。

人是感性動物，掛念我是很正常的，一天一次 WhatsApp 也很正常。你總愛把自己的感受放得很大很大，還把這掛念說成是一種病、一種「離巢恐懼症」，好像非醫好它不可。

掛住我有甚麼問題呢？當我突然想念死黨時，我也會一天數十個 WhatsApp 轟炸他們、翻開舊照片、看以前寫的日記。

掛念不是奇怪的事，不用為自己不習慣而感到難過。你可以繼續 WhatsApp 我，不過我回覆與否就是另一回事了。:)

Yee

不論甚麼膚色應有一樣尊嚴

穎，

你或許不認識王惠芬，你或許在傳媒見過她的名字，又可能聽過老爸和媽咪談起過她。王惠芬是融樂會的前總幹事，因為健康的原因要多休息，最近辭去融樂會總幹事的職位。

王惠芬創辦的融樂會已經十三年了，有融樂會之前，她一直為香港的少數族裔服務。香港少數族裔面臨的種種問題，教育、就業、貧窮、歧視，王惠芬都盡心盡力協助他們，不是個別的幫助，而是倡議改變政策，從根本上改善少數族裔的艱難處境。

老爸在電台烽煙經常訪問王惠芬，她對少數族裔的就業問題很上心，在教育，特別是學習中文的困難，如何影響他

們的生存和前途，批判得特別深刻，更提出了可行的解決辦法。每次訪問，都感到她那團火，那股久久不散的熱情。令老爸不解的是，王惠芬是中國人，為何她會對少數族裔如此關心和投入？

王惠芬辭職後，寫了一封電郵「Good Bye, my friend ！江湖再見！」，向朋友說再見。一個故事，觸動老爸，電郵用英文寫成，我把部份內容翻譯出來：

很多人都不明白，我是中國人，為甚麼會關心少數族裔。我想跟你分享一個小片段。我認識一名外向的印度女孩，她能說地道的廣東話，但連一份售貨員的工作都被拒絕。我為她感到憤憤不平，我想：「為何僱主只看到她皮膚的顏色，而沒有發現她的才能呢？」她用手按着我的肩膀，安慰着我說：「Fermi，OK 啦，不要為我擔心，我們都是『阿差』，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家庭身上，已經足足三代了。」她可能已忘記向我說過這些話，但卻困在我的心裏很多年。我感到震驚的是，種族歧視普遍得已經內化成她生命的一部份。種族歧視不是一個抽象概念，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我看見不少人，雖然努力工作，但因着他們的膚色和族裔，仍要不斷掙扎。

王惠芬常常說，香港已經通過了種族歧視條例，但歧視問題，特別是教育政策的歧視，仍是非常嚴重。穎，還記得家姐去年暑假為少數族裔的小學生補習中文嗎？中文不是他們的母語，學校卻要他們跟香港學生同步學習，令他們產生很大的挫敗感，與這些小朋友只相處了幾個月的家姐，都看得很清楚：「令他們接受中文、喜愛中文，會比登天容易一點。」但教育官員卻冥頑不靈，堅持說少數族裔學不好中文，是因為他們懶，不夠勤力。

他們的中文程度不足，固然無法繼續升學，不能考公務員當警察，更連售貨員、跟車送貨都不會聘請，只能做一些粗重賣氣力例如苦力的工作。他們都是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生活了很多代，比很多香港人在香港的時間還要長，但幾代人的處境都無法改變，真正的原因是甚麼呢？

融樂會的網頁有這樣的句字，發人深省，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玫瑰，不管換個甚麼名字，依然一樣的芬芳。人類，不論有着甚麼膚色，應有一樣的尊嚴。」

老爸

Dad，

不要以貌取人是大家小學時也學過的道理，但是以貌取人仍然在社會裏每天都發生，有人甚至不以為意，真令人無奈，對吧？

你寫的故事令我想起《明報》Sunday Workshop 的一篇叫「誰是香港人？」的文章。印度女孩受歧視的原因是因為她的膚色？是因為老闆認為她不算是香港人？文章裏問讀者，怎樣才算是香港人呢？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在香港出生？居港滿七年？這些好像都不可以看成是絕對。看來大家對如何定義香港人都不能清晰的畫一條界線，似乎只可按情況而定（？）。

這一篇我真的不懂得要怎樣回應呢。這樣簡單地結束吧，歧視別人我們都清楚明白是不對的行為，可是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我們可能都會有意無意地歧視了其他人。

Wing

面對不公作何選擇

怡，

還記得去年暑假我們到北歐和倫敦旅行嗎？行程近尾聲，到了一個公園，忘記名字和位置了，只記得與財政部等政府大樓相距不遠。最吸引我們的，是那些可愛的松鼠。

拖着大尾巴的松鼠，毛鬆起來大得像個絨球。可能是餵飼慣了，不很怕人。遊人來了，松鼠主動跑出來，站在不遠處，眼定定的望着人們手上的東西。一個老伯，從袋裏拿出一塊朱古力，打開包裝，松鼠嗅到氣味，飛奔過來，熟練地從老伯的手中，把朱古力叼走，逃到隱閉處享用。

老伯是這裏的常客，他再在袋中拿出第二塊朱古力——你突然走近老伯，向他說了些甚麼，好像是要制止他再這樣

做。老伯是聽不到，還是不理會，過了一陣子，就離開了。

老爸知道，朱古力不適合作為動物食糧，對健康有害，你制止老伯的行為，做對了。但你預計不到這個老伯會有甚麼反應，換着是我，或大部份像我一把年紀的，會猶豫，會多觀察一陣，思前想後，計算後果，最後因為害怕衝突，會裝作看不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別處去算了。但你毫不猶豫，選擇出聲制止他。

事後，我沒有問你當時心裏想些甚麼？有沒有想過會有甚麼後果？老爸和媽咪後來談起這事，覺得你是很有正義感的女孩，面對不公義不合理、認為不對的事情，你會敢於表示你的態度，在這個功利計算的社會，這份正義感很難得。

怡，這份正義感，可能遺傳自媽咪。媽咪常向你們提起小學時向老師據理力爭，結果要見校長的故事。十年前的七一，你們第一次參加遊行，掛在胸前的標語，就是「面對不公要憤怒」。可能是言傳身教，造就了你今天的性格。老爸無法確定，這種性格，在香港這個愈來愈沉淪的社會，是好事還是壞事？

老爸突然想起這事，是因為近年香港發生太多令人沮

喪的事情：國教、電視發牌、鳥籠政改、傳媒被河蟹，以至最近《明報》突然被撤換總編輯，這些剝奪我們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情，在香港這個教育程度甚高的社會，為甚麼可以接二連三的發生？除了是因為當權者可惡之外，我要問的是，選擇沉默、計算、逃避、裝睡，眼見事情發生仍然無動於中的香港人，是否需要負大部份責任？

面對不公義，人們可能有五種不同的反應，一是同流合污，避免成為受害者，就要攀上加害者的行列。二是視而不見，把頭別過去，當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三是扮路人甲旁觀者，站在遠處，食花生看熱鬧，有甚麼風吹草動，走得快好世界。四是口誅筆伐，對不公義當頭棒喝，連裝睡的人都要喝醒。五是揭竿而起，坐言起行。

怡，你會作何選擇？

老爸

Dad，

我還清楚記得，我掙扎了幾秒，怕老伯不理會我。最後，我深呼吸，心裏數「一二三」，告訴老伯朱古力對松鼠不好。老伯說「沒關係呀」，我還夠膽反駁「不，這對牠不好」。

為甚麼我要制止老伯？我從沒想過這是否正義行為，或者會否造成衝突。松鼠不懂說話，不知道朱古力對牠的損害，所以我要制止老人，因為每隻小動物都有生存的權利。雖然松鼠再次叼走朱古力，老伯高興地走開了，但我沒後悔，反而覺得自己幾型呢。XD

面對不公義，逃避、食花生當然最舒服，心裏卻不自在（有次幾個小學生踢麻雀，我只怒視而沒有喝止，結果小麻雀死了，我至今仍極之後悔）。我們應把「不自在」永遠收在心裏，還是批評當權者，作出行動？深呼吸，一二三，以行動和聲音面對不公義。

Yee :)

「贏在起跑線上」的生意

頌，

「贏在起跑線上」，很熱很流行，也是非常賺錢的生意。

嬰孩還在說 BB 話，還要食奶奶，還不懂得控制大小二便還要包着尿片，就要給送到學前預備班，學習語言、遵守紀律、群體生活、同學相處，目標為本，為考名牌幼稚園鋪路。

入學年齡，排長龍託人事拿報名表，必不可少的，是面試技巧班地獄式訓練。語言常識、禮貌應對、打扮衣着，全部都要操練要計分。揀學生的同時，也揀父母，家庭背景，是重要考慮之列。

農曆年將至，最新的，還有拜年工作坊，教導幼稚園及小學生恭賀語句、基本禮儀、理財觀念及溝通技巧，「在短

時間內推升小朋友的信心，令他們發揮個人內在潛能，用最真摯的言語打動受眾心靈」。

訓練班所費不菲，不是普通家庭可以負擔。家長花巨資，強迫還在牙牙學語踉蹌學步的子女，接受這種「騎呢」操練，怪獸父母走火入魔，無非就是這六個字作怪：「贏在起跑線上」。

很多年前，老爸已聽過這個說法，但不大在意，更不以為然。我們沒有排隊輪候名牌幼稚園報名表，姐妹倆念的，都是屋邨幼兒園，小息玩耍的「操場」，連簷篷都沒有，擔心高空擲物，老爸曾聯同校長老師一起跟房屋署交涉。

面試訓練班，你們當然沒參加，一來浪費，二來不屑。記得小一面試，臨急抱佛腳。前一晚家姐練習了幾次，無非是教她在陌生人面前說自己姓甚名誰，平時喜歡甚麼活動。練習時家姐表現不錯，對答如流。臨場面試，校長問的所有問題，害羞的家姐，垂下頭一個字也沒有回答。老爸坐在身旁，努力提醒，但她仍是一言不發。這樣的表現，學校當然沒有取錄。

穎，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你和家姐早已輸在起跑線上了，但世界末日卻沒有到來。後來，你們都入了不錯的

小學，中學成績也很理想，家姐考入大學，念自己心儀的學科，你仍在繼續努力，為公開試搏鬥。

把子女送到甚麼幼兒園先修班、甚麼面試操練班、甚麼拜年工作坊的家長，不是沒有讀過書，學位都可能已經拿了好幾個，總之有錢就是了。但讀過書有學位，並不等同有知識，也不一定有常識。

就用跑步來比喻吧，人生不是一百公尺短跑，而是一場由出生跑到死亡的馬拉松。見過馬拉松的跑手會爭先恐後，要贏在起跑線上的嗎？有經驗的跑手都知道，幾十公里的長跑，甚麼時候留力，甚麼路段快放，跑到哪裏才發力衝刺，都有學問。時刻要求贏在起跑線上，肯定無法跑下去，未到終點已經斷氣了。

在電視上看到名牌幼稚園的數學功課，連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被考起。穎，你當時說了不少，對「贏在起跑線上」這問題，肯定有很多意見。

老爸

Dad，

當愈來愈多家長要孩子學這個學那個，還沒這樣做的家長開始跟着這樣的風氣走時，他們抱着的心態應該是「避免落後」而不是「贏在起跑線上」吧。

說說我自己。那次看關於現在的幼稚園課程的新聞時我都嚇倒了。我記得我讀幼稚園時不用考試，高班寫周記時難寫的字都是媽媽替我補上去的，剪報是小學三年級才開始要做……可是我不覺得我現在特別蠢啊，好吧，或許我的中文是不太好，但是我不認為這是因為我在讀幼稚園時不用做剪報，頂多是因為我現在少讀中文書吧。

最近那個提醒家長要每天讓孩子自由玩耍一小時的電視廣告，我覺得很有意思。廣告反映了香港小孩有多麼的忙碌，要上多麼多的興趣班。這廣告完全是戳中香港嚴重的怪獸家長問題啊，希望香港的家長能被點醒。

Wing

誰謂抉擇最容易？

怡，

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概三十年前，你當然還未出生，那時候流行關正傑的歌，你也當然不會知道他是誰。我們那個時代的流行曲，有一首叫《人在旅途灑淚時》，是男女合唱的情歌，到今天仍懂得唱，五音不全的老爸，當然唱得很難聽。

為甚麼這麼深刻？那時候的迎新營，有一項活動，要改編組歌，把流行曲填上新詞，參加組歌比賽。我們把這首《人在旅途灑淚時》改成《人在旅途轉捩時》，歌改成怎樣，早已忘了，但記得有一句原來的歌詞，改編後仍保留着，就是：「誰謂抉擇最容易？」

大學生與中學生最大的分別，就是自主和自由。自主和

自由都是很奇怪的東西，未得到的時候，渴望擁有，想像可以當家作主，一切由自己決定，是多麼美妙的事。一旦得到了，可以自己話事了，又想逃避。太自主和太自由，有時候，又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和妹妹最大的不同，就是對衣着的品味，妹妹對買甚麼穿甚麼，如何配搭，很有主見，決定了就去做。你就不同了，譬如買衣服吧，兩件都喜歡，只可二擇其一的時候，你遲遲無法決定，經過比常人能夠承受的長時間，還是沒有結果。

怡，老爸不知道你心裏想甚麼，但猜想你的掙扎會不會就是這樣：你喜歡 A 的款式，但也鍾意 B 的品味，選了 A 就失掉 B，如果有 A 款式加 B 品味當然最好，可惜沒有，又不能兩者全取，始終無法下決定，最後，只好空手而回。老爸這樣描述，好像說你在選男朋友似的，你揀衣服的認真程度，比很多人選男朋友還要過之而無不及。

成長的過程就是選擇，總有 give and take，取捨，就是要捨棄才能取得。

你不敢下決定，是因為不敢冒險，怕選錯，人生最大的危險就是不敢冒險，選錯有甚麼大不了，你還年輕，選錯了，

可以從頭再來。

怡，很多時候，所謂選擇，意味着兩者不可兼得。但兩者都很好，這邊是五十，那邊也是五十，只想全部都要，拿夠一百，就最好了。要知道，本來甚麼都沒有，是零，能夠享有五十，比甚麼都幸福了。選擇，可以很理性，把好和不好都羅列出來，排比重，計優次，甚至每項評分，加起來，得最高分的，就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但老實說，永遠百分百理性真是很累人的，所謂擇優而選，也沒有絕對的客觀標準。

辛辛苦苦，計了半天，結果是同分，怎麼辦？

怡，老爸的主張是，面對選擇，走完理性過程，如果還未能決定，隨心好了，用你的直覺，認為是對的、心安的、舒服的，應該錯不了，就選這個吧！別把選擇的時間拖得太長，也別把好事變成壞事。人生就是由一個又一個選擇組成。怡，你今天面對的，只是小兒科，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頭。

老爸

Dad，

雖然我們常說要爭取自由和選擇的權利，其實選擇很煩，一點也不好玩。

因為沒有一個決定是完美的，當我選了 A，就代表我失去 B 的某些好處，又要承受 A 的某些壞處。中學教科書上說的理性計分、計比重等方式全都不管用了，就算 A 的分數較高，我還是會對 B 的好處念念不忘。有時候，我真想有人肯定地告訴我最好的選擇。

再想一想，選擇雖然痛苦，但那痛苦實際上是基於懶惰、逃避作決定、避免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而已。真正和長遠的痛苦，是你永遠不懂得取捨和勇敢地面對自己。

況且，世界上充滿未知之數，若那不是甚麼人生重大抉擇，就隨便下決定吧，或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呢，哈哈。

Yee

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穎，

老爸不知道上面這話的來源，有沒有哪一個名人講過。最近，貴價牀褥以這句話作為廣告口號：牀上擺着嬰兒玩具，爸爸抱着小女兒，逗她玩。女兒笑，爸爸笑得更燦爛。女兒伸手把爸爸的眼鏡拿走，躺在爸爸的胸膛，爸爸溫柔地掃着女兒的頭髮。女兒攬着心愛的玩具，漸漸睡着。爸爸深情地望着熟睡女兒，思索着她的未來。

老爸沒有留意這個廣告，上 YouTube 找到，看了一回，廣告內容不是寫得特別好，但鏡頭拍得很細膩，畫面勾起了老爸很多你們小時候的回憶。

有一張照片我特別深刻，那天應該是星期日放假，家姐

大概只有幾個月大，我睡在沙發上，把家姐放在我的胸口，大家一起睡去。聽着老爸的心跳聲，家姐睡得很穩，而我呢，半睡半醒，怕抓不穩把家姐掉在地上。媽咪替我們拍了這張照片，老爸顯得一臉幸福。

我有時候會想，如果你們不是女兒，是兩個兒子，又或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會有甚麼不同呢？我可以保證，肯定有很大的分別。媽咪說：「上天賜給我兩個寶貝女兒，把我最好的品質都彰顯出來。」是不是真的這樣，我不知道。老爸是個緊張又沒有耐性的人，脾氣有時會很大，如果是兒子，可能會出現很多衝突，有女兒，尤其是兩個女兒加在一起，以柔制剛，無論老爸如何強硬，也都輕易被制服。

穎，還記得你那對付老爸的絕招吧！站在我面前，整個人由左到右搖擺出一個 S 字，喺聲喺氣把聲音拉長，叫一聲「爹……哋……」。絕招一出，老爸馬上火氣全消，舉手投降。

不少人都說女兒和爸爸的感情會特別好，我沒有兒子，無從比較，但你們跟媽咪的關係很好，不見得這說法全是事實。你們會跟媽咪說悄悄話，會一起買衫配搭衣服，我無法

參與替你們扮靚，但你知道嗎？我很喜歡，把你們濕漉漉的頭髮，邊梳邊用風筒吹乾，有說不出的一種親切的感覺。

你們漸漸長大，終有離開家庭的一天，我在這裏寫過「離巢恐懼症」，被家姐無情地搶白了一頓，我無言以對，你和家姐這個年齡，不會明白我的心情。這樣的畫面不時會浮過腦際：家姐出嫁的那一天，拖着她的手，進入教堂，交給她的丈夫，老爸難捨難離，泣不成聲。到你出嫁，我會同樣的再哭一次。

有人在「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後面再加一句：「女兒是媽媽今世的情敵」，有沒有這麼嚴重，要問當事人才清楚。我不能確定媽媽真沒有呷醋，但有時候，她也會刻意或不刻意的流露出來，說：「如果你對我好似對兩個女咁就好了。」我笑着對媽咪說，這樣吧，今世你是我的情人，下一世，你做我的女兒吧！媽咪很爽快就答應了：「好，下一世做你個女，激死你！」

老爸

Dad，

喔，所以昨天我病的時候，你才問我要不要替我吹頭啊。那時我就很奇怪，怎麼會這麼突然啊。好像很少看你說這麼長的心底話呢，好可愛啊哈哈。

我們兩個跟你真的是一柔一剛嗎？我還以為兩方都是剛呢，至少我是吧。你不是常說我嘴硬嗎？我可不弱喔。姊姊就真的是太易被欺負啦，小時候，她總用一切語言挑釁想我先動手（至少我是這樣覺得喇），可是愈長大，她好像就愈來愈弱啊。或許是因為這樣吧，被罵的總是我，我亦見識過連姊姊都未見識過、你們最兇的樣子。十五年被罵經驗令我有這樣的總結：被你罵的時候哭的話大多是委屈而哭，但被媽媽罵的時候哭的話就即是嚇哭。所以結論是媽媽兇的時候比較可怕。

澄清一點！讀者們！我現在已經很少被罵囉！

Wing

做交換生就不做慳妹

怡，

明年今日，你會在英國，享受你的交換生生活。交換的時間只有不到半年，與三、四年的留學有很大分別，但要做的準備工作，應該不會少。不用急，還有一年時間，可以慢慢計劃。

我們念大學的年代，都有交換生計劃，校園裏也有不同膚色的外國學生，但可能交換的名額很少，學校又沒有大肆宣傳，更關鍵的可能是老爸的成績認真麻麻，當不上交換生的最基本資格，再加上活動太忙，連打聽都沒有時間。

當年在大學也有接觸過曾經做過交換生的同學，有一句沒一句的講述彼邦的交換生活，覺得新鮮有趣。但一切已經太遲，四年大學，就這樣過了。未曾嘗過留學生活，回想起

來，還有一點點遺憾。

怡，由你決定做交換生，到選定去哪個國家哪個城市，都經過不短時間的考慮和掙扎。凡事深思熟慮才作決定，不要因為一時衝動到頭來感到後悔，是成熟的表現。但思前想後，時間太長，遲遲無法下決定，變成了猶豫不決、優柔寡斷，就很不理想了。

記得你決定去英國做交換生，但還未下定決心選擇哪個城市時，你透過 WhatsApp 跟老爸和媽咪商量，當時你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兩間大學兩個城市之間做選擇，最後揀了一個，後來又改變主意再揀另一個。除了讀書、環境等因素，其實最大考慮是那個地方能否讓我充分了解英國文化和英國人。你們覺得大城市還是小城市能做到這點？

你問這個問題，確實是考起老爸了。說實話，對這些英國城市的認識，我和你都是紙上談兵，資料搜集後，老爸甚至比你了解得更少，不知根據甚麼做決定，也不知從何做起。我當時的回應，有點模稜兩可：「我的意見是，在很多資料都未能掌握的情況下，隨心去做便可。其實英國豈止一個，大城市有大城市的英國人和英國文化，小城市也有不同的英國人和英國文化。到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經歷和體會。」

老爸這番話，說了和沒說根本沒分別，我不知道，對你的決定有沒有幫助。反正現在決定了，就隨心了吧。

要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人和文化，只有短短幾個月當然不夠，但如果事先多做準備，對這地方的地理環境人文風情多點認識，特別從人入手，相信可事半功倍。

我認識一些香港人，移民了十多廿年，仍無法投入人家的社會，看的是香港報紙、香港劇集，對香港發生的事，瞭如指掌，對居住國的大事，卻漠不關心，朋友都是香港移民，心態仍留在香港，與當地文化長期格格不入。

怡，你選了一個沒有太多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地方，老爸認為是選對了。多認識不同國籍的人，更不要只窩在校園，多到英國、歐洲其他地方看看，要認識人家的文化和歷史，遊歷和朋友，是最好的方法。你是出名的慳妹，但補習和寫稿，都賺了不少錢，應該夠用吧！

老爸

Dad，

由聽講座、報名、討論、搜集資料、掙扎、選學校、選交換時間、再掙扎、到得知最後結果，呼，終於完了。每次做決定都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呀，這個習慣不好。

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我覺得有兩件事是非做不可的。

一是周圍去，不只留在校園，要去大城市的博物館，去小城市的酒吧，也要去郊外地區；不只去著名景點，要去一些小社區，一些非英國人開的小店；不只跟熟悉的朋友去也要自己去。二是嘗試做一個 ms chatterbox，與同學說笑，跟教授談話，還要與賣熱狗的老闆、地鐵職員傾偈。我不是外向的人，小時候不敢跟陌生人說話，但要融入他們的生活，總不能做個「摺友」吧！放心，去交換就不做慳妹，使晒啲錢，哈！

Yee

第一場辯論

穎，

第一場辯論終於完了。由你知道辯題、蒐集資料、整理論點、練習發言，在過程裏，不時怨這怨那，甚至叫苦連天，以你甚麼都不能藏在心裏的性格，這種表現，老爸相當理解。你看似不情願，但卻非常努力，資料和論點，都準備得有板有眼，也非常投入。

辯論比賽的結果如何，無論是勝還是負，老爸認為，只要準備的過程認真，已經贏了。老爸的辯論隊經歷，已經是幾十年前中學年代的事，而且是後備支援的角色，早已忘了。但近年，我也做過辯論比賽的評判，對辯論的遊戲規則，有點體會。

你說得沒錯，參加辯論比賽，最惱人的，是抽到辯題的正反方，與你的立場剛剛相反，那是你不相信不同意甚至是激烈反對的，但卻要你千方百計為其辯護，還要裝作打從心底擁護這種觀點，就像在演戲，扮演別人的角色，無法做回自己，整個辯論過程，會渾身不自在。

這或許就是辯論比賽挑戰性的地方。評判不會知道你對辯題真正的立場和信念是甚麼，只會着重你提出的論據有沒有說服力，蒐集得來的資料是否能夠支持你的觀點，鋪陳出來是否能打動別人。辯論比賽的輸贏，雖然說很多與技巧有關，但並不表示只要技術好，「死都可以拗翻生」，而是論點、資料、邏輯、技巧，全部缺一不可。

辯題正反方與自己的信念截然相反，未算最惡劣，更難的是，抽到的立場，與主流意見不同，不但台下絕大多數觀眾不同意，連評判都無法認同。要在這種情況下，要贏得辯論，一點都不容易。

不過，如果評判夠客觀的話，他們對站於劣勢的一方會「秤先啲」，應該會比較寬容地看待辯論員的表現和論點。不要想那麼多，盡力去打就是了。穎，現實何嘗不是這樣。

自己相信的，不一定是主流意見，也未必得到你重視的人所認同，那怎麼辦？會努力不懈提出你的觀點，千方百計令別人信服嗎？隨大流做多數派人云亦云，永遠是最舒服最容易的，做少數派，四周的人都反對你，是很艱難和沮喪的，甚至令自己身陷險境，你會堅持下去，還是中途放棄？幾百年前堅持日心說的科學家受到宗教迫害，就是典型例子，天文科學的歷史，有興趣可找來看看。

在你準備資料和論點的時候，大呼小叫，說只要今次輸了，就不會再有下次了。老爸知道這只是晦氣話。見你準備辯題的認真程度，無論你是否享受當中的過程，通過資料蒐集和反覆辯證，你對「銷售稅」這個課堂以外的題目，比一般人認識和了解都深入很多，公共政策形成的過程，其實很悶的，經過今次辯論，可以令你有更多思考。

第一場辯論完了，還有沒有下一次並不重要，你的體會如何，可以跟老爸分享嗎？

老爸

Hi Dad，

今天的辯論終於完了，太好了。今天可能因為怕超時加上緊張，令到我的發言時間比預定的要早，結辯時還有點語無倫次，真的有點丟臉，幸好沒有太多人來看我們的比賽，呼……不然就更樣衰了。不過我覺得我發言時不像我想像中那麼斷斷續續已經是萬幸了。不知是因為天氣太冷，還是我很緊張，所有發言完畢後，我還是在抖 =_=

事實上，在未找任何資料前，我對今次的辯題是徹底的零認知，嘻。所以一開始對這個議題不會有甚麼固有立場，更加沒有遇到辯題的正反方與自己的立場不同的問題。

由得悉辯題，到找資料，到現在比賽完了，最深刻的感受是：太羨慕有急才又臨危不亂的人了！我也很想成為這樣的人呀。太酷了。

Wing

新聞自由關我乜事？

怡，

兩年前（二〇一二年），政府硬推國民教育，社會一片危機。港人深明洗腦教育的禍害，「唔好搞我個仔」，引起極大共鳴。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運動，於是展開。遊行集會絕食抗議十二萬人佔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在群眾壓力下，迫使政府作出重大讓步。雖然未竟全功，洗腦式國民教育的陰影未完全消退，但家長老師同學的覺醒，使當局不敢明目張膽地進行。

怡，那年開學不久，大學生也發動了反國教罷課，八千人中大集會，你還記得屁股被百萬大道地面燙得難受的滋味吧！老爸不解的是，大學生反對洗腦國民教育如此齊心勇

猛，但對近日新聞自由的議題，卻漠不關心，是甚麼原因？

商台前烽煙節目主持人李慧玲的遭遇，幾乎跟老爸兩年前一模一樣，先是由早上的烽煙調到影響力大為減低的黃昏節目，再以改革為名，索性把節目主持人的職務停掉。

不過，現在的做法，比兩年前更野蠻、更粗暴、更無理。老爸被停掉烽煙，還有節目改革做藉口，今天，連個像樣的理由也拿不出來。當年，還讓老爸有一個月時間與聽眾說再見，今天不但說停就停，竟然連回辦公室執拾私人物品也不容許。

更可怕的是，打壓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不是個別事件。換老總、抽廣告、停專欄、改文章，河蟹層出不窮，不再遮遮掩掩，一次比一次難看，毫不懼怕輿論民情，擺出一副「你奈得我何」的嘴臉。如此明目張膽打壓新聞言論自由，頻率之高，令人咋舌，稍有觸覺，都知道背後有一股強大力量在操控。叫人拿出證據來的作家和政客，他們不是「未瞓醒」，而是在裝睡，無論如何力竭聲嘶，都永遠不能喚醒裝睡的人。

怡，新聞言論自由對社會如何重要，相信不需要老爸多費唇舌，但即使是大學生，真的仍有很多人不明白，擺出「新

聞自由關我乜事」的模樣。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阿馬蒂亞森說過：從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套用這位經濟學家的理論，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也不會發生真正的瘟疫。

十一年前，中國大陸的蔣彥永醫生，在他工作的醫院裏，發覺有很多異常的肺炎病例，他把情況告之內地媒體，但在官方的嚴厲限制下，沒有一家敢把實情報道出來。後來蔣醫生把資料傳到美國傳媒，傳染病蔓延的嚴重情況才得以揭發，可惜一切已經太遲，SARS 已傳到香港，造成一千七百多人染病，近三百人死亡的慘劇。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有真正的新聞自由，媒體可以揭發真相，及早提出警告，可以及時阻止瘟疫的蔓延。新聞言論自由並不抽象，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不知你們的同學有何意見？

老爸

Dad，

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未必人人察覺。朋友說，很久未看過新聞了，未看過報紙了，不想看每天千篇一律的報道。無可否認，不是每一名市民和大學生都關心社會，因為「新聞與我的關係不大」。我們如此齊心反對國民教育，或許是它比較「埋身」，又或許那時傳媒的報道較多、較密集，全世界都反，我有理由唔反。

也許我們不應這麼悲觀，不應這樣想。幾年之間，新聞自由愈來愈少，打壓愈來愈多。不只是新聞自由，還有近日的政制發展、新界東北計劃，都好像證明政府依然故我。無論我們如何極力反抗，作用都不太大。或者，不是我們對社會漠不關心，而是爭取太久卻沒有進展而有挫敗感。

上課時老師說，香港很特別，因為她是有自由而沒有民主的地方。但願幾年之後，香港不會成為「連自由都冇埋」的一片土地。

Yee

「太后」談演技

穎，

你在戲劇演出中擔任要角，飾演一個即將結婚的女人。你當然沒有這樣的經驗，要揣摩角色，也無從入手，你內心忐忑，一如以往，回家馬上說個不停，歡欣和擔憂盡情傾吐。

老爸雖然在電視的《頭條新聞》演出，嚴格來說，沒有任何演技可言，只是用諷刺方法，以搞笑形式將時事話題演繹出來。但老爸也不是完全沒有舞台演出的經驗，在幼稚園聖誕聯歡會演過羊群中的一隻小羊，小學時也扮演過窮得沒飯吃的小偷，哈哈，經驗夠「豐富」了吧！

有天份的演員，甚麼角色都演得維肖維妙，令人擊節讚賞。老爸和媽咪都很喜歡的荷李活女明星梅麗•史翠普，演

技好得無話可說。在現場訪問節目中，主持人給她對白，要她分別演繹三個不同的角色，一個是即將臨盆的孕婦，一個是反叛的青少年，另一個老爸忘記是甚麼了。三個角色，即席發揮，做得形神俱佳，令人拍案叫絕。

單憑天份當然不夠。老爸知道有些演員，為了演好一個毫無認識的角色，做詳盡的資料蒐集，走訪當事人，甚至參與有關行業，親身體驗，希望觀察和掌握最具體細緻的東西。這就是專業，高水平的演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回來，也不能只靠打「天才波」，靠的是刻苦勤奮的磨煉。

老爸在《頭條新聞》扮演太后，談不上甚麼演技，但也希望跟你分享有關經驗，不知對你的演出有沒有幫助。在《頭條》做了幾個角色都不太成功，監製想搞點新意思，幾經「腦震盪」決定做古裝扮女人，太后與小豪子的角色有很大彈性，可以跨越歷史世代諷刺時事。

一直以來，老爸都是正經八百的時事節目主持人，要我穿古裝，更要塗口紅戴耳環扮女人，千萬個不願意。勉為其難答應了，拍攝的前一晚，緊張得睡不安寧。播出的頭幾集，至少在我的兩個寶貝女當中劣評如潮：「爸爸，你唔好扮女

人啦，好難睇呀！」老實說，我深有同感，節目出街，連我都不敢細看。

後來，出奇地，無論是造型和內容都得到好評，「太后」更成為我的別名，在公眾場合有觀眾大聲叫這名字，也不覺得太尷尬。我在《頭條新聞》的角色，以這個最成功，觀眾也受落，後來換了唐三藏，我從觀眾的反應得知，他們仍記掛太后。

這是我「演藝生涯」中一個小小的經驗。我想說的是，面對任何新事物，十個人有十二個不同意見，在眾聲喧嘩下，你會動搖，懷疑自己的決定，不知道做得對不對好不好。但請記着，做任何事，你都不會令所有人都同意都喜歡，有人讚賞，有人批評，甚至會有很難聽的話。不必介懷，只要問自己：準備得好嗎？盡力了嗎？甚麼也不要想，好好享受這個過程，隨心去做就夠了。

老爸

Dad，

其實角色還未完完全全地定下來啦。儘管這樣，我對第一次「正式」演出還是很興奮，當然也很擔心和「淆底」。

當我們有劇本後，我的心情，就有點像學期初時，戲劇學會 casting 前那樣。一時覺得自己死定，一時又覺得自己一定能辦到。我是不是太早開始緊張了？

由初步的排練開始，我就覺得，怎麼大家都做得這麼好啊，明明有小組員也跟我一樣沒有舞台經驗呀。上星期有另外兩組進行了初賽，然後，大家都對一個我想也是初次演出的同學演技讚不絕口，我一邊羨慕的同時，一邊就想，我一定比他差多了。整天就是無止境的把自己跟別人比較，煩死了煩死了。

我真的很珍惜第一次演出機會，洗澡時都在偷偷地在練習，哈哈。所以，怎樣也好，我也會做好我的角色的！加油啊我！

Wing

免於恐懼的自由

怡，

那天，老爸跟你通 WhatsApp，問你有沒有參加在中大民主女神像前舉行的集會，你很快就回應：「有，你看不到我嗎？我在第二排。」我跟着說：「以你為榮！」

老爸的心情異常沉重。光天化日之下，《明報》前總編輯在街頭給歹徒狂斬六刀，身受重傷。本來，當天的財政預算案，是香港大事，新聞人都忙得頭頂出煙，但我們的焦點和心思，全放在劉進圖身上，無時無刻不留意着劉進圖傷勢的進展。老爸認識這位資深傳媒人多年，是公認的謙謙君子，溫和、敦厚。不管別有用心者如何將案件淡化，這宗冷血暴行，老爸認為，絕對與他的新聞工作有關。

劉進圖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兼職老師，教的是傳媒

法律。學生夤夜開會，想着要為這件事做些甚麼。同學在新傳學院上課的人文館掛上臨時製成的橫幅：「They can't kill us all !」這是越戰時期美國反戰大學生的口號，掛在宿舍窗口，強烈控訴美國政府對反戰運動的血腥鎮壓。

第二天黃昏，新傳學院的同學決定發起集會，他們為中大火車站對出的民主女神像繫上藍絲帶，象徵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堅持，地上擺着「They can't kill us all !」的巨型橫幅，臨時召集，也有超過六百人參加，老師和學生輪流發言。我在電台訪問了組織集會的同學，看過網上集會的影片，心情激動。怡，你身在其中，不知有何感受？

這星期，很多人在問，劉進圖究竟寫了甚麼？做了甚麼？得罪了甚麼勢力？招致如此兇殘的暴力？這種研究、推理、分析和抽絲剝繭的偵查，對破案抓兇徒緝拿幕後主腦當然有幫助。

傳媒被視為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監察權貴是傳媒的天職，新聞工作者被視為 watch dog（看門狗），為整個社會看着門口，看見壞人、發現危險就要狂吠，通知主人，以警惕防範。傳媒天生應該對權力不信任，要揭露真相，對不公義口誅筆伐，無可避免會得罪權貴。

如果新聞工作者整天要提心吊膽，寫甚麼講甚麼做甚麼題目，怕會得罪甚麼人招致報復；如果新聞工作者下筆時甚麼都「就住就住」，這就等於看門狗被戴上口罩，甚至割斷聲帶。權貴的無法無天，就會缺乏監察，市民的知情權就會被剝奪，即使大禍臨頭，也被蒙在鼓裏。

怡，新聞傳媒工作者要免於恐懼，才可無私無畏地把關乎社會重大利益的真相揭露於陽光之下。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又何止傳媒人？學者、教師、研究人員、專業人士，他們要據實講真話，就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環境，不然，整個社會就會活在謊言中。

面對生命的威脅，我們當然恐懼，但不能退縮，只有聯手面對，才不會被恐懼擊潰。怡，可告訴老爸，你參加這個集會，有沒有這個意思？

老爸

Dad，

那天下午收到集會的 WhatsApp，內容大概是「今天穿黑衣，在民女前大合照，捍衛新聞自由，請廣傳」。

我猶疑了一秒（晚上的課一定會遲到）便決定去了。幾小時內集合幾百人，非簡單的事。我從未圓湖走來，遠處已看到黑壓壓的人群、派標語的學生，還有繫上藍絲帶的民女。

我們席地而坐，我身旁的同學為外籍朋友即場翻譯，前面的相機照個不停。有些人站着看，有些人只管等校巴，我們則靜靜地聽老師、同學發言，內心很憤怒，又很高興這麼多人來。

有新聞自由才能了解真相、監察政府。早前才跟你談過李慧玲事件，今天又談新聞自由？這核心價值似乎正在消失，而且速度愈來愈快。這時候，我們還能夠站出來，告訴兇徒、告訴政府、告訴不理會此事的人，「we care about this, we are defending the freedom of press.」

PS：翻看之前的父女同郵，原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已寫了好幾篇。天呀，香港發生甚麼事？

Yee

看美劇談戲劇

今天，一般中產家庭每個晚上都會出現類似場景：夜了，一家未睡。爸爸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新聞，殺時間等候半夜播出的足球比賽，累極睡着。媽媽在房間對電腦屏幕，追看《來自星星的你》。哥哥用平板電腦，一口氣看了幾集美國人氣政治劇 *House of Cards*。而妹妹呢，在手機看韓國綜藝節目，哈哈大笑。

幾個小時後，各自睡覺，一家四口，對話沒有十句。一星期七天，幾乎都在「你有你的生活，我繼續我的忙碌」中度過。

小時候，未有電腦，未有互聯網，更未有手機。最好的娛樂，就是一家人圍着聽收音機，後來買了電視，晚飯黃金

時間的本地劇集，就成了我們一家的歡樂時光。當年，本地電視劇風靡全港，劇集大結局，人人趕着回家，香港就靜得像死城一樣。老爸不知這個說法有沒有誇張，但當年本地劇集的吸引力，與今天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當時有個流行說法，叫「電視汁撈飯」，吃飯時人人看電視，劇情緊張處，目瞪口呆，忘記了吃。雖然一家大小都只顧看電視，劇情內容是共同話題，成為了談話的切入點，由電視劇開始，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穎，資訊科技愈發達，交流通訊愈方便，天涯可瞬間變成咫尺。但諷刺的是，即使在同一屋簷下，今天，用同樣的科技，一家人住在一起，咫尺又變成天涯。但老爸認為，科技是中立的，要達至甚麼效果，要看人如何利用。

長久以來，我們都與免費電視播出的本地劇集絕緣，也很少看其他劇集，但最近卻改變了，每到周末，追劇煲劇成為了我們的最大娛樂。我們看的，是美國劇集。

無論是橋段、劇情、演技、電影感、製作的認真程度，美劇雖然也有一般肥皂劇的通病，但水平真的比港劇勝出以里計。我們一家在電視屏幕前，聚精會神地連追幾集，不明白之處互相提問，劇情犯駁作出批評，為主角的遭遇感到擔

心，讚歎峰迴路轉的鋪排，一家人有了互通話題，交流更多，心更接近。周末追劇成了我們辛苦工作一星期的最大享受和共同期待。

曾幾何時，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是文化輸出最鼎盛的時期，電影、電視劇集和流行曲，在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甚至東北亞的韓國，都風行一時，成為他們的娛樂和模仿的對象。但今天的港劇，非但對鄰近國和地區的觀眾再無吸引力，甚至連香港觀眾都放棄了，孰令致之？是否要好好思考一下。本來，港劇不是沒有復活的機會，王維基香港電視拍的劇集在 YouTube 播出，極受港人歡迎，但政府卻一次又一次封殺他們的生存空間，孰令致之？我們好像已經找到答案。

老爸

Hey，

我可以在這裏寫別的嗎？現在還有二十分鐘就十二時了，剛才 drama rehearsal 完結後，十時許我才回到家。所以我現在整個腦海裏就只有排戲，無法思考其他事。

我打從心底覺得自己實在演得太差勁了。很想做好，可

是又辦不到。很想知道別人覺得我演得怎樣，可是又不敢問，因為知道得來的答案只會把我的自信心擊得更沉。你知道嗎？其實沒甚麼人跟我說我演得差，可是我演得怎樣我當然心知肚明。所以這個星期我的壓力一直很大，但又不想跟其他人說，怕他們覺得我小小壓力也受不起，怕他們不能理解我真正的難處。唉，如果我現在不是無法好好思考，我一定不會把這些在這裏寫出來的。好煩好煩好煩。

事實上，明天就是比賽了。我不能想像我以這樣的狀態要怎麼上台演出，死定了吧。

Wing

後記：

穎，你很少這樣答非所問，壓力真的很大吧！凡事認真是好，但最重要是學懂放鬆，要享受過程。這個問題，下次再談。

老爸

中大有個電影節

怡，

那天晚上，媽咪告訴我，你走堂，去看電影。你是出名勤力的乖學生，絕少蹺課，是甚麼電影這麼吸引，令你破戒不上課？

原來是台灣名導演魏德聖的新作 *KANO*，說的是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隊的故事。老爸看過魏德聖的成名作《海角七號》，和史詩式的長篇電影，描述台灣原住民抗日的《賽德克・巴萊》。對他的新作，尤其是講台灣歷史的，充滿期待。後來你又給媽咪傳了一張照片，電影在新亞書院露天的圓形廣場放映，還有魏德聖的映後座談，令老爸羨慕不已。我早留意有這個活動，要開工，錯過了，真可惜。

怡，你們真幸運，有這樣的一個博群電影節，由專業電

影人為你們揀選電影，連續三星期，在校園不同角落放映，還有映後座談，導演、影評人、學者、沈祖堯校長，與你們談觀影感想和成長經歷，所有活動都是免費的，只要調動一下其他活動的時間，又或蹺一兩堂課，就可以享受這個難得的光影世界。老爸敢說，這個活動，肯定會為你的大學生活，帶來美好的回憶。

老爸也曾經是電影發燒友，讀書時沒多少錢，也看過不少心儀的電影。畢業在傳媒工作，工資很低，但也很捨得花錢看電影。到每年一度的國際電影節，情況更瘋狂，試過一天由九龍到香港再到九龍趕幾場的紀錄，這些都不是大電影院播放的主流電影，沒有多大娛樂性，不少都艱澀難明，但即使看得打瞌睡，也要把電影看完。曾經有一段時間，老爸竟然學人家寫起影評來，還登在報紙上，賺稿費，補貼看電影的開支。

俱往矣，對電影的熱情逐漸減退，但還未完全消失，入電影院的次數少了，但也會租一些精彩的電影，成為一家大小的娛樂。經典作品，以前看過了，而且不止一次，今天再看，還是相當回味，名副其實百看不厭。

電影工業又叫夢工場，可以是純屬虛構的故事，又可以

由真人真事作藝術加工，又可把真實通過電影手法再呈現。在虛擬與現實，在故事和歷史之間，可激發更多思考、討論、反省。好電影就像好茶一樣，可以令舌頭回甘，為觀眾帶來思想激盪。

中大電影節有幾齣電影，是老爸很多年前看過的，至今仍有印象，像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楊德昌和其他幾個導演的《光陰的故事》，不是你們時代的電影，但值得向你推薦。有些紀錄片也不可錯過的，例如《尋找林昭的靈魂》，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中國女孩追求真理受到迫害的故事，比較沉重，與另一部講述黃之鋒與馬雲祺的紀錄片《未夠秤》，隔代呼應，有時間的話，可以慢慢細嚼，會帶來不少反思。

怡，大學四年，已過了差不多一半。幾十年後，你對大學生活的回憶，在大學看露天電影，肯定是忘不了的重要部份。

老爸

Dad，

能夠在中大露天看電影實在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當晚九百人坐在圓形廣場，拿着爆穀棉花糖（廣場旁有賣小吃的攤子！），在環迴立體聲下一起大笑大叫，還有映後座談會加一陣陣寒風，確實非常難忘。

我不是電影發燒友，電影只是偶爾用來放鬆心情的娛樂，但我愛看電影，特別是激發思考的電影。*The Cove*（《血色海灣》）是我躲在圖書館看的紀錄片，講述日本人捕殺海豚的經過，最深刻的一幕，是染紅了的海灣；與你一起看*Promised Land*（《騙地謊言》），講大財團為求發展可以去到幾盡。一起討論電影情節，或者自己沉思一回，感覺非常好。

你說得對，用走堂來換取美好的回憶，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D

Yee

很老套很惡心，但挺奏效

穎，

老爸早就說過，做任何事情，認真是必要的，但要帶着輕鬆的心情去享受過程，要是能夠這樣，結果如何，已不重要了。

你加入了學校的劇社，參加了一個公開比賽。臨演出的一星期，差不多每晚都排練。老爸當然不知道你的表現如何，但每天回家，都繃緊着臉，一言不發，像全世界人都得罪了你似的，一反常態，跟平日的開籠雀，整天說個不停完全不同。老爸知道，你面對的壓力太大了。

起初，老爸真的不明白，劇社只是課外活動，即使參加比賽，玩玩而已，有必要用面對大考的心情對待嗎？後來看你的文章，才明白，壓力來源，除了擔心自己表現不好，因

為比賽，怕連累整體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跟其他人比較。

你會問，大家都是第一次，都沒有演出經驗，為何人家會演得這麼好，而我就這麼差勁。但究竟好與不好？自己的表現又是否真的很差？應如何改善？你又沒有勇氣拿出來跟別人討論，疑問埋在心裏，愈積愈深，愈擴愈大，也真的覺得自己愈來愈差。

穎，必須明白，你從來未演出過，舞台經驗是白紙一張，又沒有過人的天份，演技不怎麼樣，是常態。人家演得好，可能是事實，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各有前因莫羨人」，即使大家都一樣沒有演出經驗，但可能人家看過很多舞台劇和電影，從中吸收不少演出技巧呢！又或人家確有演戲細胞，很快就掌握到角色的要求呢！所謂「各有前因」，為何別人會比自己優勝，很難有確實的答案。

正因為各人的起點不同，更不應拿出來互相比較。你也有參加田徑比賽，即使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每人的身型、訓練、狀態、肌肉爆炸力、臨場表現都千差萬別，好與不好的變數實在太多了，難以預測。當起跑的槍聲響起，不要與別人比較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盡全力向着終點衝線。

戲劇講求整體表現，舞台設計、服裝、燈光、佈景、道

具、化妝、演技、臨場水平，全都重要，缺一不可，而且更會互為影響，即使是一個閒角、一件小道具，都可以成為關鍵。

老爸明白，當你懷疑自己，感到徬徨無助時，最需要就是別人的肯定，一句「演得幾好，唔錯嘅！」，可能馬上消除你的疑慮。老爸沒有看過你的演出，無法扮演這個角色。

其實問題也不難解決，只要開放自己，把問題拿出來討論就可以了，問問導演、其他的演員拍檔：我演得怎麼樣？有甚麼地方要改善？放下自己，以謙卑的態度面對事實，相信你的心結，馬上可以解開。

演出終於完了，也得到一定的成績，老師也讚你演得不錯，雖然遲了一點，總算放下了心頭大石。今次演出，學到不少吧，你印象最深的是甚麼？跟老爸分享一下。

老爸

Hello Dad，

排戲時，當然有人告訴過我要改善些甚麼，只是，要改善的地方，就是要「放」，就算我知道了也不易改呀。

學到甚麼？嗯，學到的是自信很重要。比賽前一晚，就是上一次寫稿的那一晚，我真的很擔心，然後不知為甚麼，我突然發現，如果一直覺得自己「死硬」的話，那我明天就真的「死硬」了。所以我便很老套地叫自己不要再想了，然後嘗試催眠自己：「我是行的」、「誰認為你是做不到，明天就證明給他們看『你是行的』」之類啦，很老套也很惡心，但挺奏效呢！

比賽時，我覺得還演得「過得去」，就是勉強「過得去」吧。可是，先不論演得怎樣，完 show 之後，我真的為一班人一起努力，最後完成一件事，很高興和很滿足呢。

Wing

反對，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怡，

你可能不認識胡錫進這個人，但《環球時報》應該聽過吧。

內地黨報，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對香港和台灣問題說三道四。胡錫進是黨報主編，日前在中大演講，他說：「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中國十三億人大多數和黨的想法是一致的，《環球時報》代表的就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聲音。」

到答問環節，一位出席者舉手提問，對着觀眾說：「今天現場很多人都來自中國，我想問問現場的朋友，非常不贊同胡先生今天講的內容的，請舉手。」結果，超過一半的人舉手。然後說：「我的問題問完了，謝謝。」之後脫下鞋子，用手提着，從第一排正面走出教室。

沒有掟鞋沒有擲物，沒有喝罵沒有大聲喧嘩，只是態度鮮明地離場抗議。他的行動，在網上受到激賞，盛讚「真是有禮節、有風度、有尊嚴的抗議」。這個場景，在面書上瘋傳，主流報紙也有報道。

胡錫進何許人也？熟悉中國的朋友肯定知道，他在內地「名氣」很大，言論經常引起爭議，主編的《環球時報》，被視為民族主義「憤青」報紙，傾盡全力為黨保駕護航的歪理，經常引起爭議。你想多點了解胡錫進，隨便上網找找，資料豐富得讀不完。

老爸更想談的，是那位脫下鞋子，用手提着，離場抗議的出席者。他在中大教政治哲學，是你們熟悉的周保松教授。

周教授脫鞋離場，有甚麼微言大義？這種抗議方式，有沒有任何典故，在面書上引起熱議。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他是你的老師，見面可代老爸問問他嗎？

胡錫進是黨報主編，在官本位的中國地位不低，他的忠黨愛國言論，在大國崛起，民族主義氾濫的今天，肯定受當權者信任，熟悉中國情況的聽眾或許都心中有數。不少中國人都認為，這種黨官，得罪不得。

怡，假如當天你也在場，聽到胡錫進令人反感的言論，

你會怎樣回應？繼續坐在那裏，皺着眉，悶聲不響，直至演講完了，才離開？頂不住了，靜靜從後門溜走？又或與之辯論，大聲反駁，直斥其非？

老爸認為，周保松老師選擇的，是相當好的方法。先讓沉默的聽眾來個集體表態，這很重要，因為大多數人即使不同意都不願聲張。然後堂堂正正的表達了他的不滿和抗議。沒有干擾活動程序，很有禮貌，很有尊嚴，也很有風度。信息傳達了，當事人繼續裝睡，繼續自我感覺良好，那就沒辦法了。

孟子曾說過：「見大人，則藐之」，見到權貴，要藐視他。不是要對他不禮貌，而是不要被他的權位嚇怕，只懂唯唯諾諾，要敢於在當權者面前，挺起胸膛說真話，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作為老師，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更需如此。

怡，表達反對聲音，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同意嗎？

老爸

Dad，

我只想說兩點。

第一，就算我看到這講座的海報，就算我剛好有空，我也不會去聽。我寧願打球，或者去看電影，或者回宿舍補眠。你說要在大學做些有意義的事嘛，那為何要聽這講座呢？

第二，假若當時我真的在場，為表達不滿，我應該會立刻離場。若他的話實在太離譜，我應該會告訴他不代表我。批評他沒有甚麼不好，直截了當，非常禮貌，沒有唯唯諾諾，沒有暴力，不會「麻煩」保安叔叔。

P.S. 忽然想起，如果全部人在胡錫進演講完的一刻站起來，逐一走到他面前，跟他說：「我不同意你的話」，然後離開，應該很震撼。

Yee

沒有必要的沉默

，

你看見這篇文章，最有可能的反應是：有冇搞錯，又講呢啲！

翻查過去的「父女同郵」，剛好是一年前，我們寫過同類的題目，就中學文憑試（DSE）的作文題發表意見。那年你中三，離 DSE 還遠，今年（二〇一四年）這個公開試，你又走近了一步。借報紙的專欄要你操練 DSE 中文科作文？

老爸絕無此意。但今年作文題很有趣，沒有別的題材可寫，不如借題發揮。

今年中文作文最爭議的其中一題，是「必要的沉默」。考題為文章作了開頭：「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曾想力陳己見，最後選擇了沉默。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要求

考生續寫。

題目曝光，網上鋪天蓋地的指摘，最普遍的說法是，題目有政治動機，宣揚和諧維穩，逼學生認同沉默是必要的。網上高手馬上作出反應，續寫文章，揶揄嘲諷，不少寫得相當精彩，有興趣不妨上網找找看。

老爸做了這麼多年傳媒，政治觸覺還未遲鈍，但對一窩蜂的人云亦云，永遠存在戒心。考題的字眼：「認為沉默是必要的」，是否就一定要毫無異議地贊同沉默這種行為？沉默可以是形勢使然，可以是策略，也可以感到後悔而遺憾終身……一個沒有框框完全開放的題目，內容和結論有千萬個可能，考生大可毫無包袱天馬行空盡情發揮。

但在這個年代，最可怕的，就是揣摩動機。考題可疑，企圖要學生和諧維穩。以為這種揣摩一定正確，於是就順着這個思路寫下去，只逢迎上意，就可以得到高分。如果通識教育訓練我們批判，要用多角度思考問題，即使出題者真有這樣的「不良動機」，我們就要迎合嗎？左揣右度，想着要寫甚麼才能符合考官的心意，文章會寫得好嗎？老爸常常說，要有生活經歷，要有所感受，要我手寫我心，文章才會有感情，才會寫得出色。揣摩逢迎的一定不會是好文章，一

心想着擦鞋，萬一用錯鞋油擦錯鞋怎麼辦？

你參加過辯論比賽，雖然經驗尚淺，但首要和必要做的，就是了解辯題，搞清楚每一個字詞的定義，然後根據你的理解引申你的論點，這篇文章，也可借用類似的方法。

穎，你應該還記得，兒時的一次「七一」遊行，你們十多個小朋友手中拿着的標語，是「面對不公要憤怒！」我們的言傳身教，是要你們面對不公義的事情，不能啞忍，要出聲，要據理力爭，甚至要用憤怒的方法表達出來。

老爸假設我們的教育是成功的，「面對不公要憤怒」，已經成為你們價值體系的一部份。「憤怒」和「沉默」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表達方式，如果你是今屆 DSE 考生，你會怎樣續寫這篇文章？

穎，但更重要的是，現實不同作文章，面對真實的生活，比作文隨時困難千倍萬倍。真實的生活，時常面對艱難的抉擇，無論是沉默還是憤怒，都會有不同的後果。

老爸

Dad，

那天老師跟我們討論了今年中文寫作的那三道題，假設我們是考生，讓我們選題。結果大半班都不選第一，也不做最後那一題，我也是其中一個。

為甚麼不選「認為沉默是必要的」這題呢？我想是因為從小到大，父母、老師、故事、新聞，都是教我要敢言，要把自己的想法坦白說出來。至於要保持沉默？好像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喔，所以一時三刻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在這題發揮。

對於「保持沉默」，我想到的，除了是基於禮貌，就是基於現實的迫使。所以，如果我一定要寫這一題的話，我大概會寫一切都是受形勢所迫，然後對此感到無奈之類吧。

可是，題目中的一段「認為沉默是必要的」，我覺得比較像是作者對文章主旨中的感受。所以，若像你所說，結尾表達「後悔」，或我說的「無奈」，應該不行吧？是這樣嗎？中文科太狡猾了 T_T。

Wing

誇張都要有個譜啊

這篇「父女同郵」是提早寫的，過兩天，你就要去整個星期的交流團。在這個時候要寫稿，你千萬個不願意，因為還有九萬幾樣工作，要在交流團起行前完成。

先不說假期後要交的功課了，只談活動吧。準備辯論、戲劇訓練、交流團前的聚會、班會活動，還有一些你沒有說我又不知道的東西，總之，復活節假期這幾天，你忙得不可開交，心情煩躁，長時間黑着面，只要一觸碰，就像高壓電似的，把人彈開。

時間不夠，很多事情在死線前還未完成，心情脾氣差，是人之常情。趕死線的經驗，老爸最熟悉最豐富了。時間愈緊迫，人就愈焦慮，心情愈差，效率愈低，而做出來的效果，也就愈不理想。

老爸做了新聞工作幾十年，每天都在趕死線，趕訪問、趕交稿、趕剪片、趕錄影錄音，任何工作，都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恐怖的地方是，有些死線是重疊的，即是幾項工作要在同一時間完成。趕不上死線，不但是你個人的問題，更會影響隨之而來的工序，影響整個流程，而出街時間早已定死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穎，你也知道，老爸是緊張大師，要很輕鬆地面對工作壓力，談何容易。我有自知之明，壓力愈大，時間愈迫，就愈緊張。要克服這個困難，靠的是提早計劃，把要做的事情和步驟，依着死線，一樣一樣的寫下來，然後跟着時間完成任務。千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把每項工作的時間定得鬆動一點，這表示要把開工時間提得更早。

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完美主義。比如說你有三樣功課：讀書報告、作文和繪畫，都要在交流團出發前完成。你不能因為喜歡繪畫，力求完美，就把大部份時間花在美術功課上，其他兩項，因為沒時間，就敷衍了事，匆匆完成，這樣顧此失彼，效果最差。

愈忙，時間愈緊迫，就愈要計劃，目的是要有紀律地逼自己依預先的計劃完成，然後到下一個步驟。沒有紀律，任何周詳的計劃都是廢的。例如預定要兩小時完成這項功課，

但因太悶太累，拿着手機無無聊聊 hea 個半小時，時間就肯定不夠了。又例如預定明早八時半起牀九時半開工，但因睡得太晚，醒來已過了十點，整理妝容又用了四十五分鐘，攤開報紙吃個早餐，早上就這樣浪費掉，整個計劃，就愈推愈遲了。

穎，要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計劃固然重要，但如何估計個人的能力更重要。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精力有限，能夠承受這麼多工作嗎？自我評估，明白自己的限制，就要對某些要求說不了。升上高中，能力增加了，人們對你的期望也增加，但是否全部都應付得來，要你自己才了解，交流團回來，要好好計劃，下學期應怎樣過。

老爸

Hey，

這幾天的假期裏我一天也沒有試過十時起牀，也從來沒試過用上四十五分鐘整理妝容。誇張也要有個譜啊。究竟怎樣在你心目中算是善用時間呢？未放假之前我就開始做假期功課了，你不知道吧。你知道這個假期我有多少東西要處理？對你來說一天清了一半的假期功課才算是善用時間？

我承認我作文是花了太多時間。可是那是因為我中文一直不太好，想作好一點罷了。

當你十天的假期裏只有不夠一半的時間要做那麼多的事情，做 SBA，做 IES，排 drama，做超多功課，去交流團……我努力在清了不少功課了，你也不知道吧。可是還要被人說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你根本不理解，我亦不會嘗試要你理解。

心情不好、黑着臉；你天天都會這樣呀，可是我們都忍着呢。

Wing

Wing，

你自己也承認，時間管理是你的弱項。心情不好的時候，甚麼都聽不入耳，這態度是你的典型反應，誇張都要有個譜啊。等你交流團回來再談吧！

老爸

放開一切亂咁試

怡，

這幾個星期，幾乎隔一周的星期六或星期日，你會到濕地當導賞員。一去大半天，曬得臉頰紅彤彤的，明顯被太陽燒傷了。護理皮膚作為終生事業，你的水平與妹妹還相差一大截。找個時候，好好請教妹妹美白和護膚之道。

除了曬傷皮膚，每次回來，都累得像死蛇爛鱔一樣躺在沙發上，很快就睡得爛熟。這塊濕地，我和媽咪到過不止一次，幾小時的旅程，遊客也會疲累，何況你們要沿途講解，又要左右兼顧，體力精神的消耗，可想而知。

這個兼職可嚴格了，又要筆試又要面試，然後又要實習，先由有經驗的同事從旁指導，然後才讓你們獨自上陣。老爸想像，如果我們到濕地參觀，由你導賞，看看你的功夫，就

好了。這當然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你無論如何都不會答應。

怡，你當上導賞員，我和媽咪都有點意外。還記得你升讀小一，面試前夕在家中練習，對答如流，表面看似一切正常。第二天，老爸帶你面試，校長問你最簡單的問題，叫甚麼名字，喜歡甚麼活動之類。整個過程，你垂下頭，不開口，決了志，就是一言不發。無論是鼓勵的眼神，還是懇求的目光，都沒有絲毫作用。面試當然就這樣——泡湯了。

在陌生人面前說話是你的死穴，甚至連打電話也不敢。有一次，好像小一還是小二，功課有甚麼問題，要打電話問同學，你決意堅持，死活不肯，還大哭起來。我們百思不得其解，過了很久，你才透露，原來懼怕接電話的萬一不是同學，而是家人或外傭，怎麼辦？

你的懼怕令我們哭笑不得，更令我擔心起來，是不是你的心理出了甚麼問題，怕陌生人怕到這個程度，連隔着電話接觸也不能接受。

後來升班了，活動多了，朗誦話劇，田徑足球，上了中學又有手球和青年獎勵計劃，有些是半推半就，在我們力勸之下才參加的，雖然未能完全改變你的內向性格，你還是怕羞女一名，但跟以前已經很不同，沒有那麼害怕陌生人，敢

嘗試新生事物，也主動很多。

怡，大學二年級已近尾聲，今年是很豐收的一年吧。活動很多，勇於離開舒適區，敢於嘗試新事物。濕地導賞員是自己參加的，外國交換生計劃是你主動要求，暑期實習有自己的主見，很快就決定了。看着你成長得很快，而且成熟了很多，做決定的信心也大了。這一年參加學校的活動，給你有充分機會鍛煉，成果很不錯呢！

你這個成長的經驗，對後來者應該有點啟發，也可以跟妹妹分享，引導她如何走下去。

暑期要實習，意味着要為將來工作做準備。也就是說，大學已到新的階段。工作的興趣在甚麼地方？將來要過怎樣的生活？要不要繼續進修？要開始思考了。

有甚麼初步想法，說來聽聽。

老爸

Dad，

哈哈，幹嗎舊事重提！

是的，我小時候面皮薄得很，不大說話，罵兩句就哭。有一次媽咪逼我參加話劇活動，我不肯，一哭就是一小時，不過最後還是參加了。這樣逼好像挺有用（當然，我絕不鼓勵家長這樣做，因為我媽咪不是怪獸家長，她用的是高招），之後的各項活動，覺得自己可以，就逐個逐個參加了。

參加任何活動前，我不知道自己「得唔得」、「適唔適合」，只要我心裏想到不參加可能會後悔，或者我好想好想試一試，我就衝過去了。不用前思後想、懷疑自己，然後失去信心，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極限；未試過，我不會發現我完全沒有音樂細胞（XD）；未試過，我不會知道我喜歡打球、享受介紹濕地、愛環保。老土，但真確。知道了嗎？妹妹！六個字，「放開一切亂咁試」，這是我學到的其中一點。:)

Yee

不去交流團會後悔

穎，

你去了一星期交流團，回來後，繼續忙碌：話劇、辯論，最近又多了一個班際歌唱比賽。功課又有要命的通識專題，測驗考試，一個接一個，懷疑你能否應付得來。我們見面時間不多，談不上兩句你就出門。女兒大了就是這樣，有自己的世界，父母只能當個旁觀者，在你們百忙之中的空檔，才抓緊機會插一兩句嘴。

你去交流團前，也是忙得透不過氣，大量工作趕死線，顧此失彼，眼看無法完成，自然脾氣不好。

不少人都說你與家姐生得很像，但你們的性格真是天差地別。家姐捱得苦，夠韌力，像頭牛一樣，密密做，默默做。而你，無論是開心還是煩惱，都不吐不快，要你靜一點，就

似把你的嘴巴囚禁，痛苦難當。你不止一次埋怨，交流團浪費時間，有甚麼用？

還有這麼多功課和工作。你嘮嘮叨叨說完又說，令人相當心煩。

交流團有甚麼用？目的是甚麼？因為不是強迫的，報名前已想得一清二楚。臨出發，很多工作還未完成，又再思前想後，懷疑當初的決定。這種思考的方式不只會令自己很累，更會陷入無盡苦惱當中，如置身在怪圈中走不出來。

當你怨這怨那說個不休的時候，家姐是過來人，說了一番相當有意思的話：中學時上甚麼堂學過甚麼，畢業後，很快就全忘記了。但交流團，不去會後悔，因為得到很多，記憶會維持很長時間。

家姐不是說交流團的內容有如何驚人之處，會終生難忘，到過哪裏參觀，見過甚麼人談過甚麼，都是過眼雲煙，很快全忘了。但幾天幾夜的交流，與同學一起生活、作息、遊戲、參觀、活動，好朋友更會徹夜交談、通宵傾偈，再加上事前設計安排，事後報告檢討，肯定會加深彼此了解，令友誼更加鞏固。

將來畢業，各散東西，這些情景，還會歷歷在目。朋友

見面，也會成為共同話題。讀完中學，能夠帶走甚麼？不會是生物化學或地理，更不可能是數學的 sin、cos 和 tan，而是同學之間的共同記憶，這是維繫友誼的重要養份。

穎，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求學或工作，我們都面臨很多選擇，做甚麼不做甚麼，有得必有失，永遠都無法兩全其美，揀 A 還是揀 B，經過深思熟慮，反覆衡量，決定了，就要依計劃按着時間表行事，中間出現甚麼困難，只能想辦法克服解決，而不是後悔和埋怨：早知不這樣做，當時不作這樣的選擇，就好了。

時間不可回頭，沒有早知，人生也沒有後悔藥。老爸也不止說一次了，結果不一定最重要，既然作了選擇，就要好好享受過程。

穎，這次交流團，不知道你有沒有不枉此行的感覺，說來聽聽。

老爸

Dad，

我認啦，我現在對於去了交流團絕無後悔！哈哈哈。

第一次乘硬卧！一開始還以為睡在四周的都會是陌生

人，但原來我們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差不多「包」了整個車廂，所以也還好。我睡的是下鋪，一邊睡時我還一邊謹記老師的叮囑看緊自己的背包，我便靠牆睡。再把背包夾在背部和牆壁中間，真的非常不舒服。火車走時顛顛簸簸的，睡大約一小時就醒來一次，不過總算是有睡過。

去山區小學義教！我的一組負責跟小一、二學生玩集體遊戲。他們都玩得很開心，我們離開時還叫着我們的名字說再見！真的為此高興呀。

那所小學中很多學生都是留守兒童。離開學校去家訪前，其中一個同學跟小學生說：「我們走了你們要聽媽媽的話喔！」記得那時面前本來熱烈跟我們說再見的小孩，頓時安靜了，只是看着我們。我慌張了，急忙地補了一句：「……要聽老師話啊。」到家訪的時候，那個小男生的父母都出到城市打工。他被問到「想念爸媽嗎？」時，他搖頭。

他的眼神是倔強的。我又是一陣心酸。這趟旅程，學了不少呢。

Wing

廢寢忘餐追美劇

怡，

近期我們一家人的集體活動，是追美劇，沒有誇張，真是廢寢忘餐。周末，最期待的是你回家，吃完晚飯，坐在一起，看餐飽，看個夠。

這是一齣差不多十年前的美劇，香港免費電視台也播過，是長篇劇，差不多八十集。很久很久沒有追得這麼痛快淋漓了。本地電視劇太爛，早已不屑一顧，這齣美劇，劇情緊湊，有陰謀、有槍戰、有謀殺、有逃獄，帶給觀眾很強的官能刺激。以前，你們常取笑老爸只喜歡看「嘭！嘭！嘭！」的警匪片，但想不到你們看美劇，比爸爸還要上癮，還要入迷。

我知道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劇中的男主角太靚仔了，

迷人的笑容，發電的眼神，連近乎剷光了的短髮，也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每次主角出場或一集完結前，你都會驚呼：嘩，好靚仔呀！可惜的是，靚仔明星很多都是同性戀者，你上網找到十年後的這位靚仔，也慨嘆為何竟變了形，變成一個肚腩突出的發福中佬，當然仍比老爸有型得多。

除了主角靚仔靚女外，這齣美劇還有甚麼值得我們一家人追下去呢？劇情很血腥，死人無數，網民很細心統計過，被殺死的劇中人物有一百四十多個。除了男女主角是好人外，其他的都是極具爭議的人物，有殺人強姦，有打劫偷竊，有吸毒濫殺疑犯的聯邦密探，也有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人物。

整齣美劇，幾乎「冇個好人」，但他們為短暫利益合作，更時要冒着危險，出生入死，但又突然出爾反爾，互相出賣。當劇情發展到關鍵之處，你們會問，這個人是否可靠？是否對方的臥底？會否再加害男女主角。繃緊誇張的情節，峰迴路轉的劇情，看得使人透不過氣來。這種戲劇的張力，就是觀眾不停追看直至大結局的原因。

看得投入肉緊，老爸懷疑，你們會認為這就是現實世界的縮影嗎？爾虞我詐，各懷鬼胎，謊話連篇，只為眼前利益

而合作，又會為更大的利益而反目，甚至謀害對方。「有個好人」的劇情，究竟與我們周遭的現實相距多遠？老爸與你們一起投入追看這齣美劇的時候，竟然聯想到，你們還未真正接觸的現實世界。

當男女主角拿着槍，指向加害於他們的壞人時，最後都不忍殺人而放走他們，不止一次，你脫口而出：「為何不殺死他／她？」這句話，聽得我有點刺耳。一齣驚險暴力的電視劇，殺人的情節太多，視作等閒，看得麻木了，即使單純如你，也會問為何不殺死對方來保護自己？保護心愛的人？美國的槍械文化，校園或眾多公眾場合的槍擊案，與這類情節有何關係，值得研究。

怡，老爸看電影或電視，經常很抽離，會從編劇導演拍攝的角度看，不好意思，這種看法，可能會破壞了你們追劇的興致。

老爸

Dad，

「廢寢忘餐」實在形容得太好了，早上一套，下午一套，晚上一套。有一次為了爭取時間，晚飯竟然吃外賣 pizza，吃的時候全程瞪着電視機，不發一言，我和妹妹一致同意「真係好宅 XD」。

超級靚仔男主角固然是焦點，劇中的情節也令我想起現實世界。我們以為自己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自由選擇，原來背後往往被人操縱。殺人犯並沒有殺人，因為他是被人陷害的；男主角以為找到機密文件後便能重過正常生活，原來又一次被騙了。問題是，他們不知道被操控，還得意洋洋，十拿九穩能夠越獄，噢，最後又失敗了，空歡喜一場。

現實也是如此嗎？我們常說「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又是否可能的呢？

P.S. 這應是我完整看過的第二套電視劇，但我已完全感受到「煲劇」的樂趣。哈，幾時開新一套？ :)

Yee

要學懂為何被人拒絕

類，

相信香港沒有多少人不認識黃之鋒。他不止在反國教、爭取真普選運動中出名，原來也頗受中學生歡迎，尤其是要做通識科獨立專題研習（IES）的中學生。

黃之鋒最近收到不少中學生的訪問邀請，探討的問題，都是「青少年的政治參與」之類，要求訪問的，有數十人之多。你也知道，黃之鋒是大忙人，考完中學文憑試，立即馬不停蹄，擺街站，派單張，宣傳政改方案，對於幾十人的訪問邀請，應接不暇，無法一一赴約，於是想到用記者會形式，一次過會見所有同學，接受他們的提問。這種訪問方式，相信已創造了 IES 專題研習的歷史。

老爸也不時收到學生的邀約，有大學生實習刊物的訪

問，有中學同學的功課，當然也會有 IES 專題研習。對這些邀請，不能來者不拒，因為一經開始，無法停止，時間上肯定應付不來。

怎樣選擇答應訪問邀請呢？我有自己的標準。

同學們一般會透過面書或電郵跟我聯絡，道明來意，進入正題，介紹專題內容，希望透過訪問了解甚麼，日期時間，自己姓甚名誰等等，這都是最基本的資料，幾乎人人都會寫，絕對不能遺漏。問題是，怎樣表達，人家才會答應？

老爸着重的，是同學的專題，有沒有經過努力和思考？有沒有自己的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有沒有經過資料蒐集，而不是隨便找一個人訪問來填氹做水泡？

穎，你可能會問，老爸怎可能透過短短的訪問邀約，就全部看得出來？看得多，有經驗，其實不難。我看過有些千篇一律的專題介紹，左抄右抄，找不找我訪問，根本沒有分別。介紹完畢，邀請信一般這樣開始：素仰閣下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對有關專題甚有心得……這類毫無內容的客套，那個「閣下」無論換了甚麼人都一樣，很明顯是漁翁撒網，既沒禮貌，也不誠懇。

還有一些更離譜的，是時間緊迫，限三天答覆，否則作廢。有些會留下幾條書面問題，要你回答，又或一份問卷，要你按時填回。有時又會只留下英文名，同你好熟咩？連聯絡電話都沒有，以為人家一定喜歡用書面回話。

如此這般的邀約，令人哭笑不得，未把內容看完，心裏已決定拒絕，成功機會，幾乎等於零。

學期末，期考後，悠長暑假又將到來，這個時候「講呢啲」，當然會有點掃興。IES 專題研習難度不低，要做好絕不容易，但對你們來說，是個很好的鍛煉機會，更可以學懂為何被人拒絕，將會終身受用。

有些事情不一定按自己的預想發生，要隨機應變，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切勿臨急抱佛腳。不再嘮叨了，就此打住。

老爸

Hey Dad，

「素仰閣下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對有關 XX 甚有心得……」這句是我們在學校作文寫邀請信時老師教的喇，所以同學寄給你的 email 千篇一律是這樣寫真的不足以為怪，我們只是「活學活用」罷了。

說起 IES，唉，還真難呀。現在我並不擔心訪問時會遇到甚麼阻滯，我擔心的是我定的題目本身。一開始定題目時還以為自己定得不錯，題目有爭議性，又不太無聊。但經做功課時的蒐集資料，就發現我的題目，問題已經改善了很多，那我現在要怎麼辦啊？

雖然你跟我談過後，分析出我的題目仍是可以研究的，但是我還是覺得題目中值得探討的東西已經變得不多了……可是計劃書初稿都交了，現在才來轉題目會太遲了吧？

說甚麼別臨急抱佛腳，還不就是叫我去溫書嘛。

Wing

大學，把你拆散再重建

怡，

妹妹還未開始期末考試，你多姿多采的漫長暑假，已經轟轟烈烈的展開。

「轟轟烈烈」？一點都沒誇張。下星期你會到內地做「田野考察」，回來不久又飛歐洲交流，然後又有暑期實習，又有濕地導賞團，再來是你沒告訴我還未知道的節目和活動。本來，計劃中還要多飛一次，但撞期無法不取捨。總之整個假期排得滿滿，連我們一年一度舉家暑假旅行，你百忙之中無暇參與，只有老爸、媽咪和妹妹三人行，難免感到有點缺失。你已長大，有自己的獨立世界，這種情況必會到來，老爸只好早點習慣。

其實最不習慣的是妹妹。你飛了一轉回來，她的試還未

考完。你不在她身邊，功課疑難找誰去問？她最看不過眼的，是她還在水深火熱中努力，而你已經在逍遙快活的遊玩。妹妹，不要浪費時間既羨慕又妒忌了，收拾心情讀好書，向大學路前進吧！

何止妹妹，老爸和媽咪對你豐富多姿的大學生活，也欣羨不已。我們那時候極少有到外國交流，交換生名額也很少，是稀有動物。學生會學生報資源匱乏，效果當然不會富麗堂皇，但卻帶來極大的成功感和滿足感。

大學這兩年，你沒有參加學生會學生報，但也相當活躍。例如你有份參與的漂書，大學電影節也看個不亦樂乎，修讀不少跟本科無關的課，有機會到海外交流，還有一些發生或未發生的，要保密起碼五年才會解封。

大學已過了一半，過得怎樣？你與我們談的並不很多，但看樣子，你也很適應，很享受，亦很滿足和快樂，是嗎？

上幾個星期，妹妹猶豫去不去交流團，思前想後還未決定。你跟她說，中學畢業後，上課學過甚麼可能很快忘記，但同學之間的活動和友誼，將永遠留在記憶裏。這是你的經驗之談，大學生活，何嘗不也是一樣。

老爸讀的生物生化一早連本帶利歸還給老師，但在學生

會學生報學到的卻保留至今，終身受用：思考方法、解難能力、待人接物、應變技巧、群策群力……功利地說，有了這些訓練，掌握了這些能力，將來無論在甚麼工作崗位都用得着。

但這些能力和技巧，或遲或早，總有一天會學得到。老爸認為，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活動，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對公義的追尋和堅持、守護小眾和弱勢的權利、平等對待他人、尊重不同意見……這些核心價值，不一定在大學課堂裏學到，而是在不同活動中領悟。價值一經確立，可以準確無誤地模塑出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今後五十年，幾乎都不會改變。

大學這兩年，你參加了不少活動，很努力讀書，有豐富的收穫。在忙碌之中，有沒有時間坐下來，靜靜思考，總結一下，剩下一半的大學生活，該如何走下去？

老爸

Dad，

老師說，大學是個把你拆散再重建的地方。考試不再是甚麼大事，我也很努力地，以平常心看待它。

沒有義工時數，也沒有其他學習經歷；做義工是因為認同它的意義，生活每一天也是學習經歷。大學跟中學其中一個分別，在於後者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終極目標」（我想很多人也認為是入大學吧），前者的目標卻非常模糊，不知道怎樣走下一步。

大學的意義，我們談了很多遍，我也想了很多遍。具體地說，是：看書不是為做功課，是純粹為看書和思考的快樂。

實習不是為 CV，是為「試吓未試過嘅嘢」。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還要了解不同社群的人，無論是農夫、新移民，還是少數族裔。哈哈就是這樣！我不知道這樣解讀是否適當，但我覺得自己這兩年過得不錯！ XD

Yee

補購

《父女同郵》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父女同郵》　_____ 本（每本港幣62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父女同郵❷長大•真煩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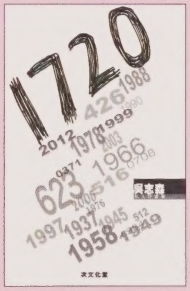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志森作品

《掛住太后》

《謊言治港》



《1720》

《這一天，終於來了》

《我沒有敵人》

《父女同郵》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吳爸爸給女兒的信

- 時間飛快，《父女同郵》已經寫了超過兩年。原定計劃試寫十個星期，後來沒有叫停的意思，就繼續寫下去，豈料一寫就超過了一百篇。
- 一百個星期沒有間斷的寫，非常不簡單。不簡單，是因為不是我一個人寫，而是要和兩個女兒一起寫。
- 題目是我定的，事先也沒有跟女兒談，但落筆前總是思前想後，擔心女兒的反應。
- 女兒不能觸及的禁區實在太多了，有很多題材不能寫。一家人聊天，有時談起她們經歷的一些事情，都不忘加一句：爸爸，不要寫啊！
- 如果禁忌太多，這也不能寫，那也不可以，剩下來可以寫的，就只有很「離身」的事情，就一些社會事件表達個人意見，人人都會講，不是獨特的經歷，效果就不會很理想了。
- 寫這個專欄，愈來愈戰戰兢兢。真的擔心，過了死線女兒們還不交稿，那怎麼辦？
- 無論怎樣，《父女同郵》超過一百星期的經驗，是相當難忘的，這種父女交流的獨特方式，不是人人可以享有，我們都應該格外珍惜。

——吳志森

兩姊妹回父親的電郵

ISBN 978-962992358-7
78
9 789629 923587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20 $78
ISBN : 978-962-992-358-7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陳安迪